

劉發泉 編輯

但盡凡心(八)

佛陀教育基金會 印贈

一切佛經，及闡揚佛法諸書，無不令人趨吉避凶，改過遷善。明三世之因果，識本具之佛性。出生死之苦海，生極樂之蓮邦。讀者必須生感恩心，作難遭想。淨手潔案，主敬存誠。如面佛天，如臨師保。則無邊利益，自可親得。若肆無忌憚，任意褻瀆。及固執管見，妄生毀謗，則罪過彌天，苦報無盡。奉勸世人，當遠罪求益，離苦得樂也。

目 錄

自序	一
觀音玉佩	三
生氣時不做決定	一
一與二	四
大風無法搖撼一座山	一八
一文錢的啓示	二二
七種不需本錢的布施	二五
求道	二九
感激月亮，否定太陽	三三

善與非善·····	三七～三八
惜福才不會折福·····	三九～四一
以釋迦佛為宗·····	四二～四三
造命在天，立命在人·····	四四～四七
最完美的樹葉·····	四八～五〇
「五不死」的因緣果報·····	五一～五三
三刀和尚·····	五四～五九
守護安西城·····	六〇～六四
以射為喻·····	六五～六八
別人的嘴巴，自己的道路·····	六九～七〇
埋怨是心靈的癌症·····	七一～七三
知人難，相知相惜更難·····	七四～七七

覺今是而昨非	七八～七九
苦瓜	八〇～八二
木匠的房子	八三～八四
讓你的存在，成爲別人的祝福	八五～八七
輕囊行遠	八八～九〇
萬事有因，強求不得	九一～九三
依教奉行	九四～九六
小刺	九七～九八
粗心與太自信	九九～一〇〇
入境隨俗	一〇一～一〇三
原來你也很富有	一〇四～一〇六
永遠有利息在人間	一〇七～一〇八

你最愛的人是誰？	一〇九
淋雨的老和尚	一一二
牢獄有多大？	一一五
空空	一一八
因緣果報	一二一
來去自如	一二四
滄海桑田	一二八
寒冬與酷暑	一三一
久濟亡功，一渴成怨	一三四
七情五欲生死本	一三七
真修實證	一四一
自己做不到的事，不敢要求他人去做	一四五

時間的長與短	一四八	一五〇
戒指	一五一	一五三
唐僧取經的寓言故事	一五四	一五六
殺生祭祀，損人損己	一五七	一五九
惡誓不可發	一六〇	一六三
臨終念佛的效力	一六四	一六七
怨言與懶散的後果	一六八	一七〇
你又來了	一七一	一七三
打結的佛性	一七四	一八三
寬恕來自善念	一八四	一八五
二十分鐘	一八六	一八九
有用的一句話	一九〇	一九二

平常心是道(二)	一九三
永遠沒有不能原諒的過錯	一九七
百善孝爲先	二〇一
冤冤相報何時了	二〇八
禍福相倚	二一二
鏡子與窗子	二一六
一腳三十棍，半餅三年糧	二一九
長路漫漫	二二三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二三二
黃蘗度母	二三七
善緣惡緣，無緣不聚	二四七
懂得低頭	二五二

孝感白骨	二五五	二六一
放下妄想執著	二六二	二六六
業力可畏	二六七	二七一
隨眾生心，應所知量	二七二	二七五
說人長短是非	二七六	二七八
附表：八識與四分關係圖		

一自序一

在不知不覺中，《但盡凡心》已完成了五百二十幾則的小故事，正所謂「道理雖一，相卻有無限多。」也因為相有無限多，才有那麼多的故事可以寫、可以說。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成長背景和教育環境，以致形成不同的思想觀念，培養出不同的性格，所以每個人對周遭人事物的看法和執著也會不同。然而吾人一生的際遇，往往卻由於某個小小的因素而起，起了大轉變。有的人由於某個人的行為而改變命運，有的人為了一點小錢而生命改觀，有的人由於某一件事而走出截然不同的人生，甚至為了一句話或一個念頭，使人生有了天壤之別的变化。

轉變人生的這些因素，本身雖然至為細微，但是影響力卻非常巨大；好比將

一枚小砂石投擲在江海中，砂石雖小，卻能震動整個江面，泛起陣陣漣漪。這些小故事，但願能像那顆小砂石，在您的心湖上產生一個小漣漪，而大大地「轉」變您的人生，往康莊的大道邁進。

這個「轉」字很有意思，不費力、不勞神，只要您當下將念頭一「轉」即可。若您能堅信「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佛心眾生心，一心無二心」以及「一切法唯心想成」等道理，好好的在「心地」上做功夫，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您的努力必定會「轉」凡成聖，「轉」煩惱成菩提，「轉」生死為涅槃，乃至究竟成佛！在此深深地祝福您「轉」念成功！

民國九十八年（己丑）十月二十六日寫於新店寓所

一 觀音玉佩 一

明朝時，雲南昆明小東門外，有一菜販，人稱秤錘，為人忠厚誠懇，相當得人緣。秤錘靠著雙親遺留下來的田園，自種蔬菜販賣，勤勞節儉，生活過得很好。他有一位年輕貌美的妻子叫婉君，生性好逸惡勞、愛慕虛榮，整天只知玩樂享受，從不幫忙做家務。但秤錘並不怪她，他認為養妻活口原本就是自己的責任。

有一天，秤錘和往常一樣，一大早就挑著兩擔青菜到市場去賣。到了市場之後，隔壁賣魚的婦人，將口附在秤錘的耳邊悄悄地說：

「秤錘啊！你老婆和野漢子私通，你知道嗎？昨天下午，我親眼看見他們在布店裡親熱呢！」

婦人的話，他並不在意，因為他從來不曾懷疑過自己的妻子。由於早上生意特別好，秤錘在中午之前就賣完菜，於是他就提前回家，順路買了一盒香粉，要給婉君一個驚喜。

當他吹著口哨回到家裡時，卻不見妻子的蹤影，最後他走到屋後的倉庫，發覺倉庫的門反鎖著，他從窗口往內瞧，卻看到了他無法相信的一幕——婉君正摟著一個男人，躺在木堆中親熱……這時，秤錘感到一陣昏眩，接著全身的血液沸騰，所有的血管都快爆裂了，他手腳在抖動，臉部在抽搐，憤怒像爆發的山洪，再也擋不住了……。就在他低頭撿起木棍的當時，頸上的觀音玉佩斷了線，掉到地上碎成兩片，秤錘見狀忽然冷靜下來，他拾起玉佩，兩行熱淚劃過臉頰；他想起了母親臨終時的叮嚀：

「秤錘！這是從南海普陀山老法師那兒求來的玉佩，現在交給你。記住！將來不管遭遇到任何挫折打擊，希望你秉著觀音慈悲的精神，去對待一切人

事物，原諒別人就是原諒自己，你懂嗎？」

這些年來，秤錘一直將母親的話放在心裡，處處爲人著想，從不與人計較。沒想到就在今天他一時氣憤而失去理智，將要鑄成大錯時，母親的觀音玉佩及時爲他免除了一場噩運。

秤錘手握著破碎的玉佩，黯然離去，不知不覺走到了菜園；他就坐在田埂上，看著手中的玉佩發呆，臉頰的淚水滑落到泥土裡，這時天空忽然飄起濛濛細雨，秤錘任憑風吹雨淋，一動也不動。突然有人從身後拿著傘爲他遮雨，秤錘轉頭一看，是位白鬚皤皤的老和尚。

「我年輕時和你一樣喜歡淋雨。」老和尚慈祥地說。

秤錘站起身來，老和尚指著他手中的玉佩說：

「給我看看。」秤錘將手中的玉佩交給老和尚，老和尚在手中握了一會兒，那破碎的玉佩竟奇蹟似的完好如初。秤錘心中大喜，向老和尚三叩頭，之後老

和尚拍著他的肩膀，語重心長地說：「世間無不散的因緣，希望你將來和我一樣。」

說完就撐著傘離去，秤錘目送他的背影消失在雨中，心中充滿無限的感激。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秤錘和往常一樣地生活，對於妻子的事他從來不提；日子久了，她更大膽，天天和野漢子私通，毫無顧忌。

有一天清晨，秤錘挑著青菜去賣，由於昨夜的風雨，他看到路旁的小野菊都謝了，一片片花瓣散在草叢中，秤錘心頭一驚：

「唉！美麗的花朵，終究經不起風雨的吹打，世間的恩愛又豈能經得起無常的考驗！」

他抬頭望著初昇的旭日，不禁會心一笑，說道：

「因緣到了！」

秤錘到了市場也不賣菜，就將青菜送給過往的路人，然後買了一些酒肉帶回

家。秤錘回到家中，就到廚房去弄飯菜；這時野漢子尚未離開，婉君叫他躲在床底下，然後就去幫丈夫的忙。飯菜弄好了，秤錘叫妻子擺碗筷，她擺了兩套，秤錘叫她擺三套，說：

「我今天請客。」

待妻子擺好碗筷，秤錘便吩咐妻子去請客人出來。婉君問：

「客人在哪裡？」

秤錘微笑地說：

「在房裡。」

婉君佯若不知，說：

「你不要說鬼話，房裡哪有客人？」

秤錘又說：

「不要緊，不要害怕，妳請他出來；若不出來，我就給他一刀。」

婉君不得已，只好叫野漢子出來。

秤錘請野漢子上座，向他敬酒，野漢子以為有毒不敢喝，秤錘就先喝給他看，野漢子才放心。酒菜用完之後，秤錘平淡地向野漢子說：

「今天好因緣，我妻年輕貌美，無人招呼，這些日子感謝你的照顧，現在我把所有的家產和妻子都交給你，請收下吧！」

秤錘見妻和野漢子猶豫，便從桌底拿起菜刀威脅說：

「你們不答應，我就要你們的命。」

二人沒法，只好答應下來。秤錘看到事情已圓滿，就隻身空手出門，往長松山西林庵出家，一面修行，一面種菜，後來用功有了見地。

再說，野漢子財色雙收後，好吃懶做，揮霍無度；在外吃喝嫖賭，回家就打老婆出氣。婉君在受不了的情形下，她悔恨了，跑到西林庵請丈夫回家，想重修舊好，秤錘不理她。後來家財敗光了，她更思念秤錘的恩情；就準備了一盤秤錘

出家前最喜歡吃的金絲鯉魚，帶到西林庵給丈夫吃，秤錘收下後，慈祥地說：

「我已歸依佛門，無福享受，你的情我領了，這些魚我拿去放生！」

然後就把鯉魚拿到菜園旁的水池裡，說也奇怪，魚竟然又活起來了，婉君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

「妳最近過得好嗎？」秤錘將鯉魚放走後，轉過身問候婉君，婉君看到秤錘慈愛的目光，內心一陣痛楚，不禁痛哭流涕。

秤錘第一次看見婉君哭得那麼傷心，就從懷中取出觀音玉佩交給她，然後說：

「這是娘的遺物，現在我交給你。將來無論日子怎麼艱苦，我希望妳都能學習觀音慈悲的精神，去對待一切人事物。記住！原諒別人就是原諒自己。」

婉君手握著玉佩，情緒萬千，是悲？是喜？她看著眼前熟悉的人，已經離她

好遠好遠……。至於茫茫的未來，有誰陪她走完呢？想到此，婉君不禁把玉佩握得好緊好緊……。

附註：據說，直到現在，雲南昆明的黑龍潭古蹟，還有當年秤錘所放生的鯉魚呢！秤錘本是個種菜的俗人，由於他對妻子及財富能看得破、放得下，所以修道能成功。

《圓覺經》說：「一切眾生從無始際，由有種種恩愛貪欲，故有輪迴。若諸世界一切種性，卵生、胎生、濕生、化生，皆因婬欲而正性命；當知輪迴，愛為根本。」《淨土十疑論》說：「愛不重，不生娑婆。」《楞嚴經》也說：「淫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多智，禪定現前，如不斷淫，必落魔道」。吾今修行，若能學習秤錘法師，將情執貪欲等萬緣放下，一心辦道，必能了生脫死、成就聖果！

一 生氣時不做決定 一

有一次，成吉思汗出去打獵，口渴難耐，正好附近有一窪山泉，於是他就地以手捧起山泉水來喝。此時，他養的一隻老鷹，突然疾飛而至，成吉思汗一驚，手中的水潑得滿地，喝水的「渴望」也被干擾，成吉思汗大怒，便抽出羽箭將自己的飛鷹射殺。之後，成吉思汗走上山頂，發現飛鷹已被羽箭穿胸致死，而死鷹陳屍的山泉水源中，有隻被鷹啄死的大毒蛇。如果你是成吉思汗，當場你會後悔自責呢？或是慶幸自己大難不死必有後福？所謂「經一事，長一智」，成吉思汗決定以後不再隨便發怒，即使在發怒情況下，也不隨便做任何決定性的行動。

附註：有一位企業家，素以行事穩健著稱，即便每天身處在瞬息萬變的商場之

中，他也幾乎沒有犯下過任何致命性的大錯。所以，他所經營的公司也就日漸成長。幾年後，他要退休了！在榮退茶會上，記者們問他這幾十年來的成功祕訣，他只笑笑地說：

「其實我沒什麼特別祕訣，我之所以能順利，是因為我懂得在憤怒的時候少說話、少做決定，所以我不容易壞了大事。」

短短的一句話，卻讓當天在場的人上了重要的一課。每當我們冷靜地回想自己過去在生氣時曾出現的情緒、念頭，或觀察一些在盛怒中的人們，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共通點：生氣時的智商只有五歲孩童的水準！

無論一個人現年幾歲，當他（她）在氣急敗壞時，其思慮之不成熟，情緒之一發不可收拾，言語之不知節制，表現之失態等等，彷彿就像一個五歲的孩子一樣的不成熟。當一個人在生氣時，他（她）的智慧、EQ、儀態……都會大大地「退化」！乃至所講出來的話，所做出來的決定，往往都會

「壞事」。誠如那位退休的企業家，他之所以能夠一路平穩、順利，不在於他有什麼樣的特殊手腕，乃是他懂得在「憤怒時」少說話、少做決定，所以他不容易出錯。

閩南話的俗諺說：「神仙打鼓有時錯，腳步踏錯誰人嚙？」古德也說：「知錯能改，善莫大焉」！怕的事是：不知道錯在那裡？或是知道錯誤，卻不肯承認。若不肯承認錯誤，豈能懺悔改過？如此惡性循環的結果，就是一錯再錯，那麼三惡道裡永遠有我們的份！佛法教我們「多瞋眾生慈悲觀」，若能常以「慈悲喜捨」作觀，慢慢降伏自己的瞋心，甚至多多以念咒或念佛來收攝亂心、培養定力，久之，遇事必較能控制自己的情緒，而不致亂發脾氣了！

一一與一一

在我國佛教傳播史上，佛教雖未和其他宗教發生戰爭，但是，佛教傳入的初期和中國固有的道教，偶爾也有一些辯論。

有一次，一位道士向法印禪師說道：

「佛教最高的境界都是講一，好比說：『一如』、『一心』、『一乘』、『一真法界』、『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道家則無論什麼都是講二，比方說：『乾坤』、『陰陽』，這都是二。道教的二，自然要比佛教的一高明得多！」

法印禪師聽了以後，像似很不了解地問他說：

「真的嗎？」

「那當然。」

法印禪師立即站起來，並把自己的一條腿慢慢地豎起來，對著道士說：

「現在我已經豎起了一條腿，你能把兩條腿豎起來嗎？」

附註：在佛教史上記載，有三武一宗的教難，大多是因為道士嫉妒佛教的法則所引起的。佛教雖然崇尚和平，仍舊難免為道教所不容。

在禪宗有所謂「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修行首先要將吾人雜亂的心歸於一處；能夠「制心一處」，才能「無事不辦」，所以先要做到「萬法歸一」。也就是說，要先將吾人的妄想心、分別心，回歸到本來自性清淨心；因為吾人的自性清淨心，本來具足一切禪定、智慧、神通等等功德，只因一念不覺，無明妄動，即起了種種分別、執著，以致造作種種業，枉受輪迴之苦。因此，佛、菩薩才苦口婆心勸我們「明自本心，見自本

性」，放下一切執著，即是自性佛，所謂「離一切相，即一切佛」是也。其實，佛教所說的「一」，仍舊是方便說，因為在不可說不可說中，方便以「一」來做比喻罷了；因為「不可說不可說」就是零，也就是「空性」。在數學上說，最初的原點，就是「零」，而前後、左右、上下，一切皆以「零」為基礎；如果沒有了「零」，則一切數、一切空間將無法成立了，所以「空性的零」，才是一切的基础所在。未證「空性」者，就是未回歸到自己的原點——「真如本性」，因此也就無法發揮「真如本性的能量」而達於「盡虛空、遍法界」。

佛法有一句偈說：「般若將入畢竟空，絕諸戲論；方便將出畢竟空，嚴土熟生。」又說：「阿闍黎以空為座。」這些在在顯示佛教是以「空」為基礎，證得「空性」以後，才能有「無罣礙」的心；也就是要能看得破、放得下、捨得光，然後才能再向外發展。《金剛經》所謂「以無我相、無人



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修一切善法，則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云：「滅度一切眾生已，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都是在說修行要從「空」（零）為出發點，如此離一切相，修一切善，且一路上都不能有所取著，最終亦是空無所得，這才是大乘佛教的根本大義。

「大風無法搖撼一座山」

有天，佛陀行經一個村莊，一些前去找他的人對他說話很不客氣，甚至口出穢言。佛陀站在那裡仔細地、靜靜地聽著，然後說：

「謝謝你們來找我，不過我正在趕路，下一村的人還在等我，我必須趕過去。等我明天回程中，我會有較充裕的時間，屆時如果你們還有話想告訴我，再一起過來好嗎？」

那些人簡直不敢相信他們耳朵所聽到的話，和眼前所看到的情景。其中一個人問佛陀：

「難道你沒有聽見我們說的話嗎？我們把你說得一無是處，你卻沒有任何反應！」

佛陀說：

「假使你要的是我的反應的話，那你來得太晚了，你應該十年前就來的，那時的我就會有所反應。然而，這十年以來，我已經不再被別人所控制，我已經不再是個奴隸，我是自己的主人。我是根據自己在做事，而不是跟隨別人在反應。」

是的，如果有人對你生氣，那是「他的」問題；如果他侮辱你，那是「他的」問題；如果他粗暴無禮，那仍是「他的」問題。因為他要怎麼說、怎麼做，那是「他的」修養，你能怎麼辦？讓我再重複一遍佛陀所說的：

「我已經不再被別人所控制，我已經不再是個奴隸，我是自己的主人。我是根據自己在做事，而不是跟隨別人在反應。」

請牢牢記住，並時刻提醒自己：我是情緒的主人，而不是奴隸！

附註：曾聽過一則故事：有個人每天都固定向某報攤買一份報紙，儘管這個攤販的臉一向都很臭，但他還是每次都對小販客氣地說聲「謝謝」。有一次和他同行的朋友看到這情形，便問他：

「那個老闆每天賣東西都是這種態度嗎？」

「是的。」

「那你為什麼還對他如此客氣？」

這個人回答：

「我為什麼要讓他決定我的行為？」

是啊！我們為什麼要讓別人的表現來決定自己的行為呢？當別人對你說了一些刺傷你的話，或批評你、羞辱你，你會怎樣？你會火冒三丈，氣呼呼地罵回去，或是忍氣吞聲地強壓下來？然後呢？你是否會愈想愈氣，整個情緒都大受影響？

「萬法都是因緣所生的「生滅無常法」，當下都無自體可言，所謂「緣生性空」；若能常作此「性空觀」，則心不致被境界所轉，必能超越任何人對我們所作的侮辱；且不只身處逆境時如此，甚至在順境當中，亦能如如不動。佛陀因為深知一切外在的境界，都是自己心中妄現的影相，哪有實在的自體可得，故能於一切善惡境界，不起心、不動念，自在無礙！」



一文錢的啟示

以前有一位富翁，他雖家財萬貫，卻是十分的吝嗇。適巧有位得道高僧，爲了度化他，故意向這位富翁化緣，可是每次都被趕了出來；和尚並不氣餒，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他化緣，富翁實在熬不過，只好布施一文錢給他。但他仍舊覺得心疼，就在門隙縫中向外看，到底這位和尚怎麼用他所布施的這一文錢。沒想到和尚就在他家門前的一棵大樹下盤腿而坐，雙目不停地盯著剛化緣得來的那一文錢，富翁看了噗嗤地笑出來：

「怎麼會有一個和尚比我還愛錢，只一文錢就雙目盯著不放！」

就在這個時候，富翁看到有一個小乞丐，正靜悄悄地挪近那位和尚，他也雙目盯著那枚一文錢。富翁本想出去叮嚀和尚：小心啊！有一個小乞丐想要偷走你

的那一文錢。怎奈勇氣不足而作罷。和尚盯久了，眼睛疲倦，雙眼皮不由自主地合起來了，就在這一剎那間，和尚的一文錢被小乞丐偷走了。富翁手拿著掃帚，急忙地衝出來，向小乞丐追討著那一文錢。此時，和尚向富翁說：

「別追啦！就送給那位小乞丐吧！」

富翁追了一段路，沒追上，氣呼呼地向和尚咆哮著說：

「你當和尚的當然不知道：一文錢也是很不好賺的！」

和尚此時向他開示：

「我眼睛開著時，錢是我的；眼睛一閉，錢就被偷了。員外！你又能擔保你的錢，永久都能守得住嗎？」

這次富翁一聽，便低下了頭，像是在思考著什麼。隔一會兒，向著和尚禮拜著說：

「願向和尚請益！」

和尚趁機向他說道：

「世間財物爲王、賊、火、水、惡子等五家所共有，以其不能獨用，故無須強求。但可廣做布施，既結善緣，又有大功德，何樂而不爲呢？」

附註：《大智度論》卷十一說：「富貴雖樂，一切無常，五家所共，令人心散，輕躁不定。」佛法說，學佛的人才是真正的富有！這種富有不是物質或金錢方面的富有，而是精神生活上的富有。因為佛法告訴我們：人人都具有佛性，人人內心都有無量的功德寶藏！如果能夠覺悟「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的真理一分，過著少欲知足的生活，身心時時處於輕安喜樂的狀態，那麼，精神的富有已超出世間一切有相的財富了！即使有一天老了也不會有任何的遺憾，因為，此生畢竟沒有空過！

一七種不需本錢的布施

有一個人向釋迦牟尼佛訴苦說：

「我不管做什麼事都會失敗，這是為什麼？」

佛陀告訴他說：

「因為你從來不肯布施！」

那人答說：

「可我是一無所有的窮人！」

佛陀向他開示說：

「不對！即使你沒有財富，也可以給人七種布施！

(1)和顏施：對於別人給予和顏悅色的布施。

(2) 言施：向人說好話的布施，存好心、說好話，並勉人切實力行。

(3) 心施：為對方設想、體貼眾生的心布施。

(4) 眼施：用慈愛和氣的眼神看待一切眾生。

(5) 身施：身體力行幫助別人。

(6) 座施：讓座給有需要幫助的人。

(7) 察施：不用問對方，就能察覺對方的心，並給予相對其所需要的方便布施。

如果你能身體力行此七項布施，人生也會跟著有所改變！」

附註：不幸的事，發生在別人身上時，是個故事；若發生在自己的身上，卻是個

悲劇。有時候，我們會想：等我有錢、有閒了，我開始要做義工，開始要如何如何去幫助他人。其實上面的文章，很明確的告訴我們，有時候可能

因為你的一個笑臉，一個溫暖的問候，也會讓人產生喜悅。錢能做到的布施，只是在於物質方面的協助，而心靈上的布施，則有可能讓一個人的人生，從此改變。

布施要先從自己開始，把自己的身、心、靈調整好，跟家人、朋友好好相處，珍惜自己所擁有的，不強求自己所沒有的，放開心懷，隨時隨地給人方便。

現在的人，外在需要的其實已經夠多，而內在的心靈感受，是否喜悅豐盈呢？這足以影響我們的想法與生活，甚至影響我們跟最珍貴的家人相處的模式。人生有苦難、有重擔，人性有邪惡、有欺凌；我們若能時刻盡己所能，行布施波羅蜜，則世間的一切苦難，終將化為無窮的祝福。如此，則在人生一連串的不完美中，最後必是完美的。

經典上說，由財施，可得錢財富貴；由無畏施，可得健康長壽；由法施，

可得聰明智慧。然而布施不是有錢人的專利，而是有心人的參與！



一 求道 一

唐代有位楊光庭居士，在司空山見到本淨禪師，便向禪師問道：

「生死事大，無常迅速，我一心一意地求道，請禪師慈悲爲我開示吧！」

本淨禪師向他說道：

「你是從京都來的，帝王所在之地有很多禪者，你就在那裡問道好了，我對

你所說的『道』一概不知。」

當楊光庭再度發問時，本淨禪師便說道：

「你到底是要求佛還是要問道？求佛的話，即心是佛；問道的話，無心是道。」

但楊光庭未能會得話中含意，於是再次求教，本淨禪師又說道：

「所謂即心是佛，就是佛由心得；若再悟無心的話，便連佛也沒有了，而無心不外乎是真正的道。」

楊光庭更是狐疑不解的問：

「都城的大德們多說以布施、持戒、忍辱、苦行來求佛；但是禪師你卻說無穢的般若智慧人人本具，不是由修行來獲得。若果如此，則以前我所作的布施、持戒等修行，豈不都和成佛沒有關係？」

本淨禪師斬釘截鐵地答道：

「毫不相干！」

附註：佛陀說法有兩個原則，一要契理，二要契機。能契理，則所說的理法，與真理不相違背，真理是怎樣，就說它是怎樣；能契機，則所施的言教，合於聽眾的心理和程度，巧投機宜，易於接受，達到自己所以要立言施教的

目的。因此，契機與契理的兩大法則，就是佛陀一生講學所憑藉的準繩，也可以說是佛教的教育法。

從教育法上談佛教教育，其內容的次第，可分為五乘，由人乘而天乘，而聲聞乘，而緣覺乘，而菩薩乘的次第，全在觀機設教，由淺至深，看什麼程度，說什麼話，是一種很靈活的教育方法。

佛陀說法施教的目的，無非要大家都證佛果，究竟離苦得樂；《法華經》上所謂：「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欲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

那麼說最高的菩薩乘法，使眾生們悟入「佛之知見」，豈不直接了當，何必又要說前面的四乘佛法呢？這就是佛教教育法產生的理由。若只說最高的理論，則只能與契理相應，沒有契機的作用；必須要循序漸進，詳說由世間有漏善，進入出世間無漏善的次第，以善巧方便的權智，引人入勝，如此方能攝化廣大眾生，使其普遍獲益。因佛法是要獻給大眾的，不是供

少數人自我陶醉的，所以在契理之外，必須還要講究契機。

上面的故事，正說明著雖契理，但不契機的實例；講者頭頭是道地說著，聽者卻莫明其妙，不得其解。可見在講經說法時，契理與契機都很重要，不能偏廢。



一 感激月亮，否定太陽 一

有個女孩跟媽媽大吵了一架，氣得奪門而出，決定再也不要回到這個討厭的家了！一整天，她都在外面閒逛，肚子餓得咕嚕咕嚕叫，但偏偏又沒帶零用錢出來，可又拉不下臉回家吃飯。一直到了晚上，她來到一家麵攤旁，聞到了陣陣的香味，好想吃一碗，但身上又沒帶錢，只能不停地吞口水。忽然，老闆親切地問：

「小姐，妳要不要吃麵啊？」

「嗯！可是……我沒有帶錢……」

「哈哈，沒關係，今天就算老闆請客吧！」

女孩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坐下來。不一會兒，麵來了，她吃得津津

有味，並說：

「老闆，你人真好！」

「哦？怎麼說？」

「對啊！我們素不相識，你卻對我那麼好，不像我媽，根本不了解我的需要和想法，真氣人！」

「哈，小姐，我才不過給你一碗麵而已，你就這麼感激我，那麼你媽媽幫你煮了二十幾年的飯，你不是更應該感激她嗎？」

被老闆這麼一講，女孩頓時有如大夢初醒，眼淚瞬間奪眶而出！顧不得還剩下的半碗麵，立刻飛奔回家。才到家門前的巷口，就遠遠的看到媽媽，焦急的在門口四處張望，她的心立刻揪在一起！有一千句、一萬句的對不起想對媽媽說。還沒來得及開口，只見媽媽已迎了上前：

「唉喲！妳一整天跑去那裡了啊？嚇死我了！來，進來把手洗一洗，吃晚飯

了。」

這天晚上，這個女孩才深刻體會到媽媽對她的愛。

附註：有一則猶太故事說：有一天，有人問一位老先生，太陽和月亮哪個比較重要？那位老先生想了半天，回答道：

「是月亮，月亮比較重要。」為什麼？

「因為月亮是在夜晚發光，那是我們最需要光亮的時候；而白天已經夠亮了，太陽卻在那時候照耀。」

白天太陽一直都在，人們就忘了它給予的光亮，就好比當親人一直都在我們身邊時，我們往往容易忘記他們給予的溫暖。每天照顧你的人，譬如你的父母、妻子或先生，一直在為你付出，你可從不覺得有什麼珍貴，你總覺得是理所當然，甚至還嫌東嫌西；一旦外人為你做出類似的行為時，你

便受寵若驚，甚至感激得涕淚縱橫。這不是跟「感激月亮，否定太陽」一樣糊塗嗎？



一 善與非善 一

春秋時代，孔子的學生子路救了溺水的人，那人就送了一頭牛道謝，子路收下來。孔子聽到了，就稱讚說：

「從此以後，魯國人都會樂於拯救溺水的人了。」
因為救人和感謝會造成風氣。

當時魯國的法例規定，如果有人肯出錢去贖回被鄰國捉去作臣妾的百姓，政府都依例付給一筆獎金，作為獎勵。子貢很富有，贖人卻不願接受獎金。孔子知道了，就批評子貢說：

「你錯了！君子作事可以移風易俗，成為大眾的規範，怎麼可以只爲了自己高興，想博得虛榮，就隨意去作呢？現在魯國人少，又大都是窮人，你這

樣無形中創下了惡例，使大家都認為贖人接受賞金，是一件丟臉的事，以後還有誰贖得起人？從此以後，贖人回國的好風氣，將慢慢消失了。」

附註：在一般人的眼光，大都會以為子貢做善不接受賞金是廉潔的事，子路接受贈牛是不高尚的事；但孔子的看法卻與眾不同，反而稱讚子路，責備子貢，這是孔子十分高明的地方。

所以判斷事情的善惡與否，不可以只根據表面的行為，而要考慮它的流弊；不可只看現在，還要看將來的結果；不可只看個人得失，需看它對大眾的影響。

一 惜福才不會折福 一

有一位日本青年，名叫中島光藏，他爲了學習雕刻佛像，就去拜訪日本當時最優秀的雕刻家高村東雲，想拜高村東雲爲師。高村東雲只教他到井邊學習汲水，並沒有對他說什麼話。

有一天，他看到了中島光藏的汲水動作以後，就破口大罵，叫中島光藏回去，不要學雕刻了。其餘的弟子看到中島光藏那副可憐的樣子，就留他住宿一夜。半夜時，中島光藏被人叫醒，帶去見高村東雲，高村東雲溫和地對他說：

「白天我罵你，你大概不知道原因吧！現在我解釋給你聽。佛像是神聖的東西，因此雕刻佛像的人，絕對不能沒有一顆虔誠高尚的心。雖然水不怎麼值錢，可是你卻不能隨便加以浪費。我看你汲水的時候，水滾到地上，你

都毫不在意。一個把東西糟蹋而不知反省的人，怎能刻佛像呢？」

聽完了這一番話，中島光藏深受感動，痛改前非。高村東雲看他還是可造就之材，乃准許他投入門下。後來中島光藏，也成為有名的雕刻家，大家都叫他「高村光雲」，他與師父只差一個字而已。

附註：宋代高僧法演禪師，有一句話說得很好：「福不可以享受到盡頭，假如福享受盡了，幸福和快樂的泉源就會枯竭！」過分的享福和盡情的享樂，其後果是很可怕的。

古代有一首詩：「處世持家年復年，總須慮後更思前；有錢常想無錢日，莫待無錢想有錢。」它告訴我們，在富足時常要為貧困時設想。因此我們要好好愛惜自己的福報，絕不暴殄天物，或丟棄任何能用的東西。尤其在今天能源短缺，全球經濟不景氣的時代，我們更應該響應「節能減碳」的



活動，愛惜能源，如隨手關燈，少開汽車、多利用大眾運輸工具，並做好資源回收，以增加資源的使用率，這是我們當一個地球公民應盡的義務。

一以釋迦佛為宗一

以前有一個師父，兩腿患了風濕症，就由兩個徒弟輪流按摩，大徒弟按摩左腿，小徒弟按摩右腿。每次輪到師兄按摩時，師父就讚美師弟的按摩技術；輪到師弟按摩時，師父又稱讚師兄按摩得多麼好。師兄弟二人，每次聽了，都滿肚子不高興。

有一天，機會來了，師兄知道師弟外出不在寺中，就把他按摩的右腿打斷，讓他回來按摩不到，師父也不會再稱讚他了。可是小師弟回來，一看自己按摩師父的右腿沒有了，心想：一定是師兄所搞的鬼，好！我也把你所按摩的左腿打斷，看你以後怎樣按摩？

兩個徒弟爲了互相嫉妒、排斥，逞一時之氣，以致造成師父失去了兩條腿。

由此可見，僧團中的佛弟子，若不能和睦相處，確實做到「六和敬」，則受害的不是徒弟，而是本師啊！

附註：明朝天隱禪師有一詩偈：「通宗不通教，開口便胡道；通教不通宗，如蛇入竹筒。宗教兩俱通，如日處虛空；宗教俱不通，如犬吠茅叢。」

佛門弟子無論修任何宗派，各有其長，各得其益，目的都在上求佛道、下化有情而已。不過眾生根性利鈍不一，設教也就要對症下藥了。所以宣傳三藏教典的大師，應該融通整體佛教，說密時讚密，說禪時讚禪，說淨時讚淨才對。如果佛教各宗派互相歧視、相互批評，不是和上面故事中，打斷本師兩條腿一樣嗎？但損失者是誰呢？絕對是本師釋迦牟尼佛，及其所倡導的佛教！是故弘揚佛法之人，應該融通教理，互相稱讚才對！

「造命在天，立命在人」

江陰有一位叫張晨嚴的人，他博學多才，頗負盛名，甲午年參加考試，結果名落孫山，惱羞成怒，竟然大罵考官有眼無珠。當時有一位道人在旁微笑，張君卻又遷怒此人，道人就開口說：

「必是你的文章不好吧！」

張君盛怒著說：

「你又沒見過我的文章，怎知不好？」

道人說：

「聽人家說，寫文章必須心平氣和，現在看你破口大罵的樣子，心極不平，氣極不和，怎麼可能寫出工巧的文章呢？」

張君不知不覺就屈服，轉而請教道人，道人說：

「考試也靠命運，命不該中，花再多的時間也無用處，必須先改變自己。」

「既然是命，又將如何改變？」

「造命在天，立命在人，本立而後道生。力行善事，廣積陰德，則人生沒有什麼求不到的事。」

「我是貧窮之人，如何行善積德？」

「善事陰德，都由心造，常存善心待人接物，則功德無量。譬如謙虛的修養風度，並不用花錢，你為何不反省，責備自己不夠謙虛，而只責怪考官呢？」

張君從此猛然醒悟，即刻日日行善，時時積德；到了丁酉年，有一次夢見了自己走在一棟高樓裡，檢到一本開榜的名單，但榜上卻有許多擦掉的空格，他好奇的問身邊的人說：

「這是什麼名冊？」

旁人答說：

「是今年錄取之名冊啊！」

「為何又刷掉了那麼多人呢？」

「陰間三年就校正一次，須積德與無惡之人，才能榜上題名，空白處被擦掉之人，都是本來榜上有名，因為剛作了刻薄的惡行，而被刷掉的。」

又說：

「你三年來謹慎修身，可能會補得此缺，應該自愛。」

此年，張君果然考取了第一百零五名。

附註：俗語說：「為人莫作虧心事，舉頭三尺有神明。」人生在世，吉凶禍福，

如何趨避，繫於一念；若能緊守一念之善，絲毫不得罪天地鬼神，謙虛地

抑制自己，則天地鬼神必能時時照顧維護，以蔭我人福祉。

若自驕自滿，恃才傲物，持強逞能，不但沒有光明的前途，也成不了大器；即使有小小的福氣，也是享受不了的。因此有智慧的人，絕對不會自毀前程、自拒其福；且唯有謙虛之人，才能接受別人的教導，而受益無窮！

人能立志，如樹立根；志向立定後，更須念念不忘謙虛，處處予人方便，自然就能感動天地，求富貴得富貴，求功名得功名。可見造化唯心，成敗在己。

儒家教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佛家更教人看破名利，凡有所作為，均純以無我之心利益眾生，心無住著；正如《金剛經》所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待人接物全憑真心、誠心，視眾生與我平等無二，則福慧自然具足，何愁事情不能順心？命運又何能拘束於人呢？

「最完美的樹葉」

有一位方丈，想從兩個徒弟中選一個做衣鉢傳人。有一天，方丈對徒弟說：「你們出去撿一片最完美的樹葉給我。」

兩個徒弟遵命而去。經過不久的時間，大徒弟回來了，遞給方丈一片並不漂亮的樹葉，對師父說：

「這片樹葉雖不完美，但它是我所看到最完整的樹葉。」

二徒弟在外轉了半天，最終空手而歸，他對師父說：

「我看到很多很多的樹葉，但怎麼也挑不出一片最完美的……」

最後，方丈把衣鉢傳給了大徒弟。

附註：娑婆世界充滿著三苦、八苦等無量諸苦，本來就是一個不完美的「堪忍世界」；譬如藝術品或各種人事物等，只能在「不盡完美」中經過「揀擇」後，得到一個比較完美的事物，而稱其為「最完美」而已。

我們在現實的人生中，既然無法找到「最完美」的人事物，那麼不妨欣賞「缺陷美」吧！正因為人生有缺陷，我們才要運用智慧，互相鼓勵、互相包容、互相扶持、互相合作，讓這個世界更趨向和諧、美好、喜樂！若一味藉口人生的不完美，而消極墮落，放棄希望，不知積極向上、向善、向光明，則人類的的生活，只會更趨暗淡、退化，甚至與禽獸沒有兩樣。

更進一步說，佛教告訴我們「萬法唯心造」、「一念三千」的道理，這個器世間，原本是我們的心識所變現，其根源就在我們當下這一念心，就看我們這一念心，如何看待這個世界，如何轉化這個世界！因為在「不完美」當中有「最完美」的存在，在「生滅」當中有「不生不滅」的存在，

在「無常」當中有「常」的存在，它就是人人本具的「自性清淨心」，而此「自性清淨心」最真、最善、最美！因此我們要好好珍惜此最珍貴的心性之寶，切勿失去信心！



「五不死」的因緣果報

在《佛說阿彌陀經》中，有一位叫薄拘羅（或譯為「善容」）的尊者，相貌莊嚴端正；因在過去世毘婆尸佛時，他看到一位修行人，在病中呻吟痛苦，不覺生起憐憫心，即拿了一顆訶梨勒果（相當於中國的人參果），布施給這位病僧吃，這位病僧吃了他所供養的果子之後，就一躍到空中，從身上變出很多水，又從水中變出很大的火，如此在空中作出十八種神變之後，便告訴他說：

「我早已證得辟支佛果，你今天供養我這個果子，種了很大的善因緣，從今以後，九十一劫當中，無論你遇到任何危險，都不會死，且因你過去世嚴守『不殺生戒』，故感得九十一劫長壽且無任何病痛！」

今世，尊者初生下來的時候，即能跌坐嬉笑，尊者的父母認為是妖怪，要把

他弄死，就把他放到熬東西的盤裡，用火燒盤子，但他火煎不死；再把他放到鍋子裡煮，也煮不死；沒奈何，只好把他丟到河裡去，聽他自生自滅，可是水又淹他不死；他被水漂流到中途，竟被大魚吞下肚去，這下必死無疑，但他被魚吃也不死；後來魚被漁夫網獲撈起，並被剖腹，詎料他在魚肚裡，依舊活得好好的，刀殺也不會死，以後漁夫便將他養育成人。由於他歷經火燒、熱水煮、水淹、魚吃、刀殺等五種大難都不會死，故被稱爲「五不死」。今世逢佛出家證果位，享壽一百六十歲，故在佛陀的眾弟子中，被稱爲「壽命第一」。

附註：我們要深信因果報應歷歷不爽，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古代先聖亦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如果我們造作了善因或惡因，絕不會遺漏，終有一天，一定會受報。無論世間法或出世間法，都離不了「因果」二字。上面「薄拘羅尊

者」的故事，就可以很清楚地說明一切了。

布施的功德，也有大小之分，猶如同樣一株稻子，種在肥沃或貧瘠的土地上，收穫就大大的不同。在《四十二章經》裡：「佛言：飯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飯善人千，不如飯持五戒者一人；飯持五戒者萬人，不如飯一須陀洹；飯須陀洹百萬，不如飯一斯陀含；飯斯陀含千萬，不如飯一阿那含；飯阿那含一億，不如飯一阿羅漢；飯阿羅漢十億，不如飯辟支佛一人；飯辟支佛百億，不如以三尊之教度其一世二親；教親千億，不如飯一佛，學願求佛欲濟眾生也。」為什麼供佛功德最大？因能運大慈，普濟群生，其福深廣不可思議，所以供佛之報亦最大。

三刀和尚

唐朝時有位三刀和尚，在他未出家時，曾遇到一行阿闍黎，一行向他說：

「我看到你的頭就像個火噴頭，身體像是淋了一身的血，這是頭與身的暴戾之相，終不免有砍頭之災。何況你眼珠暴露，眉粗又逆旋，應該要持戒修德，才可能變凶相為吉祥。」

三刀向一行阿闍黎說：

「我終身守住善道，忍辱無瞋，哪有什麼殺身之禍呢？」

一行阿闍黎便向他解釋道：

「事情不能這麼說！有的人今世雖沒有犯法行凶，卻受到殺身的極刑，這乃是過去世所作的惡因，今世成熟而遭殺身之禍。有的人雖尚未遭極刑，而

已現出刑戮的凶相，這也是前世枉殺人命，未經報償而現出的凶相。即使你很守法，也會遭到無辜的牽連。」

三刀問說：

「那要如何修戒，才能免此惡難？」

一行阿闍黎告訴他說：

「你若想脫離此災難，必須依《彌陀經》所說的持名念佛，兼放生救命，即可離此惡相。」

三刀和尚聽後，便遵照一行的指示，積極放生並虔誦佛號。後來還是無辜被人牽連而將受極刑；就在處決的前一天，一行阿闍黎前往探視他，見面後便很果決地說：

「我看你的面相已脫離了惡運，你不會有事了！」

三刀說：

「我沒事時你卻說有事，現在大禍臨頭了，你又說我會沒事，這是什麼道理？」

一行阿闍黎說：

「以前你的頭與身所現的暴戾之氣，氣血不接於六陽，今天你的目珠暴露變成慈和正定，眉粗逆豎變成長垂蓋目，頭與身的暴戾之氣，已變成血氣貫通於六陽，德光隱焰於五竅三堂，顯然你的相貌和命運已經改變了，因此，我斷言你會沒事！」

後來臨刑時，劊子手連斬三刀，但每回刀到他頭上時，只聽見鐺的一聲，大刀隨即斷為三節，他則身首無傷，真不可思議。監斬官問說：

「你有何德行，或任何妖術，能讓刑刀三斷呢？」

三刀答說：

「我沒有任何德行或是妖術，只是以前曾聽一行阿闍黎說，我將有殺身之

禍，從此我就早晚虔誠誦經念佛；臨刑時，只有一心一意念『阿彌陀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所以不怕死。」

監斬官聽後，遂免其刑罪，又恢復他原來的官職；但他已深達因果，看破世間的五欲雜染，因此辭去官職，進而出家，從此勤修戒定慧，後來成了一代祖師，時人皆稱他為「三刀和尚」。

附註：一般人都是被命運所縛，殊不知「相由心生，命由己作」！雲谷禪師開示袁了凡，說道：「人若不能達到無心處或明心的境地，難免會被陰陽氣運所控制；若被陰陽氣運所控制，當然就有定數。但也只有不善不惡的凡夫俗子才有定數，至於極善之人與極惡之人，命運則約束不了他。二十年來，你被命運所控制，動彈不得，真是凡夫俗子一個，我還以為你是聖賢豪傑呢！要知『命由己作，相由心生；禍福無門，惟人自招。』」佛教經

典裡頭也說過：「求男女得男女，求長壽得長壽」，這些都不是亂講的，因為說謊是釋迦佛的大戒，眾聖豈敢騙人？

若能了解自我的因素，是造就人生吉凶禍福的關鍵，則能化吝嗇為施捨，化偏激為和平，化虛偽為誠信；改浮躁為沈著，改驕傲為謙虛，改懶散為勤奮；將殘忍化為仁慈，刻薄改為寬容。如此，懂得自愛、珍惜自己，則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必能祛除身上的病根，重新獲得仁義道德的新生命。

人只要一息尚存，滔天的大罪大惡，都有悔改的機會。古時有人一生作惡，臨終前懊悔覺悟，發一善願而得善終，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就像千年幽谷涵洞，一燈來照則盡去千年黑暗一般。因為罪過從心生，也當從心上修改。如斬毒樹先斷其根，則枝葉盡落，就不必枝枝去剪，葉葉去摘。改心之法，唯以一心「念佛」對治妄念，心納



萬德洪名寶號，一切罪過不生矣！故淨土宗有偈云：「念佛方能消宿業，
竭誠自可轉凡心。」念咒功德亦復如是不可思議。願大家共同精進，念佛
念咒懺悔，定可轉宿業！

一 守護安西城 一

唐朝天寶年間，大石康五國包圍安西城，那年的二月十一日，有奏表請朝廷派兵救援。當時皇帝告訴一行禪師說：

「和尚！安西被大石康五國圍城，有奏表來請救兵。而安西城離京城一萬二千里，兵程要八個月，才能夠到達安西，屆時，朕已一無所有了。」

一行禪師想了一下說：

「陛下，何不祈請北方毘沙門天王以神兵救援呢？」

皇帝問說：

「朕要如何才能請得毘沙門天王呢？」

一行禪師回答說：

「只要陛下喚取胡僧大廣智（不空）前來，就有辦法請得！」

於是皇帝便下令傳喚大廣智入於朝廷內，大廣智見到皇帝便問：

「陛下召喚臣僧，是不是因為安西城被圍城的事件？」

皇帝回說：

「是的！」

大廣智說：

「那就請陛下執香入於道場，與臣僧一起祈請北方天王神兵救援。」

於是他們便火速來到道場中，開始修法祈請，誦持真言尚未達二十七遍時，

皇帝忽然見到神人二三百人，穿戴著盔甲立於道場前。皇帝便問大廣智說：

「這些是什麼人？」

「這正是北方毘沙門天王的二兒子獨健，率領著天兵要去救援安西城，所以

先來辭行。」

於是皇帝就設宴供食送遣。同年四月某日，收到來自安西城的奏表回報說：

「二月十一日巳時後中午前，離城東北三十里的地方，有一大團的雲霧，霧中隱約可看出有人，他們身長一丈，大約有三五百人，全都穿著金色盔甲。到了下午酉時後，鑼鼓號角大鳴，聲音震達三百里，地動山崩約達三日。五國都紛紛害怕地退軍了，在各敵營中都見到金鼠到處咬斷弓箭的絃，而且器械損毀盡斷，不堪使用。有老弱士兵來不及逃亡者，臣所管的士兵想要殺害他們，空中則傳來聲音說：『不須殺害他們！放他們走！』尋著聲音回頭看，城北的門樓上大放光明，看見毘沙門天王立於樓門上，模樣莊嚴。謹隨表承上。」

附註：毘沙門天王也就是佛教所言欲界天最下層四天王天之北的多聞天王。在四大天王中，北方毘沙門天王受到眾生的依止與尊崇，特別地廣大興盛，因

為毘沙門天王是諸天神中，最熱心護持佛法者，其與佛教徒的關係也最為密切；而且祂對於佛法的修證，更是深入。因此，有人認為毘沙門天王是大菩薩化現天王身，來擁護教化眾生的。

毘沙門天王是閻浮提北方的守護神，為一位恆常護持如來道場，掌管財寶富貴，且是多聞佛法的良善天神；又因他的福德力名聞四方，所以名為「多聞天王」。

毘沙門天王除了是正信佛法的保護者，有著無邊威武的力量之外，並且是密教增益法中的重要本尊。因此，毘沙門天王不只被稱為「多聞天王」，更被視為「財寶天王」；在佛教的密教行人，更視之為財神的本尊，能賜予眾生無盡的資財。

毘沙門天王的護持功德真是不可思議，在很多經典中都記載了他的殊勝功德。例如：不遇飢渴的苦難、不遇盜賊的苦難、不遇殺害、不遭遇獅子虎

狼橫死的苦難、不出生於五逆放逸的國度、不出生貧窮之家、不出生為醜陋之身等等功德利益。在《大集經》中即明確記載，護持閻浮提界的佛教地區，是過去、現在與未來諸佛一致囑咐毘沙門天王的重責大任；前面所說的「守護安西城」的故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一 以射為喻 一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在未出家前是一位狩獵的人，他特別討厭看到出家人。有一次，因為在追逐一群鹿，從馬祖道一的庵前經過；馬祖道一看到他，便迎向前去打招呼。慧藏禪師便問他說：

「和尚！你有沒有看到一群鹿經過？」

「你是什麼人？」

「我是打獵的人。」

「那你懂得射箭嗎？」

「當然懂啦！」

「那你一箭能射幾隻鹿？」

「一箭射一隻啊！」

「我就知道你不懂得射箭之道。」

「難道和尚你懂得射箭之道嗎？」

「那是當然！」

「那麼和尚一枝箭能射幾隻鹿呢？」

「我啊！一枝箭能射一群鹿。」

「彼此都是有生命的，又何必一枝箭就要射殺一群鹿呢？」

「你既然知這個道理，那你為什麼不拿弓箭射自己呢？」

「若教我拿弓箭射自己，則沒有下手處。」

「你這個漢子！曠劫以來的無明煩惱，卻在今天突然間息滅了！」

慧藏禪師當下毀棄了弓箭，以自己所配之刀，割去頭髮，投在馬祖道一門下

出家修行。

附註：慧藏禪師在當時心豈不粗？何況又是一個從未曾聽經聞法、討厭看見沙門的獵人。但經大禪師的棒喝，即得回心轉意，而願意跟隨馬祖大師修學佛法。因此，若問：「心粗能否開悟」？但看此人過去世是否種過善根及今世能否巧遇大禪師開導。所以惠明在六祖一句「不思善、不思惡，何者是明上座的本來面目？」即得開悟。如此對於禪宗這種度人的方式，我們也可以接受了。

一個高明的禪師必儘量不直接告訴行者答案，而是用一種挑撥的方式，讓他自己去找到答案。甚至先用計鉤近他，方出其不意，迴首出棒；則這一棒，必讓他粉身碎骨。否則現實的答案那麼多，何以我們皆不受用？只因「拾人牙慧，隔靴搔癢」故。所以我認為真正的棒喝，唯在幫助行者——尤其是滿頭疑霧的人，以完成逆向思考。

如從這個觀點去看禪宗的公案，才可以看到禪師高明的地方。否則很多問題似都答非所問，莫名其妙，而竟能於言下開悟了，豈非更莫名其妙。現在很多企業，雖也崇尚逆向思考，但若不能把問題挑到最根本，則即使完成逆向思考，卻也不能開悟。所以先要在疑情裡再挑疑情，然後做逆向思考，才有可能開悟。



「別人的嘴巴，自己的道路」

從前有一個故事是這樣說的：有一群青蛙在比賽誰能爬上最高的鐵塔，比賽開始了，一大群的青蛙看著那高大的鐵塔議論紛紛：

「這太難了！我們絕對爬不到塔頂的……！」

「塔太高了！我們不可能成功……！」

聽到這裡，有些青蛙便放棄了。看著那些仍然繼續爬的青蛙，大家又繼續說：

「這太難了！沒有誰能爬上塔頂的……！」

就這樣你一言我一語，越來越多的青蛙退出了比賽。但有一隻卻越爬越高，最後當其他的青蛙都無法再前進的時候，牠卻成爲唯一到達頂點的選手。其他的

青蛙都想知道，牠是怎麼做到的？於是便跑上前去詢問，才發現原來牠是個聾子！

附註：朋友，你知道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什麼嗎？是的，嘴巴是別人的，但人生卻是自己的！雖然我們不必做個真正的聾子，但卻要永遠充滿希望、樂觀和積極，不要只聽別人那些消極、悲觀的話，因為他們只會潑我們的冷水，澆熄我們的毅力。我們要將充滿力量的語言，時時牢記在心裡，因為這將影響我們往後的一生。

嘴巴長在別人嘴上，但自己卻要走屬於自己的道路。在這個現實的社會裡，即便我們遭受旁人無情的冷落、批評、否定，甚至排擠，也不能哀聲歎氣、自怨自悲，唯一能否定我們的人，只有我們自己！請記得：生命因為珍惜而可貴，生活因為學習而豐富！

一 埋怨是心靈的癌症 一

下面是一則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有一個樵夫，總覺得自己需辛苦工作才能有收入，心裡非常不平衡。有一天，他越想越氣，便在吃中飯時對著妻子大大的埋怨一番，弄得妻子的心情也不好，並遷怒到正在廚房裡做菜的女兒；女兒也很火，盛怒之下，煮飯時一不小心，多放了一匙鹽。這下子，樵夫吃了更火了！覺得自己的人生已經夠悲慘，居然連頓好飯也沒得吃。

於是，飯後他氣衝衝地回到山上去砍柴，一邊砍，一邊氣急敗壞地對其他的樵夫訴說著自己那「倒楣的人生」，他越講越氣！砍柴時一個不小心，斧頭脫手飛了出去，打中了一個路人；那路人不是別人，而是由鄰國來訪，路經途中的鄰國王子。鄰國國王氣得派兵大舉進攻，一場戰爭就此爆發。

而這一場戰爭，居然間接導因於一頓充滿埋怨聲的午餐。

附註：這個小故事給與我們很好的警惕。怨天尤人是一種負面的思考與具有殺傷力的表達方式。現代人常比喻說：「埋怨是心靈的癌症」！為什麼說「埋怨」是心靈的癌症呢？有以下兩個原因：

一、埋怨會擴散：一個人如果常怨天尤人、批這評那，那麼，他（她）的情緒很容易就會波及旁人，甚至影響整個群體中的氣氛與風氣；漸漸地，群體中便充滿了怨聲載道、楚囚相對的消極氣氛。

二、埋怨會吸光您的「養份」（福氣）：埋怨的情緒將會吸光您的快樂，吸光您的人緣，吸光您的自信，吸光您的動力；使令您不但得不到原本所沒有的，還會讓您原本所擁有的一切美好事物，漸漸地被噬去。

親愛的朋友！千萬不要讓「埋怨」的情緒毀了您的生活。讓我們學習以智

慧和慈悲的態度，面對生活中的一切挫折和不如意；將「埋怨」轉化成行動的力量，接納週遭的一切人事物，並從中發現其光明面。如此，我們必能體驗到越來越多的良善和美好。

因此，我們若能凡事「不埋怨」，必能發現「不埋怨」的磁場所產生的正面影響及其帶來的神奇力量，它必將為自己和身邊的人引來更多的平安和喜樂，那才是我們最大的福分！



一知人難，相知相惜更難

在《呂氏春秋》裡有一段文，講孔子周遊列國，來到陳國與蔡國之間，因兵荒馬亂，旅途困頓，三餐以野菜果腹，大家已七日沒吃下一粒米飯。

有一天，顏回好不容易要到了一些白米，就下鍋煮飯，飯快煮熟時，孔子看到顏回掀起鍋蓋，抓些白飯往嘴裡塞，孔子當時裝作沒看見，也不去責問。飯煮好後，顏回就去請孔子進食，孔子假裝若有所思地說：

「我剛才夢到祖先來找我，我想把乾淨還沒人吃過的米飯，先拿來祭拜祖先吧！」

顏回頓時慌張起來說：

「不可以的，這鍋飯我已先吃一口了，不可以再祭祖先了。」

孔子問：

「爲什麼？」

顏回漲紅臉，囁囁地說：

「剛才在煮飯時，不小心掉了些染灰在鍋裡，一些染灰的白飯，丟了太可惜，只好抓起來自己先吃了，我不是故意把飯吃了。」

孔子聽了，恍然大悟，對自己的觀察錯誤，反而愧疚，抱歉地說：

「我平常對顏回最爲信任，但仍然還會懷疑他，可見我們的內心是最難穩定的；內心的自我判斷，有時還會錯誤。因此，想要瞭解一個人，還真是不容易啊！大家一定要記住這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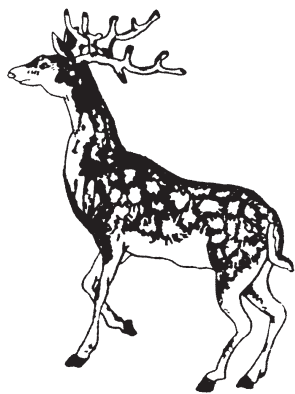
附註：所謂「知人難，相知相惜更難」，正告訴我們：逢事應該從上下、左右、前後等各個角度來認識辨知；切勿以偏概全、誤判情勢，以致冤枉好人、

錯怪朋友！然而往往我們的主觀判斷，總是片面的、一廂情願的自以為是，却不知那或許只是真相的千分之一而已。如果只從單一角度來判斷，是不能達到全方位觀照的！

因此，當你要對一個人的品德行為下結論的時候，請想想這個故事，並反問自己：我所看到的，的確是事實嗎？還是我只會從一個面、一個點、去觀察一個人呢？大多數的人都是在不了解對方的立場與困難的時候，就已經給對方下了評語；何況在利益衝突的場合之下，更容易做出錯誤的判斷。

現今的人們擁有高學歷、高知識，但往往過度仰賴知識，而忘了讓自己在智慧上成長。凡遇到違逆己意的事情，先要心平氣和地冷靜思惟一番，再伺機作客觀的了解，正如儒家所說的「定、靜、安、慮、得」，因此，我們定力的培養非常重要。

很多事「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要客觀地跳出成見，才有機會接近真象。願與您共勉之！



一覺今是而昨非一

春秋時代，衛國有一個大夫名叫蘧伯玉，在二十歲時，就覺得以前的不是，而馬上完全改過了。到了二十一歲，又覺得以前所想改的過失，還沒完全改掉。到二十二歲，又回頭看二十一歲的時候，還像在夢中一樣糊糊塗塗的。這樣一年又一年的，逐漸改去過失。直到五十歲那年，還覺得從前四十九年的不是。

古人改過的方法竟然這樣徹底。吾輩凡夫俗子，過失像刺蝟身上的刺一般多；一個人若冷靜思考，還看不到自己的過失，那麼，此人必是粗心大意、迷糊過日，不知反省檢討的可憐人！

附註：一般而言，人的過失雖然有好幾百種，但歸根究底，都是從心所起，若能

心不動念，無私無慾，就不會有過失了；也不必樣樣檢討好名、好利、好色、好財、好怒諸過失，只要一心向善，正氣所鍾，邪念自然一塵不染，就像太陽當空，鬼魅盡消一般，這就是所謂「本立道生」之理。也是最正確的「心上改」之法。因為過從心生，也當從心上改，如斬毒樹先斷其根，則必枝葉盡落，就不必枝枝去剪、葉葉去摘。

「心上改」之法，即在修心，妄念一動即覺察，並加以克制，則過不生，這是最好的方法。若達不到這種高深的境界，則只好明理以改過；若再辦不到，就只好隨事而禁了。不造惡業，就不會有苦果或凶事；善要積得廣，才能產生受用。否則一邊行善，一邊造惡，那豈不像愚笨的人一手拿掃把，一手在灑土，地永遠也掃不乾淨。

一 苦瓜

有一群弟子要出去朝聖，師父拿出一個苦瓜，對弟子們說：

「隨身帶著這個苦瓜，記得把它浸泡在每一條你們經過的聖河，並且把它帶進你們所朝拜的聖殿，放在聖桌上供養，並朝拜它。」

弟子一群人沿途走過許多聖河、聖殿，大家都依照師父的教導去做，朝聖回來以後，他們把苦瓜交給師父，師父叫他們把苦瓜煮熟，當作晚餐。晚餐的時候，師父吃了一口，然後語重心長地說：

「奇怪呀！泡過這麼多聖水，進過這麼多聖殿，這苦瓜竟然沒有變甜。」

弟子們聽了之後，有好幾位立刻開悟了。

附註：這真是一個動人心弦的教化。苦瓜的本質是苦的，不會因為外皮經過聖水的浸泡，或受到聖殿等外在環境的影響而改變它的本質。

可是不吃苦瓜的人，永遠不會知道苦瓜是苦的事實。第一次嚐試吃苦瓜的人，只要肯接受苦瓜本來就是連根苦真相，在心裡上先作好吃苦的準備，那麼在苦瓜煮熟之後，吃它的第一口感覺是苦，但第二、三口之後，就不再覺得那麼苦了，因為你已接受並認定它就是這種苦滋味，甚至還會愛上這種苦味呢！

假若我們不肯承認苦瓜的本質是苦的，想盡各種方法，用盡各種心思，想要去除苦瓜變甜，甚至妄想要將它的本質改變，這些都是白費功夫，痴人作夢罷了！

人生不也是如此嗎？由情愛產生的生命本質也是苦的，因此，佛經上說人生有三苦、八苦、無量諸苦，又稱此娑婆世界為堪忍世界；凡是嘗過感情

與生命大苦的人，都不會否認失戀是件痛苦的事，也不會否認人生有生理上的生、老、病、死，以及心理上的求不得、愛別離、怨憎會、五蘊熾盛等苦，還有自然界的寒暑、天災等等痛苦。

對於人生的種種苦境，我們唯有誠實面對，才能合理的解決問題。完美的人生並不是一輩子都沒有吃過苦、失過戀，而是曾經面對過、經歷過、並如實了解和體會那種刻骨銘心的痛苦滋味，從而認清人生的真相。



「木匠的房子」

一個上了年紀的木匠告訴雇主，他不想再蓋房子了，想和他的老伴過一種更加悠閒的生活。他雖然很留戀那份報酬，但他覺得該是退休的時候了。雇主知道他的好工人要走，感到非常惋惜，就問他：

「能不能再建一棟房子，就算是給我個人的幫忙。」

木匠答應了。可是，木匠的心思已經不在幹活上了，不僅手藝退步，而且還偷工減料。

木匠完工後，雇主來了。他拍拍木匠的肩膀，誠懇地說：

「房子歸你了，這是我送給你的禮物。」

木匠感到十分震驚！太丟人了呀……要是他早點知道這房子是要蓋給自己住

的，那麼他幹活兒的方式，就會完全不同了。

附註：人生就是一項為自己所做的工程，在這項工程的建設過程中，你是抱持著什麼態度？是戰戰兢兢、絲毫不苟呢？還是馬馬虎虎、隨便應付？是始終有終呢？還是虎頭蛇尾？我們所營建的生命工程是堅固呢？還是脆弱不堪？是多采多姿呢？還是暗淡無光？一切都取決於我們對人生所秉持的態度。假若我們肯為為別人付出，不計較酬勞，無條件奉獻自己，利益他人，那麼我們的生命光輝將恆存世間，也才是發揮人生最有意義的價值。因此，我們的起心動念，一舉一動，都不可馬虎，若自私自利，凡事只想到個人，那麼後果將是自做還自受！

俗話說：「要怎樣收穫，就要怎樣栽。」我們今天耕耘的態度，決定了明天我們的收穫成果。

「讓你的存在，成為別人的祝福」

一隻蜜蜂和一隻黃蜂正在聊天，黃蜂氣惱地說：

「奇怪！我們有很多共同點，同樣是一對翅膀，一個圓圓的肚子，為什麼別人提到你常是開心的，提到我，卻說我是害蟲呢?!」

黃蜂接著又忿忿地說：

「我不明白，真要比起來，我有一件天生的漂亮黃色大衣；而你卻成天髒兮兮的忙裡忙外！我到底哪一點不如你？」

蜜蜂說：

「黃蜂先生，你說的都對，但我想人們會喜歡我，是因為我給他們蜜吃，請問你為人們做了什麼呢？」

黃蜂氣急地回答：

「我為什麼要幫人們做事，應該是人們要來捧我吧！」

蜜蜂接著說：

「你希望別人怎樣待你，你就得先怎樣待人。」

附註：很多人常會有懷才不遇的感慨，覺得為什麼自己有那麼多的優點、才華、能力，但卻沒有人懂得欣賞？在人們眼中似乎總被忽略、冷落。其實，就像故事中的蜜蜂與黃蜂一樣，一個人在這世界上的價值，不在於其「擁有」什麼，乃在於其為別人「付出」了什麼；不在於其擁有那些優勢、才華、能力，乃在於其用那些優勢、才華、能力為別人貢獻了什麼。

一個人的存在如果無法成為別人的祝福，那麼擁有再好的條件也是枉然。讓自己的存在，成為別人的祝福；讓自己的存在，為別人帶來香氣！讓別

人的日子因為有你而變得更美好，哪怕你只是多做一個小動作，多幫忙一件小事，都可能獲得許多意外的驚喜與感動。

想一想，你所處的團體、學校、辦公室……有因「你」這個人的存在而變得更美好、更和氣嗎？這事值得你我深思、共勉！



一輕囊行遠一

一個小和尚要出門雲遊，但日期一推再推，已經過了半年，還遲遲不肯動身。方丈叫他去問：

「你要出門雲遊，爲什麼還不動身呢？」

小和尚憂愁地說：

「我這次雲遊，路程遙遠，不知要走幾萬里路，跨幾千條河，翻幾千座山，經多少場風雨，所以，我需要好好地準備準備啊。」

方丈聽了，沉吟了一會兒，點了點頭說：

「是啊，這麼遠的路，是需要好好地準備準備。」又問小和尚說：

「你的芒鞋備足了嗎？一去萬里，遠路迢迢，鞋不備足怎麼行呢？」

方丈吩咐寺裡的僧人，每人幫小和尚準備十雙芒鞋。不一會兒，寺裡的僧人就紛紛送鞋來了，每人十雙，上百的僧人，很快就送來了上千雙芒鞋，堆在那裡，像小山似的。方丈又吩咐大家說：

「你們這師弟遠去，一路上不知要經多少場風雨，大家每人替他準備一把傘來。」

不一會兒，寺裡的僧人便送來了上百把傘，堆放在方丈和小和尚的面前。看著那堆得像小山似的芒鞋，還有一大堆的雨傘，小和尚不解地說：

「方丈，徒兒一人外出雲遊，這麼多的東西，別說是幾萬里路，就是寸步，徒兒我也移不動啊！」

方丈會心一笑說：

「一個人上路遠遊，一鞋一鉢就足矣，東西太多，就走不動了。人生在世，不也是一次雲遊嗎？心裡裝的東西太多，又如何能走得遠呢？輕囊方能致

遠，淨心方能行久啊！」

小和尚一聽，心裡很慚愧。

附註：我們也常這麼說：「我的擔子重得讓我抬不起頭來嘛！」那個重擔是什麼呢？其實就是我們頭上的貪、瞋、痴、疑、慢、我見罷了。如何對治呢？只有放下、放下、再放下而已，別無他法。

這些擔子有誰叫你挑？不是別人，正是我們自願挑的。那又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對任何的人、事、地、物，都看不破、捨不得、放不下嘛！當然累死你了！

「要解脫嗎？要自在嗎？《金剛經》裡很清楚地告訴我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又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夠簡單、夠明瞭了吧！

一萬事有因，強求不得一

梁武帝在尚未顯貴時，曾認識一位很貧困的人。梁武帝即位後，一天在苑裡遊玩時，發現昔日所認識的這個人，正在岸上拉船。梁武帝便上前向他打招呼，得知此人現在還是那麼窮困，於是說：

「你明天來見我，我讓你當個縣令。」

第二天，這人前去見梁武帝，但沒有見到。之後又去了很多次，也都因事而無法通報。

這貧困的人認識一位能通宿命的僧人，於是去向這位僧人請教原因。這人到僧人那裡後，還沒開口，僧人便已經知道他要問什麼了，便告訴他說：

「你因為得不到縣令之職來問我嗎？你始終也不會得到啊！因為前世裡，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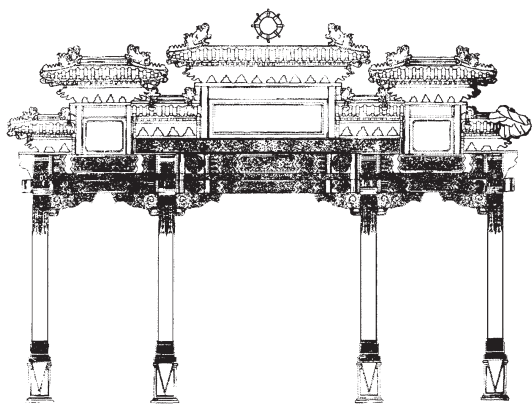
武帝曾經是位齋主，你當時曾寫信答應要施捨給他五百錢，最後卻始終沒有給他，所以現在他只是許諾給你官職，而你卻始終得不到啊！」

這人明白了這段因緣後，也就不再去找梁武帝了，而梁武帝也沒有再找過他。

附註：由以上的故事，可知我們平常所遇到的事事物物，都不是偶然的，一定有它的前因後果；這也只有開智慧的修行人，才能看得清、看得透。世上有很多屬於果報上的事情，並不是以個人的意志即可扭轉的；有時您愈強加干涉、勉強為之，最後難免是一場無謂的爭鬥和失望的痛苦罷了。除了自己造業自己償還之外，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甚麼。此即古人所說的「自作還自受。」

儒家也說：「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唯有反躬自省，把握當下的每一

念，務必「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地」；在問心無愧後，則一切隨緣，「該是你的，終必是你的。」若真能做到懺悔業障、深信因果，凡事不強求、不執著，才能隨緣自在！



一 依教奉行 一

有一個佛教徒，獨自去登山；當他達半山腰時，突然起了大雲霧，他一不小心，墜落到萬丈懸崖。在滑落的過程中，他的兩手適時地抓到一條葛藤，以致身體懸掛在深不見底的半山腰，上不得也下不得，只好大喊：

「佛陀！快來救我！」

佛陀聞聲即時現身崖邊，對著雙腳懸空、哀哀求生的弟子說：

「我可以救你，但是你必須照我的話去做。」

「佛陀！到了此刻，我還能不聽您的話嗎？」

「好！那你即刻把手放下。」

「哎呀！佛陀！我怎能把手放下？我一放手，不就要跌下懸崖，粉身碎骨了

嗎！」

他不但願聽佛陀的勸告，將手中的葛藤放開，還把葛藤牢牢地纏繞在自己的軀體上。後來有一隊救難人員，到懸崖底下搜索時，發現一件很奇怪的事：有一位登山人員，滑落山崖時，被葛藤牢牢纏繞著，最後體力衰竭飢渴而死；但他的腳尖距離地面，竟然不到一公尺哩！

附註：我們為什麼會在六道中輪迴不已呢？只源於根深蒂固的我執、我見，這種對「我」及「我所」強烈執著的觀念，污染了我們原本清淨的佛性，以致無法看清事情的真相。心中愈執迷，胸襟就愈狹隘、愈放不開，猶如蠶兒作繭自縛。如此看不破、放不下，又豈能自在無礙？

故事中的登山者，只因他的雙手緊抓著葛藤不放，以致連佛陀來了也沒有辦法救他！這正告訴著我們：如果我們不肯放下我執、我見，佛法再好，

也是無能為力！學佛一定要「依教奉行」，如果我們對佛陀的教誨，信心不夠，將永遠無法和佛法相應！



一 小刺

前天，車停在一棵老樹下，樹上攀著枯死的九重葛藤蔓。恰好有一段樹枝斷裂掉落在引擎蓋上，一時心懶，不想下車拿開，便讓它隨著車行而自動抖落。沒想到，第二天仔細一看，輪胎竟被一根小刺給刺破了。真巧，那麼小小的一根不起眼的刺，恰恰就刺入了輪胎最薄的部分。

看著這根半公分不到的小刺，很難想像就這樣毀了一個厚重的輪胎。原先不以爲意，故未隨手拔之，沒想到隨之而來的，便是極細但很明確的洩氣聲。氣雖然洩得慢，一旦洩盡，就麻煩了，所以趁著還有氣的時候，趕快開去車行。車行老闆說，這個部分沒法補，因爲在胎壁最薄的地方，補了也承受不了胎內的高壓，反而會有爆胎的危險，所以只好整個輪胎換掉。

附註：人與人之間，有時自以為交情深厚，因此不免在言語間彼此笑謔一番。但一不留意，一點言語上的輕忽，就恰恰刺中對方最在意的地方；於是友情的氣漸漸消盡，終於成為不再交心的陌生人。可見再怎麼深的情誼，也有不堪一刺的部分。

一根小刺與一個輪胎，不過是生活中的一件小插曲。然而言語中的小刺看似無關緊要，實則不可輕忽；要把這根小刺常常放在心頭，時時提醒自己。雖說車輪可以再換一個，只是現有的車輪已非先前的車輪；朋友也可以再交往，只是新友已非故友。試想：往日那份相知相惜，任何人也無法取代的情誼，現在卻只能留在心中，怎不叫人遺憾和惆悵！

「粗心與太自信」

有一對老夫婦，在看完榮獲奧斯卡十一項大獎的影片《鐵達尼號》之後，老太太一邊擦眼淚、一邊罵：

「打造這艘鐵達尼號的人，實在太粗心了，那麼大的一艘船，能乘載那麼多的人，怎麼只預備不到一半的人逃生的救生艇？」

「這不是粗心，是太有自信了。」老先生在旁邊很沈重地說：

「他認為他所造的大船，不可能會沈下去，所以救生艇只是做個樣子，應付應付罷了！」

附註：在當時，「鐵達尼號」有最新式的隔艙設備，若要使這艘船沈下去，除非

全船有二分之一的船艙進水，而且還要在同一邊進水才會沈下去，這種機率實在太微小了。怎知被冰山劃破船身時，恰巧就在同一邊，而且進水又超過了二分之一，真是「無巧不成書」。

其實「粗心」和「太有自信」，常常是指同一件事。記得前幾年的某一天，台灣有一架客機，由資深機師駕駛，由東海岸的花蓮機場起飛，目的地是台北。機師輕鬆地哼著流行歌曲，照例滑行過長長的跑道，升空、左轉，往台北飛去。只是，才起飛幾分鐘，就轟然一聲，撞了山，機上五十多人全部罹難了。後來從「黑盒子」的錄音得知，飛機駕駛可能在撞山前幾秒鐘，才警覺到當天他們是換了一條不同方向的跑道起飛的。他們豈不是因為太熟悉那條航線，「太有自信」而「粗心」的嗎？

一入境隨俗一

新加坡昔日的總理李光耀先生，每次來台灣訪問時，都會買蜂蜜帶回去。有一次，時任台灣省主席的宋楚瑜先生，忍不住問他：

「新加坡不是也有蜂蜜，您爲何每次來，都要在台灣買蜂蜜？」

李光耀答道：

「台灣蜂蜜品質比較好！」

宋楚瑜更不了解，再問道：

「新加坡不是一年四季皆夏嗎？蜂蜜品質怎會不好？」

李光耀說：

「我也搞不清楚，所以我就請專家學者去研究，一年後提出報告，內容是說

因為新加坡一年四季皆夏，所以蜜蜂比較懶惰。」

宋楚瑜聽了覺得非常有趣，真是前所未聞。便說道：

「台灣農業改良技術不錯，我派一組專家去新加坡，幫你們改良蜂蜜品質好了。」

於是宋楚瑜就請當時的農林廳派了一組養蜂專家，並帶了幾百箱的蜜蜂到新加坡。一開始，新加坡蜂蜜品質果然大幅改善，可是過了一年，蜂蜜品質就跟當地原本品質差不多了。研究結果是：台灣去的蜜蜂，也因為新加坡氣候四季皆夏，沒有嚴冬，又沒有颱風的狂風暴雨考驗，所以很快就入境隨俗，被當地的蜜蜂同化了。

附註：以上的故事，是當時任台灣省教育廳長陳英豪先生所說的。環境太優渥，

動物、昆蟲也會「好逸惡勞」，更何況是人類！

「優秀是一種習慣」，這句話是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所說；如果說優秀是一種習慣，那麼懶惰也應該是一種習慣。人出生的時候，除了脾氣會因為天性而有所不同之外，其他的習性，基本上都是後天形成的，是家庭影響和教育的結果。

所謂「觀念影響行為，行為成為習慣，習慣變成個性，個性影響命運。」也就是說，我們的一言一行，日積月累下來，就會養成的習慣；有的人形成了很好的習慣，有的人形成了很壞的習慣。因此我們從現在起，要把「優秀變成一種習慣」，讓我們的優秀行為習以為常，變成我們的第二天性。

朋友們！讓我們習慣性地讀聖賢書，習慣性地冷靜思考，習慣性地布施行善，習慣性地作創造思維，習慣性地認真做事情，習慣性地對別人友好，習慣性地欣賞大自然，並愛護大自然界的一切！

「原來你也很富有」

有一位青年，老是埋怨自己時運不濟，發不了財，因此終日愁眉不展。有一天，他在街上閒逛，正巧迎面走來一個鬚髮皆白的老人，老人見面問他道：

「年輕人，爲什麼不快樂？」

「我不明白，爲什麼我總是這麼窮。」

「窮？你很富有嘛！」老人由衷地說。

「這從何說起？」年輕人不解。

老人反問道：

「假如現在斬掉你一個手指頭，給你一千元，你幹不幹？」

「不幹。」年輕人回答。

「假如砍掉你一隻手，給你一萬元，你幹不幹？」

「不幹。」

「假如使你雙眼都瞎掉，給你十萬元，你幹不幹？」

「不幹。」

「假如讓你馬上變成八十歲的老人，給你一百萬，你幹不幹？」

「不幹。」

「假如讓你馬上死掉，給你一千萬，你幹不幹？」

「不幹。」

「這就對了，你已經擁有超過一千萬的財富，爲什麼還哀怨自己貧窮呢？」

老人笑吟吟地問道，青年愕然無言，突然什麼都明白了。

附註：親愛的朋友，如果你早上醒來發現自己還能自由呼吸，你就比在這個星

期中離開人世的人更有福氣。如果你從來沒有經歷過戰爭的危險、被囚禁的孤寂、受折磨的痛苦和忍饑挨餓的難受……，你已經好過世界上五億人了。如果你的銀行帳戶有存款，錢包裡有現金，你已經身居於世界上最富有的8%之列！如果你的雙親仍然在世，並且沒有分居或離婚，你已屬於稀少的一群。如果你能抬起頭，面容上帶著笑容，並且內心充滿感恩的心情，你真的很幸福；因為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可以這樣做，但是他們卻沒有去做。如果你能握著一個人的手，擁抱他，或者只是在他的肩膀上，善意地拍一下，你的確很有福氣；因為你所做的，已經等同於上帝才能做到的。親愛的朋友，如果你能讀到這段文字，那麼你更是擁有了雙份的福氣，你比二十億不能閱讀的人，不是幸福很多嗎？看到這裡，請你深深地吸一口氣，然後非常認真地對自己說：「哇！原來我是這麼富有的人！」可見，能夠活在當下、滿足現況、凡事懂得感恩者最富有！

——永遠有利息在人間——

著名學者陳之藩在青年時，胡適先生曾給他一張四百美元的支票，資助他到美國留學。陳之藩後來有了錢，馬上就寄還給胡先生，還寫了一封信致謝。胡適接到信後，給陳之藩寫了回信：

「之藩兄：謝謝你的來信和支票，其實，你不必急於還此四百元。我借出去的錢，從來不盼望收回；因為我知道我借出的錢，總是『一本萬利』，永遠有利息在人間。」

陳之藩後來說：

「我每讀這封信時，並不落淚，而是自己想洗個澡。我感覺自己很污濁，因為我從來沒有過這樣澄明的見解，與這樣廣闊的心胸。」

附註：一個人在世上，能把私利看淡到如此境界，的確是不容易。

「施恩在人間，必在人間得到豐厚的「利息」。然而，這是以世間有相布施來看，所謂「善有善報」的等流因、等流果；倘若施恩於人，而不存有「利息」的念頭，就可以到達菩薩的境界了。

《金剛經》說：「應無所住而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布施而無布施相可得，才是真布施。無相布施功德最大！無相布施最自在！

「你最愛的人是誰？」

佛陀在世間時，有位國王和皇后常來佛陀跟前聽法，並開始練習內觀，因而成爲一對很好的修行者。在皇宮裡，他倆也在同一個禪房內練習內觀。有一天內觀之後，國王問皇后：

「若有人問你，你最愛的人是誰？你會怎麼回答？」

皇后回答說：

「我內觀的時候，同樣的問題也浮現出來；我發現其實除了我自己以外，我誰也不愛。」

國王笑著說：

「好極了！我也有同樣的問題，同樣的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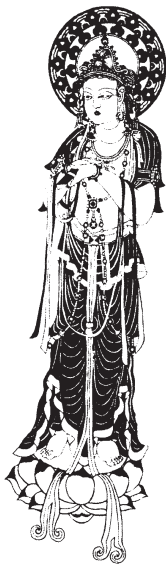
於是他倆相偕去稟告佛陀這件事。

佛陀為他們倆開示道：

「說的好！說的好！這是走出痛苦的第一步。當一個人開始發現這個問題的癥結所在時，就可以走出問題、解決問題；否則一輩子都活在虛妄的想像中：我愛我兒，我愛我妻，我愛我夫，我愛這，我愛那……。」

附註：其實你誰也不愛，你只愛自己；愛自己的欲望、希望、夢想！我愛這個人是因為我期待他能實現我的理想，一旦他的行為態度與我所期望的背道而馳時，則所有的愛就消失不見了。

我們常在許多時候感嘆，世間沒有完美的愛情與戀人，卻忽略了自己所在意的另一半是人還是神明？我們常常希冀著完美浪漫的戀情，卻忽略了「浪漫」和「現實」難以相容的部分。



我們疼愛小孩，也是如此，總是把他（她）當成是你的所屬，是你的所有物，他（她）必須符合你的一切要求和期望，否則你對他（她）的愛就會打折扣。

所以我不是愛別人，而是愛自己；只要能認清這點，就很容易去除私念，走出以「自我為中心」的習性，所以這是內觀者第一個重要的體會。

淋雨的老和尚

時近傍晚，有一位和尚在返寺途中，突然雷聲隆隆，下起了大雨，雨勢滂沱，看樣子短時間內不會停止。

「怎麼辦呢？」

和尚著急四望，見不遠處有一座莊園，趕緊加快腳步前去求宿一宵，以避風雨。莊園很大，守門的僕人見是個和尚敲門，問明來意，冷冷地說：

「我家老爺向來和僧道無緣，你最好另作打算吧！」

和尚懇求著：

「雨這麼大，附近沒其他的小店人家，還是請您給個方便。」

「我不能擅自作主，等我進去詢問老爺的意思。」

僕人入內請示，一會兒出來，仍然不肯答應，和尚只好請求在屋簷下暫歇一晚；看到僕人走出來表明主人之意，依舊是搖頭拒絕時，和尚無奈，便向僕人問明了莊園主人的名字，然後冒著大雨，全身濕透奔回了寺廟。

三年後，莊園老爺納了個小妾，寵愛有加。小妾想到廟裏上香祈福，老爺便陪著一起出門。到了廟裏，老爺忽然瞥見自己的名字，被寫在一塊顯眼的長生祿位牌上，心中納悶，找到一個正在打掃的小和尚，向他打聽是怎麼回事？小和尚笑了笑說：

「這是我們住持三年前寫的。有天他淋著大雨回來，說有位施主和他沒有善緣，所以爲他寫了一塊長生祿位。住持天天誦經，並將功德迴向給他，希望能和那位施主化解冤結、添些善緣，至於詳情，我們也都不是很清楚……」

莊園老爺聽了這番話，當下了然，心中既慚愧又不安。後來，他便成了這座

寺廟虔誠供養的功德主，寺廟香火因而終年不絕。

附註：人生相逢即是有緣，是善緣還是惡緣，可能在幾世以前就已經註定了！如果今世你跟某人處得不愉快，你更應該真心誠意地感謝諸佛菩薩的加被，讓你今生有機會去化解冤結，擺脫惡緣的糾纏，並自我提升心靈的層次。反之，若讓惡緣不斷地累積，則將逐漸封閉自己未來更多的路向，並且還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人生的劇場中，上演著所謂「冤冤相報何時了」的相似劇碼。因此，我們要感謝累劫的冤親債主，並將修行功德迴向給他們，這才是有智慧的修行者！

「牢獄有多大？」

有一位吸毒的囚犯，被關在牢獄裡面，他的牢房卻只有一兩坪大，空間非常狹小，住在裡面很是拘束，不自在又不能活動，他的內心充滿著憤慨與不平，備受委曲和難過，認為住在這麼一間小囚牢裡面，簡直是人間煉獄，每天就這麼怨天尤人，不停地抱怨著。

有一天，這個小牢房裡面，突然飛進一隻蒼蠅，嗡嗡叫個不停，到處亂飛亂撞，心想：

「我已經夠煩了，又加上這隻討厭的家伙，實在氣死人了，我一定非捉到你不可！」

他小心翼翼地捕捉，無奈蒼蠅比他更機靈，每當快要捉到牠時，牠就輕盈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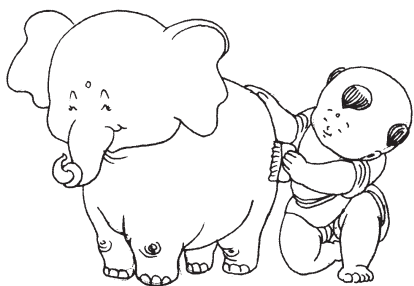
飛走了。蒼蠅飛到東邊，他就向東邊一撲，蒼蠅飛到西邊，他又往西邊一撲，捉了很久，還是無法捉到牠，這才慨嘆地說：

「原來我的小囚房不小啊！居然連一隻蒼蠅都捉不到，可見蠻大的嘛！」

此時，他悟出一個道理：「原來『心中有事世間小，心中無事一床寬。』」
他不再埋怨任何人、任何事，結果得以提早假釋出獄，重新做人做事。

附註：心外世界的大小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自己的內心世界。一個心胸寬闊的人，即使住在小小的囚房裡，也能把小囚房變成三千大千世界；而心量狹小、不滿現實的人，即使住在幾百坪的高級大廈裡，也會感到事事不能稱心如意。因此，我們不應計較環境的好與壞，而要注重內心的寬廣與包容的雅量。

無門禪師說：「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閒事掛心頭，便



是人間好時節。」不管世間的變化如何，只要我們的內心不為外境所動，則一切榮辱、是非、得失，都不能左右我們，外在的世界自然無限的寬廣。

「空空」

法眼禪師問他的學生道潛禪師說：

「總別同異成壞等六相，在《華嚴經》裡是屬於哪個部分？」

「《華嚴經》的〈十地品〉。」

這是說世出世間的一切法，都是由「總相、別相、同相、異相、成相、壞相」所組成的。

法眼禪師又問：

「空是否還有六相呢？」

道潛無法回答，愣在當地。法眼禪師說：

「如果你問我這個問題，我會告訴你。」

道潛禪師回過頭來，馬上問法眼禪師：

「空是否具有六相？」

法眼輕輕地回答：

「空！」

這時，道潛禪師恍然大悟，非常高興。法眼禪師反問說：

「你是怎麼瞭解的？」

道潛回答說：

「空！」

輕輕的兩個「空」字，就回答了這個大難題。

附註：佛法是說根本的，把根本的貪戀執著拿掉，回歸空性，當然可以很自在。

偏偏在我們八識田中，累劫以來囤積了如山如海的貪、瞋、癡習氣；現在

要修行，就要先去除這些不良的習氣。而要去除這些習氣，必須要有勇氣懺悔前非；而懺悔必須先有慚愧心，有慚愧心才能發現自己的錯誤，並將這些錯誤的習氣毛病去除掉。如果眾生沒有真正的懺悔、慚愧，內心便無法達到清淨，那麼，對於佛法的真實義，也就無法接受。因此，我們要藉助佛法來修行，用虔誠、恭敬心，一直磨練、一直透視，由不貪、不瞋、不癡，更進而能慈悲喜捨，才能跳脫束縛，以還我本來清淨的自性。

正如一個能裝一千CC容量的杯子，如果裡面已裝上九百CC的水，頂多只能再裝一百CC的水進去，多了一定會溢出來。人的心裡若佔滿妄想、執著，當然無法再裝下任何東西；唯有將妄想、執著掃空，才能將正確的世出世間道理，自由在地放進去。

簡言之，人唯有達「空」的真理，才能不貪、不瞋、不癡；也唯有證「空」，才能了生死，究竟解脫，因此「空」是自我修行的最高境界。

一 因緣果報 一

清朝江陰有一位叫張晨嚴的人，他博學多才，頗負盛名，甲午年參加考試，結果名落孫山，惱羞成怒，竟然大罵考官有眼無珠。當時有位道人在旁微笑說：

「大概是你的文章寫得不好吧！」

張君卻遷怒此人，開口便責備道人說：

「你又沒看過我的文章，如何知道不好？」

道人緩緩地說：

「真正有學問的人，一定心平氣和，像你這樣心浮氣躁的人，怎會作出好的文章來？」

道人當場教導他，分析給他聽。道人說：

「人是有命運的，你考試該不該中，是命裡註定的，與你的文章不相干。考試是緣，命中有無這個福才是因，因緣聚會，果報才會現前——你的心這麼不平，如此傲慢，你的因就不真、不純；文章寫得好，那是緣，有緣沒有因，果報不能現前，這才是真正的道理！」

這位考生聽了，覺得很有理，心中的怨氣頓時消失得無影無蹤；他回去之後，作了一番反省，繼而更加謙卑地用功讀書，過了三年，一考即中。

附註：心平氣和才能虛心，才能進步；驕傲是心浮氣躁的具體表現，而驕傲的麻煩就在於我們總認為自己最好、最棒，凡事自以為是，而目空一切。日常生活中，總喜好與人競爭，以為拼命去爭，才能爭得到，這正是一般人所謂的「要拼才會贏」的觀念。殊不知你能爭得到的，還是你命裡有的；命裡頭若沒有這份福報，你再怎麼爭也爭不到，更何況強求得來的，你也未

必能消受得了呀！

人生短暫，世間萬法都是緣起性空，如幻如化，然而因果不空。因此，我們應當好好把握難得為人的機緣，「勤修一切善，勤斷一切惡」，累積福德善緣，才是增上之道。



一來去自如

宋朝時，在鎮江金山的江天禪寺，有位住持——道悅禪師，與抗金英雄岳飛交情莫逆；岳飛在被十二道金牌，調往京城的途中，路過鎮江，他順道去拜望道悅禪師，並把自己昨晚夜宿瓜州，夢見兩條狗講話的事，告訴道悅禪師，道悅禪師聽完之後，不讓岳飛回京，他說：

「二犬著一言，是個『獄』字，你此去凶多吉少，有牢獄之災。」

可是岳飛忠於朝廷，不聽道悅禪師的勸告，執意要回京。道悅禪師沒辦法，只好送他兩首詩八句話，頭一首：

「風波亭下浪滔滔，千萬留心把舵牢；謹防同舟人意歹，將身推落在波

濤。」

第二首：

「歲底不足，謹防天哭；奉下兩點，將人害毒。」

岳飛不知道詩中含義是指什麼，只好把這兩首詩牢記在心裡。

他回京後，果然被秦檜陷害，身入牢獄；臘月二十九那天，天下大雨，岳飛被殺死在風波亭。岳飛死前想到道悅禪師的預言，全都實現了，便仰天長嘆：

「悔當初沒聽道悅禪師的話！」沒想到這句話被秦檜得知了，秦檜以為道悅禪師是岳飛的同黨，就派大軍的頭目何立，帶著大隊人馬，前往金山捉拿道悅禪師。何立從京城出發去金山，乃是從南往北走；因為道悅禪師是悟道之人，何立來之前，他就知道了，急忙登壇給徒眾們說法，最後說道：

「吾年四十九，是非終生有；不為自己身，只為多開口。」

何立自南來，我往西方走；不是佛力大，幾乎落他手。」

說完就在寺中坐化圓寂。

附註：古往今來有無數的修行者，通過實踐而生死自由、來去自在，道悅禪師正是超越了色身的束縛，而證得涅槃境界的最佳實例。有人不明白此意，竟說學佛不是能脫離生死苦海嗎？那他為什麼還死？其實法性本無生滅去來，學佛修的是「明心見性」，不是長生不死；「涅槃」是指超越生死的境界，超越色身的束縛。

我們這一生，乃是無始無終大生命當中的一小段因緣，此身生時，本不算生；此身滅時，也不算死。鵝頭禪師圓寂的時候說過一首偈：「昔本不生，今亦不滅；雲散長空，碧天皓月。」說的就是這個意思。此段一期生命的的小因緣，確實有凡聖不同，在聖者是隨緣赴應，在凡者則是業力牽引。聖者解脫生死，來去自在；任他無常朝到暮到，放手便行，沒有任何可牽累的。凡者被生死所纏縛，難以解脫；想走時，走不了，就自殺；想



留時，留不住，就痛苦無奈地交出生命，實在可憫可悲啊！我們應當努力精進，速速超凡入聖，方不被業力束縛，而輪迴生死，不得自在！

一 滄海桑田 一

據說俗稱「八仙過海」中的呂洞賓，在年輕時，路過一家藥鋪，看到一位貌美如仙的女人名叫「牡丹」，甚為驚喜而趨前搭訕。

歲月匆匆，不覺已至晚年，正巧又路過此間藥鋪，只見一個老態龍鍾、駝著背的老婆婆，細問之下，始知是當年驚若天仙的那位少女。人在年少氣盛時，往往會迷失，看不到也看不清自己，等幾十年過去，看到週遭的親朋好友一個個老去時，方知自己也老邁了。呂洞賓頓然大悟人生的「無常」，便毅然決然入山修道，從此不知所終。

晉朝葛洪所著的《神仙傳》裡，麻姑仙女曾對王方平仙人說：

「我已見過東海三次變為桑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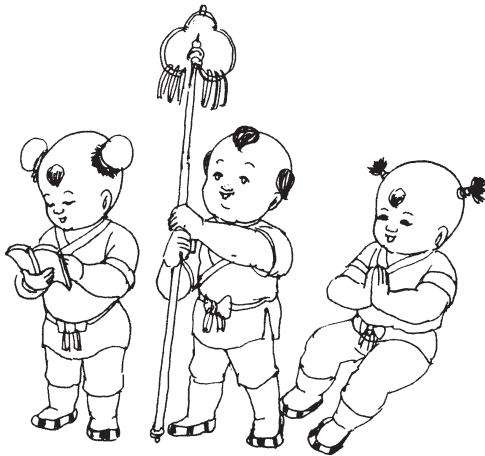
可見，就是遼闊的大海洋，也會變成陸地，陸地也可能變成海洋，世事真「無常」啊！

附註：宋理學家邵雍，曾有一首詩偈說：「昔日所云我，而今卻是伊；不知今日我，又屬後來誰？」宇宙真理固然是永恆不變，但世間的萬事萬物，卻是「無常」，難以持久不變。

唐代詩人崔護也有一首詩說：「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寫盡了世事滄桑變化的「無常」，不免令人激起無限的感慨！

人生在世，匆匆數十寒暑，等同「過客」一般，稍縱即逝；所以我們要珍惜當下所擁有的生命，勤加斷惡修善、淨化身心，不可執迷不悟。《涅槃經》〈聖行品〉中有偈云：「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

樂。」吾人只有證得「諸德皆圓，眾障皆寂」的不生不滅境界，才能超越無常的束縛，也才不虛今生來此娑婆之行。



「寒冬與酷暑」

有位和尚問洞山良价禪師：

「寒暑來的時候，要躲到那裡去？」

禪師回答：

「你何不躲到沒有寒暑的地方去呢？」

那和尚又問：

「那裡是沒有寒暑的地方？」

禪師答道：

「就是冷起來冷死你這個和尚，熱起來熱死你這個和尚的地方。」

附註：很多人都想逃避麻煩和推卸責任，希望能夠找到一個稱心如意的洞天福地，在那裡既沒有嚴冬，也沒有酷暑；既不需負擔任何責任，也不需面對問題的考驗。其實我們打從出生以後，就不斷的要面對種種責任和種種考驗，舉凡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和我們自己身心的種種變化，都會帶給我們許多的苦惱。而寒與熱不過是大自然很平常的現象罷了！

洞山禪師說：「熱把你熱死，冷把你冷死的地方便是最好的地方。」因為把你冷死、熱死，你已經死掉了，還會怕熱怕冷嗎？也就是說，當這個好逸惡勞的「我」、貪生怕死的「我」還在的話，你總是逃不掉身心與外在世界無常變化的痛苦。當你快樂的時候，一定有痛苦在後面跟著你；當你出生的時候，一定有死在伴著你。

所以，只要我們把「我執」去除了，到這個時候，寒沒有什麼可怕，熱也沒什麼可怕。人生在世，當無法逃避的事一定要發生時，就讓它發生吧！



接受它就等於把問題解決了；如果逃避它，問題永遠解決不了。

「久濟亡功，一渴成怨」

宋朝許斐的《責井文》述說這樣一個故事：

某年夏天，院中的水井因天氣乾旱而枯竭。許斐很生氣，責備枯井說：

「我先前只當你這好那好，哪裡知道你居然在關鍵的時候沒水了，從今往後，我寧可不吃飯、不喝水，也不會再卑躬屈膝地向你要水了。」

罵完，便回屋裡睡覺了。夢裡，他見到一個童子，滿面塵土，嘴唇焦乾：

「我是井神呀！使你鍋不生塵，衣服上不凝結污垢的，是誰呢？使你筆硯濕潤，可以奮筆書寫，酒杯裡盛滿了酒，泛著月影、浮著花香的，又是誰呢？長久地救助您卻沒有功勞，一次喝不到水便結成怨恨，您爲什麼如此缺少感恩之心呢？我這就去敲開天門，請求打開泉水的閘門，滿足您沒有

止境的取水要求。」

許斐從夢中驚醒，卻不見了童子，只聽到屋外響起了浙瀝的雨聲。

附註：這則故事給了我們幾點警惕：

一、對待幫助過我們的人，要心懷感激之情。

二、凡事我們應該學習以角色互換來作思考，在求助於別人的時候，要能體諒別人的難處；遇不如己意時，切勿動輒生恨。

三、我們要以寬闊的心胸，善待別人的無理取鬧。好比文中的井神遭到人家不講理的責備後，還肯上天「賣面子」代人要水，這表現了很大程度的寬容之心，令人心生敬意。

世間上，有一種朋友，當你幫助他十次百次時，他不見得會感謝你。但若有一次你不幫他時，他一定會表現不悅，甚至抱怨。比如有一個朋友，歷

來仗義疏財，極講義氣。有個熟人日子過得不景氣，三番五次地向他借錢，他都有求必應。有一天，那人又來借錢，而且一張口還是一個大數目。不巧的是，這位朋友正投資做一筆生意，一時挪不出錢來滿足他。結果那人說了許多抱怨的話，恨恨地走了。這種人不出下列兩種情況：

一、他本身個性如此，不懂得感恩、惜福。

二、他沒將你當朋友，不把你的感受當一回事。

對待這種人最好的方式是——遠離他！

一七情五欲生死本

從前有三個乞丐，一人手上拿一條蛇，一人手上拿一個蓮華落，一人手上拿一個糞袋，一起行走在路上，恰巧地上有一文錢；第一個乞丐看見了，就拾起這文錢，第二個乞丐說：

「是我先看見的，這文錢應該歸我。」

第三個乞丐也說：

「是我先看見的，這文錢應該歸我所有。」

三個乞丐就爲了這一文錢，在路上打起來。正巧衙門差使經過當地，看見他們打得很凶，就把他們帶進衙門，以判斷是非。判官坐在法堂上，問明原由，便說道：

「這一文錢作不得什麼用，你們就不要爭啦！」

三人都說：

「我窮到連一文錢都沒有，對此一文錢怎能不爭？」

判官說：

「你們各自說出窮的情形，待我看哪個最窮，就判這文錢歸哪個。」

第一個說：

「我最窮了，屋漏見青天，衣破無線連，枕的是土磚，蓋的是草墊。」

第二個說：

「我比他更窮，青天是我屋，衣裳無半幅，枕的是拳頭，蓋的是筋骨。」

第三個說：

「他們都不如我窮，我一餓數十天，一睡大半年，死得不閉眼，只爲這文

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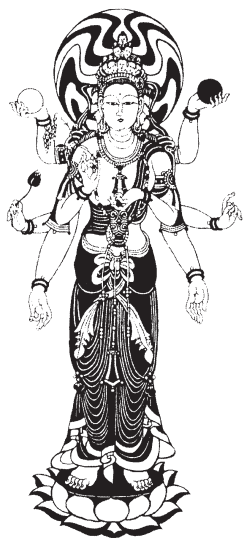
判官聽了大笑不已。

附註：經云：「南閻浮提眾生，以財為命。」人的投胎，起於淫欲，至出生後，就以財為主。一切罪業皆因財所生，故五欲（財、色、名、食、睡）之首即是財，所謂「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人有了錢財，才有衣食住，才想女色、娶妻妾；人若無財，什麼事也辦不成，可見錢財的厲害了！世人常說：「有錢能使鬼推磨。」正是此意。

世人總以有財為樂、無財為苦；無財想有財，少財想多財；有了白銀，又想黃金，永遠不會知足。人生在世，短短幾十年，既為自己打算，又要為子孫打算，一生辛苦多為錢忙，真是可悲啊！不知有錢難買子孫賢，一旦無常到來，分文也帶不去，唯有滿身罪業伴隨而去！唉！世上有幾人能把錢財看穿、看透？

經上說：「三界輪迴淫為本，六道往還愛為基。」不管在家、出家，修行、不修行，凡是對自性不明了的人，都是在五欲中打滾，由此五欲又生出喜、怒、哀、樂、愛、惡、欲等七情，七情又纏五欲，故輪迴生死，永難解脫！

《六祖壇經》說：「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佛。」願大家都能在自性上作功夫，早日成就佛道！



一 真修實證 一

從前，有一位老修行，在大眾會下住了多時，度量寬大，待人厚道，常勸人放下放下，有人問他：

「你這樣勸人、教人，你自己做到了沒有？」

他說：

「我在三十年前就斷無明了，還有什麼放不下呢？」

後來覺得在大眾會下，還是有些不自由、不自在，所以，他就跑到深山裡住茅庵。這回獨宿孤峰，無人來往，自由自在，以為真無煩惱了。

有一天，他在庵中打坐，庵外來了一群牧童，嬉笑喧鬧，跑進庵裡，有的說不要擾動修行人的念頭；又有的說既是修行人，念頭是不會動的。老修行坐在蒲

圍上沒有理會他們，牧童們在庵裡到處找吃的、喝的，鬧個不休；老修行不動聲色，牧童以為他死了，搖他沒反應，但摸他身上還有暖氣，有人說：

「他入定了！」

有人不相信，拿草搔他的腿，還是不動，搔他的手、肚臍、耳朵也不動，又搔他的鼻孔，老修行忍不住，打了一個噴嚏，大罵道：

「打死你這班小雜種！」

那時，觀世音菩薩在空中顯現，說：

「你不是說三十年前已斷了無明，怎麼今天還放不下呢？」

附註：修行是真修實幹，不是嘴巴說說而已；所謂「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

說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楞嚴經》說：「若能轉境，即同如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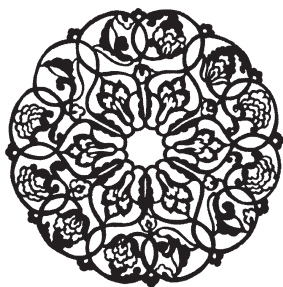
因此，要修到心不被境轉，可真不容易啊！

講經說法的人，天天在講如何修行，怎樣才稱得上修行呢？修行是修正自己錯誤的行為，令身、口、意三業符合真理。真理是人人之本心，這心是怎樣的呢？依聖言所示，「心如虛空」；然而說一個「空」字有點籠統，因為空有頑空、真空之分：我們眼睛所見的虛空，就是「頑空」；而那不變隨緣、隨緣不變、靈明妙用、隨處自在，又能含容一切萬物的，才是「真空」。修行人若能明白真空，「識自本心、見自本性」，清清楚楚，明見無礙，就是見道。修行見道之後，已親見「本自清淨、本不生滅、本自具足、本無動搖、能生萬法」的自性，自然不同於依文解義的人。

以台北市為例，若從地圖上看台北，有方的、有圓的建築物，有橫的、有豎的街道，這些建築物及街道的名稱，即使能背得出來，終不如親自到台北各地走一趟，隨你提起那個地方，他不用看地圖就能說得清清楚楚。那些只看地圖而未到過台北的人，當別人問起台北的市況時，雖然也能答得

出來，但不切實際，更何況有很多地圖上沒有顯示的街弄小巷，是無法按圖索驥的。

憨山大師的費閑歌，說：「講道容易體道難，雜念不除總是閒；世事塵勞常罣礙，深山靜坐也徒然。」我們既為佛弟子，若不下一番苦心，真修實證，徒然口說，是無補於實際的。



「自己辦不到的事，不敢要求他人去做」

以前印度有位小孩，很愛吃糖果，母親屢勸不聽，甚感困擾；但發現兒子對當時的聖雄甘地，卻佩服得五體投地。於是，她只好帶著兒子來見甘地，希望甘地能勸她的兒子，不要再貪吃糖果。甘地向她說：

「妳三天後，再帶妳兒子來好嗎？」

這位母親不疑有他，三天後，又帶著她的兒子來找甘地。這次甘地就彎下腰來，很和藹可親地向孩子說：

「從今天起，你可以不要再吃糖果嗎？」

孩子也很肯定地回答：

「我會聽您的話，從今天起不再吃糖果了。」

孩子的母親很納悶，就問甘地說：

「這麼簡單的一句話，爲什麼您要我待三天後再來找您呢？」

甘地向她解釋道：

「因爲三天前我自己也很愛吃糖果，戒了三天不再吃糖果後，發現我能做得
到，才敢教妳兒子不要再吃糖果。我自己做不到的事，不敢要求他人去
做。」

附註：父母帶小孩，也是要以身作則，先做好榜樣，給孩子看，孩子才會心服口
服地願意跟你學；自己都做不到，卻一味地硬要求小孩去做，一定是「怨
聲載道」，甚至採取叛逆的行為。所以，一般說來，有小孩的人，「比
較」會去體諒守法的重要性。

僧團裡也有一個不成文的傳統，受戒後，三年內要專心學戒，還要再結夏



安居三年，之後才可以接引小沙彌，目的也是一樣。自己都還沒有辦法做得到的，怎麼敢去教別人做呢？所以在僧團裡，若出家十年了，還沒有接引小沙彌者，也鼓勵他要去接引一、兩位小沙彌，以便做其師；自己果能「以身作則」，約束自己不當的小行為，之後才有資格為人師表。

一 時間的長與短 一

從前，有一禪和子在鼓山掛單，遇到一位生癩病的僧人；別人都討厭他，這禪和子年紀才二十多歲，卻很慈悲細心地照顧他。病僧好了，與禪和子一同起單，病僧說：

「多謝你的照顧，病才能醫好，否則，我早就死了，你到我小廟住住吧！」

禪和子說：

「我先朝五台，將來再到你的廟住。」

禪和子朝完五台，回到鼓山，便去探訪那位病僧；病僧在一金絲明亮的寺門邊迎接他，說：

「等你很久了，這麼遲才來。」

病僧倒了一杯開水招待之後，禪和子說：

「我還未吃飯呢！」

病僧說：

「請稍等一下，飯就送來。」

病僧便去牽牛、犁田、播種、插秧、除草、割稻、碾米、燒火、作飯，不知怎麼搞的，頃刻間飯就弄好了；飯吃完之後，禪和子想離去，病僧請留一宿。第二天當他下山之後，發現江山依舊，但人事全非，已改朝換代過了很多年了。我們苦惱交煎，日子非常難過，他上山才一日夜，下山就改了朝代，時間已經過幾十年，真是神奇！

附註：羅浮山沙門慧常，因採茶入山洞，見金字榜羅漢聖寺，居中三日而出，仍在茅山，人間卻過了五年，你看時間長短，是不是唯心所造呢？只要你能

定慧圓融、二諦融通，深入三昧，一念無生，則見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行住坐臥，不要心外見法，每天不被境轉，任暑去寒來，均與我不相干。果能如如不動，念念無生，就能不被境轉，修行就不會錯過時光了。

佛經上也說，欲界天人的壽命和一天的時間與人世間亦有相當大的差異，好比四天王天一天相當人間五十年，人壽五百歲；忉利天一天相當人間一百年，人壽一千歲；……總之愈往上層的天界，其人壽命愈長，且一天的時間也愈長，以其福報愈大之故。

其實，時間的長短，只是「我執」觀念的束縛而已。若能打破「我執」的框框，則能不受時空的約束，生死自如，來去自在。在一念不生的當下，即能進入「剎那即永恆」的境界；只因吾輩凡夫，處處執著，處處受限，故無法了解此種聖境罷了！

一 戒指 一

在一個結婚典禮的場合中，證婚人宣布：二位新人互相交換信物，通常是一枚戒指；這時證婚人，向這對即將攜手步入地毯那一段的新人，語重心長地說明爲何要互相爲對方戴上戒指：

「『戒指』就是要『戒』掉『指』責別人的手。」

這句對「戒指」的新詮釋，正提醒新人：從今以後，當你俯首看到自己手上戴著的結婚戒指時，除了想到那是定情物之外，還有另一個重要的意義，就是在兩人所組成的家庭生活中，彼此都要「戒掉指責別人的手」，兩人互相攜手、同甘共苦，互相體諒、互相包容，共創幸福美滿的家庭。

附註：「指責」必有一方贏、一方輸。然而，婚姻並不是要爭那一方贏、那一方輸，而是要雙贏。爭什麼？吵什麼？其實大家還不都是為了這個家！如果能多用體諒替代指責，結果就會有天壤之別。

每當我們想指責家人時，「戒指」若能像暮鼓晨鐘般提醒我們：「要少責備，多體恤」，如此對婚姻和家庭絕對有益處！

我們常聽人說：當你用一隻手指指責對方的時候，你手中的其他四指正在指著自己的不是呢！而「戒指」的這一層意義，所謂：「『戒』掉『指』責別人的手」，更可以廣泛運用在社會上的每個人身上；若人人都能在自己的行為舉止上，多多自我反省，自然就會少去指責別人。

在佛法中，十指代表十種波羅蜜多，依《蓮花部心軌》的說法，右手五指中，小指是布施，無名指是持戒，中指是忍辱，頭指是精進，大指是禪定；左手五指中，小指是慧，無名指是方便，中指是願，頭指是力，大指



是智。這是右手「無名指」又被稱為「戒指」的由來。「戒」乃是金剛戒，以饒益一切有情為戒，故密宗阿闍梨在作法時，以右手無名指來彈「金剛水」，則能與諸佛下化有情的本誓願力相應。

一 唐僧取經的寓言故事 一

有一則唐僧取經的寓言故事：

唐僧玄奘前往西天取經時，所騎的白馬，只是長安城中一家磨坊的一家普通白馬。這匹馬並沒有什麼出眾之處，只不過一生下來就在磨坊工作，身強體健，吃苦耐勞，從不搗亂。

玄奘大師心想：西方路途遙遠，此馬去時要當坐騎，回來時又要負馱經書；何況自己的騎術又不是很好，還是挑選一匹忠實可靠的馬吧！選來選去，就選中了磨坊的這匹馬。

這一去，就是十七年。待唐僧返回東土大唐，已是名滿天下的傳奇英雄，這匹馬也成了取經的功臣，被譽為「大唐第一名馬」。白馬衣錦還鄉，來到昔日的

磨坊看望老朋友。一大群驢子和老馬圍著白馬，聽白馬講西天取經途中的見聞以及今日的榮耀，大家稱羨不已。白馬很平靜地說：

「各位，我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只不過有幸被玄奘大師選中，一步一步西去東回而已。這十七年間，大家也沒閒著，只不過你們是在家門口來回打轉罷了。其實，我走一步，你們也在走一步，咱們走過的路還是一般長，也一樣的辛苦。」

眾驢子和馬都靜了下來。是啊，自己也沒閒著啊！怎麼人家就能「功成名就」，而自己還是老樣子呢？這話真的很發人深省：如果你在房間一圈又一圈地走，你可以走上幾百公里的路，但不管你走多少年，還是無法從房間走出去。但是如果你知道門在哪裡，那麼，很快就可以走出去！

附註：我們的一生，也一直都在繞圈子……一圈又一圈，我們就像那些驢子和

馬，每天也沒閒著；並不是我們不努力，而是不知道「為了什麼」而努力；我們一生也都在受苦，但「除了痛苦」之外，並沒有從中得到什麼？似乎所有人都繞不出那個圈子。

杜斯妥也夫斯基 (Dostoevsky) 說過一句話：「我只害怕一件事情，我怕我不值得自己所受的苦。」心理學家法蘭克爾寫過：「活著就是要受苦，受苦是為了要找到受苦的意義。」

說得對！如果你已經承受了痛苦，欠缺的是去領悟痛苦以外的感受。千萬別白白受苦了，否則那輪迴的圈子一定會再繞回來。人生最大的痛苦是自我成長，最大的快樂也是自我成長——只要你找得到那個意義。當你越堅持這種「內在轉化」的過程，你會越發現喜悅、平靜和智慧穿透到你的內在，你就能遠離痛苦，而獲得永恆的快樂！

一 殺生祭祀，損人損己 一

在《大藏一覽》上記載著：佛陀跟他的弟子阿難在河邊行走時，看見五百個餓鬼，一邊走路一邊唱著歌。阿難問佛陀是什麼原因，佛陀說：

「這五百個餓鬼的子孫，正在替他們修福，他們快要解脫苦海了，所以他們唱歌跳舞，表示高興。」

佛陀師徒兩人沿河再往前走，卻看到好幾百個餓鬼很傷心地走著，阿難又問佛陀是什麼原因讓他們傷心，佛陀告訴阿難：

「那些餓鬼的子孫，正在為他們殺生祭祀，而不肯作福，因此餓鬼身後有火逼迫他們，所以他們才會傷心地啼哭著。」

附註：明代高僧蓮池大師的《竹窗隨筆》上記載：浙江省錢塘這個地方，有一位金先生，平日奉持齋戒相當虔誠。他死後神魂附在一個小孩子身上說：「因為我的善行不夠深廣，沒有辦法往生佛菩薩的淨土，可是在陰間卻可來去自如，相當快樂。」有一天，他的神魂又附在那位孩子的身上，呵責他的妻子說：「妳為什麼要殺雞來祭祀我呢？因為妳的殺生，使我現在無論走到哪裡，背後總是有陰間的官吏，隨在後頭看管著我，所以我無法像從前那麼自由了！」

在《地藏菩薩本願功德經》中告訴我們：辦喪事不可殺生，否則會增加亡者的負擔和痛苦，而且一切新鮮水果和飯菜，都要先供養十方諸佛菩薩和聖賢，才能食用。飯粒和菜渣不可掉在地上，一則表示惜福，二則不致引來螞蟻和其他小昆蟲，無意中被踐踏而死。

世俗人不明白這個道理，以為祭祀時，多準備一些豐盛的酒肉，就可以光

耀祖先，殊不知這樣做，反而害了他們的祖先。



一惡誓不可發一

在《聖愚因緣經》上記載：佛陀在世的時候，有一位已經斷除煩惱、得到神通的微妙比丘尼，她對許多比丘尼們敘述了她自己過去世所遭遇的善惡果報。她說：

「我過去曾經做一個有錢人的太太，雖然我先生家財萬貫，可是我自己並沒有生育。後來我先生又娶了姨太太，而且生了一個小男孩。我因為嫉妒心很強，就私自把那一位小男孩殺了。姨太太找我理論時，我就發誓說：『如果我殺了你的兒子，我的丈夫會被毒蛇咬死，我生的孩子會被水流走、被野狼吃掉，而且自己會吃親生子女的肉，我自己會被活埋，我的父母會被火燒死！』」

那一生我死後，墮入地獄受無量苦；地獄的罪受完了以後，又投胎做人。長大結婚後，有一天，我帶著大兒子同丈夫回娘家生產，走到半路竟產下一子，於是就暫住在樹下；忽然有一條毒蛇咬到我丈夫，我丈夫就這樣死了，我哭得很傷心。天亮以後，我牽著大兒子，又抱著老么，邊走邊哭，來到了一條河流的旁邊，因為沒有渡船，所以我就把老大留在這一岸，而先抱著老么過河，並把老么放在對岸，然後再回來抱老大。沒想到老大看見我回來接他，就急忙下水向我走來，老大走不到幾步，就被河水流走了。我回頭想去抱老么，狼已搶先一步把老么吃了；看見老么被吃得血肉模糊，我更加傷心。我趕緊回娘家，卻在路上遇到熟人說，我娘家失火，全家人都被火燒死。

後來我又改嫁，正當我要臨盆生產時，我的丈夫喝醉酒回來，沒人開門，我丈夫破門而入，大發雷霆，不但狠狠地打我一頓，而且把剛生下的嬰兒丟到鍋子裡煮，還強迫我吃。我因為怕他，所以勉強咬了一口，痛入心肝，趕緊棄夫逃

跑到波羅奈國，又嫁給一個剛喪妻的人當太太，才剛新婚沒幾天，我的第三任丈夫死了。按照那一個地方的習俗，夫婦如果相愛，丈夫死了，太太要陪著下葬，我因此被活埋了。剛埋不久，恰巧有一群盜賊來偷挖墳墓，盜取財寶，我幸運地被救了出來。

我想：我過去到底做了什麼壞事，今生的遭遇這麼淒慘？當時我聽說釋迦牟尼佛在舍衛國講經說法，祂可以幫人們解答生活上的疑難，於是我就去請教佛陀。佛陀除了告訴我前世所造下的惡因之外，還告訴我：由於過去去世我曾供養聖人，並曾發願修行，所以今生能遇佛陀，而且能修成正果。」

附註：台灣每到地方性選舉時，有應公廟、大眾爺廟都會很熱鬧，因為常有候選人，相約來此斬雞頭、發重誓。對於這些政治性的玩藝兒，本不需去理會，因為都是一些羅生門，各說各話，誰是誰非，圈外人真是一頭霧水。



可是那些斬雞頭信誓旦旦的發誓人，可要小心啦！因為你的每一句話，都達於天聽，既造作惡業，不知悔改，又發假誓，以為隨便說說騙過人家，並無關緊要！殊不知因果報應如影隨形，絲毫不爽，猶如上述微妙比丘尼的故事一般，我們能不警慎行事嗎？

一 臨終念佛的效力 一

從前有一個人出家學道，證得了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並且斷除了所有的煩惱。他成道之後，凡是對他有恩的眾生，他都用神通和智慧去救度他們。只有他自己的母親在地獄中，尚未得到救濟。因此，他想盡各種辦法，要來救母親出離苦海。

當他入定觀察時，發現一位殺害父親、篡位自立的國王，再過七天就要死了，而且死後受業報的地點，恰好跟他母親在同一處地獄。那一天晚上，這位羅漢運用神通進入王宮，在國王寢室的牆壁上，現出半個身體，國王見到他這個樣子，心裡非常恐懼，便拔刀向他砍去，不料刀子竟掉落在地上，而牆上的羅漢卻仍然屹立不動。國王知道他必定是一位得道的高僧，急忙叩頭謝罪。羅漢就問國

王：

「你是殺害父親篡王位的人嗎？」

「是的！」

羅漢又說：

「我知道你的陽壽只剩下七天，你死後會墮入地獄，所以我特地來告訴你！」

國王立即苦苦哀求羅漢救他，羅漢說：

「只剩下七天的壽命，如要作大功德，恐怕時間來不及了。如果你能在這七天裡專心一意地唸佛不間斷，就可免掉這場災難。」

國王聽了羅漢的話，果然一心拼命唸佛，七天當中都沒有懈怠。死後，他的神識仍然很清楚，知道自己到了地獄門，於是他趕緊繼續念佛。說也奇怪，才念了一聲「南無佛」，炎熱的地獄突然清涼了下來，各種刑具頓時化為烏有；那位

羅漢便趁機現身向地獄眾生說法，而羅漢的母親、國王以及所有在地獄受苦的眾生，在聞法之後，都一起脫離地獄苦海。

附註：這是《雜譬喻經》上所記載的一個故事。念佛得到善終實例很多，像《淨土聖賢錄》和《念佛感應見聞記》裡都記載得相當詳細。臨命終時，因為別人幫他念佛，而得到善終或往生佛菩薩淨土的人非常多；除非我們自己真的修到有把握往生，否則一定要藉助「臨終助念」才行。因此成立「蓮社」、「念佛團」、「臨終助念服務團」非常重要，而且是刻不容緩的事情。

念佛不但能消業障、增福慧，甚至有「起死回生」的功效。譬如當一個人已過世十二個小時，本來他的表情很痛苦、很難看，後來有人幫他唸佛的名號，唸了幾個小時後，那死者的肢體變得很柔軟、表情也變得很好看，



甚至還面帶笑容，這是仗佛不可思議的加持力所致。死後十二個小時才幫他助念都有上述的效果，何況臨命終時就一直幫他念佛，那效果當然更大了。

一 怨言與懶散的後果 一

有一次，波斯匿王率領大軍經過佛陀講經說法的道場，聽到一位出家師父誦經的聲音特別好聽，他就下馬向佛陀頂禮，並且向佛陀問說：

「假如您能夠請那位誦經的師父出來，讓我們相會面，我願意布施十萬文錢！」

佛陀回答說：

「你應當先布施十萬文錢，然後才可以請那誦經的師父出來和你相見。否則，等你看到那位師父以後，你就一定不會出錢了。」

波斯匿王聽了佛陀這麼說，只好先布施了十萬文錢供養僧寶。可是當他見到那位師父的相貌以後，心裡覺得很後悔，沒有想到聲音清脆宏亮的那位師父，居

然個子長得這麼矮小，而且面貌很不好看。他問佛陀這是什麼緣故，佛陀告訴他說：

「從前迦葉佛圓寂以後，有一位國王發願為迦葉佛蓋一座很大的塔廟。當時國王命令四位大臣來監工，其中有一位大臣工作態度非常懶散；國王因此責備他，那位大臣就很氣憤地說：『這座塔太大了，要蓋到何時才能完工呢？』等到整座塔廟完工後，他因為看到塔尖蓋得很莊嚴，就歡喜布施了一個寶鈴將它掛在塔尖上。由於他工作時，態度懶散又隨便發怨言，所以五百世中，身材都很矮小；但也因為他布施了一個寶鈴掛在塔尖上，所以五百世中，聲音都非常宏亮而且悅耳。」

附註：這是在《賢愚因緣經》上記載的故事。可見，我們想要生生世世保有莊嚴的色身，就不可隨便批評別人所做的任何善事，也不可稍遇不如意事，就

嘮嘮叨叨地口出怨言，以免自食惡果。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常追逐六塵，造作了種種善惡業，故感召種種不同的苦樂果報。例如有人很有錢，可是嘴巴却長得很難看，這是因為他前生雖然布施修福，可是常犯口業的過錯，或常說不堪入耳的髒話所致。

佛陀告訴我們，除了不可以說粗魯和損人的話語之外，甚至連憎恨的念頭也不可有。因為心裡一有憎恨和怨氣，就會起煩惱，而使得身心不自在，以致影響到人際關係。所以古人說：沒有憎恨的清淨心，才是完美和永恆的。常言道：「面上無瞋是供養，口裡無瞋出妙香；心內無瞋無價寶，不生不滅是真常。」

「你又來了」

我國各地城隍廟的屋簷下，都掛著一個大算盤，是要和人們算善惡帳的意思，而廟內的橫匾上寫道：「你又來了」；左右兩根柱子上則有對聯，寫著：「人惡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以及「天堂有路，人人不肯去；地獄無門，個個要進來。」

凡是墮落到地獄受苦的眾生，在業報受盡之時，十殿閻王都會慈悲殷勤地苦勸眾生：從今以後，出離地獄，絕不要再來，再來準沒有好事。然而眾生由於愚痴迷昧，煩惱習氣放不下，所以依舊犯下地獄重罪，去了不久又回來了。修行人是不是想出離苦海呢？如不想脫離生死苦海，何必入空門？入空門亦即表示萬事皆休，還有什麼天堂地獄可去！但由於無明貢高，不能忍辱，不除習氣，雖勤於

修行善因，還是免不了造作惡業，輪迴生死。一旦生死不了，難免在地獄進進出出，所以閻王才說：「你又來了」。

附註：寒山大士在詩中說：「人問寒山道，寒山路不通；夏天冰未釋，日出霧朦朧。似我何由屈，與君心不同；君心若似我，還得到其中。」學道之人，要照見五蘊皆空，首先要沈澱心意，放下分別妄想心，化熱情為慈悲；即使炎天如烈火，亦難消冰雪冷心腸，如此意志堅定，才能與道相應。

吾人若能證得「四大皆空，五蘊非有」，才算得入空門。要想入空門最好多多研讀《楞嚴經》，該經所說不離五蘊，其中又開五蘊而說六入、十二處、十八界；舉凡內在身心、外在器界，均不出色、受、想、行、識五蘊。又經中不論說凡說聖，說悟說魔，都是闡明「五蘊非有」，教我們照破五蘊皆空，最後說「知有涅槃，不戀三界」，並詳細指出五蘊魔邪。而

色蘊中淫乃是生死根本，殺盜淫妄則是地獄根本；若能夠五蘊照空，即脫生死，不復輪迴。照是覺照，如何照呢？時時刻刻，依經所說，用智慧觀照五蘊，照得明明白白時，就見五蘊皆空了。

在觀照之初，未能全無妄想，這不要緊，古人說：「不怕念起，只怕覺遲。」若妄念一起，你能覺照，就不隨妄轉。不能覺照的，坐香怕腿痛，禮佛怕腰酸，躲懶偷安，天堂路不通，自然要進地獄啦！



「打結的佛性」

一位小沙彌在老禪師座下修學多年，雖然用功，卻抓不到要領。有一次，他很苦惱地去請教老禪師。小沙彌說：

「阿彌陀佛！師父，弟子進入佛門多年，卻仍然迷迷糊糊，每天用功都不得要領，空受信眾布施供養。懇請師父慈悲，指示弟子，除了每日的早、晚課及出坡作勞務等五堂功課之外，還有哪些是必修的課程？」

老禪師點著頭說：

「嗯！不錯！孺子可教也。我就告訴你吧！每天你要看管好你的兩隻鷹、兩隻鹿、兩隻鷹，並約束好口中的一條蟲；同時還得不斷地和一隻熊戰鬥，且還要看護一位病人。如果能夠做到善盡職責，相信會對你的修行有很大

的幫助。」

小沙彌懷疑地說：

「師父！弟子來此學習，身邊並沒有帶著鷲、鹿、鷹之類的動物。要如何看管？更何況弟子想明白的是與修行有關的必修課程，不知跟這些動物有什麼關係？」

老禪師微笑著說：

「哎！我說要看管好你的兩隻鷲，是指要時常警戒你的雙眼，不要亂看（非禮勿視）；兩隻鹿，是指要控制好你的雙腳，不要走上錯誤的道路（非禮勿行）；兩隻鷹，是指要讓你的雙手經常保持工作，善盡自己的職責（非禮勿動）；而那口中的一條蟲，是指要時時約束你的舌頭，不要亂講話（非禮勿言）。」

小沙彌點點頭，說：

「原來是這樣哦！師父那熊和病人又是指甚麼？」

老禪師接著說：

「熊是指你的心，你要克制自私自利和英雄主義的心態作祟；而病人則是指你的身體。這個身體，不吃飯，它就餓壞了；不喝水，他會渴壞了；不上廁所、不洗澡，他會變髒、變臭；但修行卻缺它不可，所以說它像個病人。」

小沙彌還是有些疑問：

「師父！能不能講得再具體一點？」

老禪師隨手拿起一條毛巾，打了五個結，問說：

「這條叫做甚麼？」

小沙彌說：

「阿彌陀佛！叫毛巾啊，師父！」

老禪師拿起另一條沒有打結的毛巾，又問說：

「那這一條又叫做甚麼？」

小沙彌接著說：

「也叫毛巾啊，師父！」

老禪師又問：

「它們兩條差別在哪裡？」

小沙彌覺得沒有什麼疑問，就回答說：

「師父！它們一條打結，一條沒有打結。」

老禪師說：

「嗯！是的。兩條都叫毛巾，兩條的本質都是布作的。我們都講說眾生皆有佛性，只因妄想執著而不能得道。佛和眾生都具有相同本質的佛性。但佛的佛性是『不打結』的佛性；而眾生的佛性是打了三個結、五個結，乃至

無數個結的佛性。」

小沙彌問：

「三個結？五個結？無數個結？是指甚麼意思？」

老禪師說：

「三個結代表三毒：貪、瞋、癡；五個結代表五欲：財、色、名、食、睡；無數個結代表無量無邊的煩惱。」

小沙彌又問：

「可是，弟子還是不懂！有打結的毛巾和沒有打結的毛巾都叫毛巾，它們還是都可以拿來當毛巾用啊！那有甚麼不同？」

老禪師微笑地說：

「哎呀！傻徒弟。打結的毛巾能攤開來，用來洗臉嗎？能展開來，用來擦東西嗎？再舉個例子好了。打結的水管，能讓水流過去嗎？不能！因此它已

失去了銜接水、讓水從水管頭流到水管末端的最大用處；雖然它仍然叫做水管，但是在未把結打開之前，它卻沒有水管的功用啊！」

小沙彌說：

「喔！師父我明白了。佛是擁有不打結的佛性，所以佛是自由自在的；而眾生雖然也本具佛性，卻是自己跟自己找麻煩，自己在自己的佛性上，亂七八糟地打結。所以眾生的生活是憂悲苦惱的。」

老禪師一笑：

「哈哈！所以《般若波羅密多心經》才講『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

小沙彌說：

「喔！我懂了。（想了一下）可是我要怎麼把結打開？」

老禪師微笑地說：

「你還是似懂非懂。所謂『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煩惱即是菩提。』毛巾打結，那個結仍然是毛巾的一部分！水管打結，那打結的地方，仍然是水管的一部分，只要將結打開，它一樣可以承接水啊！所以問題就在於『如何善用其心』罷了！你打的是甚麼樣的結，就用相反的方法去對治它。菩薩的六度波羅密是怎麼說的？」

小沙彌回答說：

「布施度慳貪，持戒度毀犯，忍辱度瞋恚，精進度懈怠，禪定度散亂，般若度愚痴。」

老禪師又補充說：

「如果你很貪心，就多修布施，來打開自己的心結；如果你愛生氣，就多修忍辱，來解開自己的心結。：這六度萬行，包括了佛菩薩所修的一切法門；它是讓我們得以從生死苦惱的此岸，度到安樂涅槃彼岸的大乘殊勝法

門。不管你有多少種的煩惱，都可以用這六個方法來對治它。」

小沙彌說：

「是！弟子總算完全明白了。多謝師父教誨！弟子告退。阿彌陀佛！」

老禪師說：

「阿彌陀佛！」

附註：此篇故事中，老禪師分別用一條毛巾與一條水管打結作譬喻，為小沙彌徒弟解開心中的煩惱迷惑。同樣的，在《楞嚴經》卷五，佛陀也以一寶花巾結成六結作譬喻，為阿難解說眾生與佛同具如來藏性（即寶花巾），然由於妄想執著，乃分別生起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即六結）；猶如一巾與六結同一巾體，然由於在巾體上打了結，以致變成不同的相貌，甚至也失去其原本具有的功用。《楞嚴經》卷五云：「佛告阿難：此寶花

巾，汝知此巾，元止一條；我六縮（繫也）時，名有六結。汝審觀察，巾體是一，因結有異。」

故事結尾，老禪師並詳細為小沙彌徒弟說明如何解開心中諸結。不外乎要「善用其心」，以六波羅蜜分別對治心中的六蔽，這是大乘佛教中菩薩欲成佛道所必須實踐之六種德目。「法相宗」又將此六波羅蜜中的「般若波羅蜜」開為方便善巧、願、力、智等四波羅蜜，合為十波羅蜜，作為菩薩之勝行，以配菩薩十地，說明修行次第。

而《楞嚴經》卷五，佛陀亦為阿難詳說六根解結的次第。《楞嚴經攝論》云：「六結不同，一巾所造，第一第六，不成雜亂；則汝六根，亦復如是，畢竟同中，生畢竟異。諸結若存，是非蜂起，此結非彼，彼結非此；若結解除，則無彼此，尚不名一，六云何成？佛言：『六解一亡，亦復如是；若欲除結，當於結心。六結同體，結不同時，則解結時，云何同

除？』此顯縮由次第，解亦次第；六根不能頓解，但應從一根門，即得六根解脫。佛言：『六根解除，亦復如是。此根初解，先得人空；空性圓明，成法解脫；解脫法已，俱空不生。是名菩薩從三摩地得無生忍。』此正明次第也。」

《楞嚴經》後面講「耳根」圓通，有六種結相：(一)動、(二)靜、(三)根、(四)覺、(五)空、(六)滅；其實六根都有此六結相，都要從一至六，順序解除。六根當中，只要任何一根解除六結，則六根全部清淨，所以要選定一根修行，稱為「圓通法門」。亦即於六根之中，選擇最圓通的一根，由粗到細依序而解，直到六結盡除，粗塵細妄俱滅，唯一絕待的真心，自然顯現。

一寬恕來自善念一

有一個九歲的男孩，有一次不小心在叔叔的書房裡，打碎了一座十幾公分高的白玉觀音雕像。他非常害怕，非常懊悔，因為他知道那座白玉觀音是叔叔最心愛的。他流下眼淚，顫聲對叔叔說對不起。叔叔卻對他說：

「沒關係，沒關係！不過是座雕像罷了，將來還可以找到更好的。不要難過，不要難過！」

小男孩非常感激叔叔對他的寬恕，心裡感到平安，因此仍然可以快快樂樂地過日子。然而，從此他也養成了一種習慣，常常到古董店和玉器店去欣賞觀音的雕像。到了三十九歲那一年，他送給六十歲的叔叔一座很美的觀世音雕像，作為祝壽的禮物。

附註：原諒別人的過失，就是「寬恕」。「寬恕」不是很容易的，只有心胸開闊的人才做得到。心胸開闊的人，承認人人都會犯過失，連自己也不例外。自己犯了過失，心中難免懊悔，總希望別人能原諒他，使他有改正的機會，從此不再犯錯。自己是這樣想，別人又何嘗不是這樣想。如果你能根據自己渴望得到寬恕的心境，去體會別人渴望得到寬恕的心境，你就能領悟到「寬恕」的意義和價值了。寬恕不但能祛除不小心犯錯的人心中的悔恨和不安，而且也提供了補救的機會。「寬恕」是來自一種善念，這善念造就了一個真善美的世界。

二十分鐘

小明十一歲那年的某一天，和爸爸照例出門去散步，經過北區河畔殯儀館門口的時候，爸爸突然停住腳步，問了一個莫名其妙的問題：

「幾點了？」

小明看了看手錶，告訴他：

「是十點二十分。」

爸爸又問小明有否看到了什麼？

「沒什麼特別值得注意的，有一群人，大概一百五十個左右，正排隊進殯儀館。」

「嗯，眼力不錯。」

小明的爸爸滿意地點點頭，接著他提起別的話題，跟小明討論起體育新聞來。說了快半個小時，小明發現他還沒有離開殯儀館的意思，就問：

「我們要不要繼續散步？」

爸爸沒有立刻回答小明，卻突然提出第二個奇怪的問題：

「兒子，你現在能看到什麼？」

小明向殯儀館門口望去，剛才進去的人現在排隊出來了。

「還是沒什麼特別的，估計是追悼會剛結束，進去的人已經出來了。」

「非常準確，你看看現在幾點。」

「十點五十分。」

爸爸點點頭，若有所思地說：

「對，人的一生總結起來也不過就那麼長的時間。」

小明疑惑地抬起頭說：

「什麼時間？爸爸，我不明白您在說什麼。」

「你看，兒子，追悼會上司儀會宣讀悼詞，而悼詞的內容，就是死者一生的總結。宣讀悼詞不過短短的二十來分鐘，很多當時被自己認為是巨大的挫折或偉大的成就，其實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根本進不了這二十分鐘。你長大以後，無論是在沮喪還是得意的時候，都要想想我這句話，那麼你將發現，眼前的道路會變得開闊許多。」

附註：人的生命不在長短，而在其價值。在他有生之年，對國家社會的貢獻，及對後代子孫和人類所發揮的影響力，才是值得人們緬懷留念的。至於他個人在生命當中，所遭遇到的些許挫折或一些個人的小成就，或許在當年是讓他最刻骨銘心，或最驕傲的事，但這些終究是生命洪流中的一個小水滴而已，根本不值得一提！



凡夫總是無法打破時間和空間的框框，既看不破，又放不下，因此眼光短淺，思想狹隘，無法以寬大的心胸包容週遭的人、事、物，以致在一生當中，留下許多的遺憾和懊悔，讓後人唏噓不已！

我們既知「人身難得，佛法難聞」，就應當好好利用這有限的人生，真修實幹，成就一番道業，留下德業的好榜樣於人世，才不虛擲此生。

「有用的一句話」

美國著名的教育家和演講口才藝術家卡內基，小時候是一個非常調皮的小男孩。他九歲的時候，父親將繼母娶進門；他父親向新婚妻子介紹卡內基時，如是說：

「希望你注意這個全郡最壞的男孩，他實在令我頭痛，說不定明天早晨他還會拿石頭砸你，或做出什麼壞事呢！」

出乎卡內基預料的是，繼母微笑地走到他面前，托著他的下額，注視著他；接著告訴丈夫：

「你錯了，他不是全郡最壞的男孩，而是最聰明的男孩，只是還沒找到令他發揮熱忱的地方罷了！」

此話一出，卡內基的眼淚不聽使喚地滾滾而下。就因為這一句話，建立了卡內基和繼母之間深厚的感情；也因為這一句話，激發了他立志向上的動力；更因為這一句話，成就了他的事業，讓他日後幫助千千萬萬的人一同步上了成功之路。

人生的成敗，常常因為一個人、一件事，甚至「一句話」而有決定性的影響。尤其對人有用的「一句話」，勝過千言萬語。古今中外有很多人因為別人的「一句話」而深受感動，甚至豁然開朗；由於「一句話」而改變一生的事例，更是多不勝數。

附註：一句柔軟語，如口吐蓮花，令對方心情舒暢；一句惡語，如口出利劍，讓聽者痛苦不堪。不經意的一句輕浮話，有時會毀人前程；而一句關懷別人的話，卻能讓沮喪的人有生存下去的勇氣。「一句話」很容易說，但重要

的是要能讓對方受用。所以我們要多說好話，少說壞話。給人一句好話，可以讓人生命奮起飛揚，何樂而不為呢？哪些是好話呢？

第一、能令人心生歡喜的話；

第二、能令人鼓舞振奮的話；

第三、能令人生起信心的話；

第四、能給人讚美獎勵的話。

口能做無量無邊的功德，也能造作無量無邊的罪業。因此我們要經常檢點自己的口舌，謹慎發言，切勿逞一時口舌之快，而破壞了此生難得的好因緣。

「平常心是道（二）」

從前，趙州從諗請教南泉禪師：

「什麼是道？」

南泉說：

「平常心是道。」

從諗問：

「道可以趣向嗎？」

南泉說：

「一旦考慮趣向，就背離道了。」

從諗問：

「不考慮，怎麼知道是道？」

南泉說：

「道不屬知與不知，知是妄覺，不知則是無記；若是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虛豁，怎麼可以強分是與非呢？」

從諗當即領悟理趣。

附註：古人說：「平常心，人人本具」，但如何知道那是「道」呢？只要識得平常心，則一切處都是道。也就是說，若能回光返照，「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則六根清淨，處處是道；舉凡行住坐臥、穿衣吃飯、屙屎放尿，無不是道。若不能識得這平常心，六根總是向外馳求，朝朝暮暮，隨境遷流，背覺合塵，顛顛倒倒，就無法與道相應啦！

怎樣叫「平常心」呢？平常心就是「長遠心」。一年到頭，從生到死，常

常如此，就是「平常心」；譬如世人招待熟客，只用平常茶飯，沒有特別擺佈安排，這樣的招待，可以長遠，這就是平常心；如有貴客到了，弄幾道好菜，這就不平常了，只能招待十天八天，家無常禮；故不平常的招待，是不能長久的。

修行人能心無造作、無安排、無改變、無花言巧語等，這就是「平常心」，就是「道」，也就是「直心是道場」的意思。

何謂「道」？道就是理；理者，心也，心就是佛；佛者，不增不減、不青不黃、不長不短，如《金剛經》所說：「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故明道的人，動靜無心、善惡無念；無心即道。一個人是否有道，由其舉止，一看便知；若心能平常，則無論外在環境如何千變萬化，歷經重重險阻，其心始終如如不動！

六祖慧能對智隍禪師說：「汝但心如虛空，不著空見，應用無礙，動靜無

心，凡聖情忘，能所俱泯，性相如如，無不定時也。」這些話也是在說「平常心是道」；與這些話不相應的，是在鬼窟裡作活計，就不平常，也不是道了！



— 永遠沒有不能原諒的過錯 —

有一個風流的浪子，二十年前曾是廟裡的小沙彌，極得方丈喜愛。方丈將畢生所學全數教授，希望他能成為出色的佛門弟子；然而他卻在一夜間，動了凡心，偷下山去。五光十色的城市，迷住了他的眼目，從此花街柳巷，他只管放浪形骸，夜夜都是春，卻夜夜不是春。

二十年後的一個深夜，他突然從睡夢中驚醒，只見窗外月色如洗，澄明清澈地洒在他的掌心；他深自懺悔，披衣而起，快馬加鞭地趕往寺裡，跪在方丈面前，說：

「師父！請您饒恕我，再收我做弟子一次好嗎？」
方丈深深厭惡他的放蕩，只是搖頭道：

「不，你罪過深重，必墮阿鼻地獄，要想佛祖饒恕，除非——」

方丈信手指向供桌說：

「桌子會開花。」

浪子失望地離開了。

第二天早上，當方丈踏進佛堂時，驚呆了：一夜間，佛桌上開滿了大簇大簇的花朵，紅的，白的，每一朵都芳香逼人；佛堂裡一絲風也沒有，那些盛開的花朵，卻簌簌急搖，彷彿是焦灼的召喚。

方丈在瞬間明白了，他連忙下山尋找浪子，卻已經來不及了。心灰意冷的浪子，重又墮入他原本的荒唐生活，而佛桌上開出的那些花朵，只開放了短短的一天。是夜，方丈圓寂了，臨終留下遺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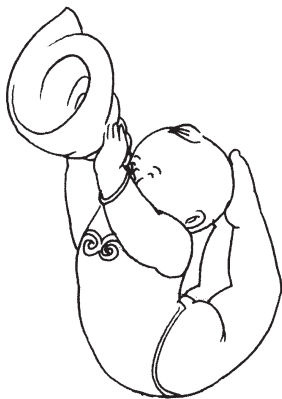
「這世上，沒有什麼歧途不可以回頭，沒有什麼錯誤不可以改正。一個真心向善的念頭，是最罕有的奇蹟，就好比佛桌上開出的花朵。而讓奇蹟隕滅

的，不是錯誤，卻是一顆冰冷無情、不肯寬容、不肯信任的心！」

附註：《菜根譚》說：「攻人之惡，毋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之善，毋過高，當使其可從。」浪子回頭的事情在你我身邊已不稀奇，也許某個人在你眼中一直放蕩不羈，但僅只一夜之間，這個人可能就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畢竟這個社會是個大染缸，許多人在還沒得到正常的教導前，就已先從破裂的家庭及扭曲的人際關係中受盡了創傷，致使他演練出一身的利器，四處傷人，以得到暫時的緩衝，這種人我們常稱之為「浪子」。人生之路難免走錯一步，不過當你知道錯誤時，請記得要及時回頭，「從哪裡跌倒，就從哪裡站起」，切忌一錯再錯！

古人說：「千金難買早知道」，後悔沒有特效藥，經驗能教人聰明，吃虧能教人謹慎，挫折可以使自己成長；人生的課題，就是要不斷地學習。正

因為沒有一個人是十全十美的完人，所以我們才需要更加謙虛、慈悲，去體諒、關懷他人，以同理心站在對方的立場，設身處地為他著想，那麼社會將會更加祥和、安樂，不幸的事件也會減少一些。希望你我都能從上面的故事中，得到心靈的啟發！



一百善孝為先

從前有一個國家叫棄老國，這個國家的法律規定，人民只要活到六十歲以上，都要棄置於山區，讓他（她）自生自滅，不准呆在家裡吃閒飯，否則會成爲國家的累贅。

有一位大臣的父親已經六十歲了，他不忍心將父親拋棄在山區，就在家裡挖了一個地下室，讓父親居住，三餐飲食也都親自奉養，此事全國無人知曉。

有一天，鄰國派來一位使者，該使者帶了兩匹一模一樣的白馬，要國王辨認哪一隻是母？哪一隻是子？並且必須說出一套道理來，否則即派兵攻打之。

鄰國老早就想併吞棄老國，然因不能確認該國實力，以致不敢輕舉妄動。後來一位大臣建議：先試探他的國內有沒有「能人」再說！我們先送去兩匹白馬來

試探即可知道。

此時，棄老國的國王知道鄰國兵強馬壯，一旦打起來自己的國家必定吃虧，於是緊急召集眾大臣們來商議，但是都沒有人能答覆得出來。

這位大臣回家後，即將此事稟告父親，父親說：

「這個很簡單！你只要用飼料給他們吃，讓食者必是母，而搶食者一定是子。道理是：眾生無始以來輪迴六道，互為父子、母子；改了頭換了面，即互相不認識，何況是異地異道！然而不論在何處相遇，即有恩報恩、有怨報怨、欠情還情、欠債還債，故輪迴生死。」

大臣便將父親所指示的方法和道理，奏明國王，國王以此回答使者，使者帶回鄰國奏明該國國王，之後就沒事了，因此化解一場危急的戰爭。

又一次，鄰國使者捉了兩條一模一樣的黑蛇來，要他們辨認雌雄；國王又召集大臣來商議，還是沒有人能辨認得出來。這位大臣又回去稟告父親，父親說：

「這也很簡單！把兩條蛇放在軟棉上面，不動者是雌，多動者是雄。道理是：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因為無始以來，理智被五欲煩惱所迷，故不能分別是非邪正善惡，而造諸惡業，故輪迴生死。」

大臣將此事奏明國王，國王以此回答使者，又一次解除了國難。

又一次，鄰國使者再拿一枝頭尾一樣的杉木來，要他們辨認頭尾；國王也召集大臣來辨認，還是無人能辨認得出來。這位大臣又回去稟告父親，父親說：

「這也很簡單！把它放在水裡，頭即略沈，尾即略浮。道理是：眾生無始以來在六道輪迴，週而復始，已經是無頭無尾了；所謂頭尾者，不過是其中一段而已。外道認為某某神是萬物之源，那是認賊為父；其實沒有什麼神能為萬物之源。」

大臣將此奏明國王，國王再以此回答使者，又化解了一次國難。

又一次，鄰國使者牽了一隻大象來，要他們秤秤看幾斤重？國王召大臣來商

量，也無人能知。這位大臣又回去稟告父親，父親說：

「這也不難！把大象牽到船上，看看船沈沒在水中多深，就在船身與水面平等的地方劃一條線，將大象牽起來，然後再搬貨物到船上，直到貨物的重量讓船沈到前面劃線的地方為止，再將那些貨物拿來秤，就可知道大象有多少斤重。道理是：爲人子女者，不知父母的輕重（辛苦）；爲民者，不知政府的輕重（艱難）；爲人者，不知生死輪迴的輕重（苦惱），乃至地獄鬼畜的輕重（痛苦）；以致醉生夢死，不知修出離法，故謂業重眾生。」

大臣以此奏明國王，國王回答了鄰國使者，使者又回去奏其國王。鄰國經過數次的試探之後，知道該國必有「能人」，不能對其用兵，否則必定吃虧；兩國從此和睦相處。

棄老國國王，因數次都是這位大臣及時解除了國難，欲賞賜他眾多的金銀財

寶，然而這位大臣卻說：

「臣什麼財寶都不要，只希望國王答應一件事。」

國王說：

「什麼事？你說，朕必定答應！」

大臣說：

「我國法律規定：六十歲以上者必棄於山，請國王取消這條法律好嗎？老人是國家之寶，因為他們的知識經驗比較豐富。這幾次的難題都是我那六十多歲的父親答覆的，臣實在沒有如此能力，所以希望取消這條法律，臣即感激不盡！同時也請赦臣欺君之罪！若承蒙恩准，全民都會感謝國王的恩德，這也是我國人民的幸福啊！」

國王果真取消了這條法律，從此該國皆敬老尊賢，成為最孝親的國家。

附註：中國人自古以來即尊崇孔孟學說，提倡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倫理道德，又有二十四孝的故事流傳民間，因此「家有一老，如有一寶」的觀念深植民心；加上佛教傳入中國後，與儒家思想結合，所謂「家中兩老，即是兩尊佛菩薩」，古人亦云：「百善孝為先」，可見中國人的孝道精神非常濃厚。我們絕不可因為父母老了沒有生產能力，身體多病成為家庭負擔等因素，而拋棄父母於不顧，否則連禽獸都不如啊！因為養父母之身，令父母不致挨餓，是為人子女對父母的生育、養育、教育之恩，最起碼的回報。然而假若我們對於父母只提供物質生活上的奉養，這還不算盡到孝道。在《論語》上，孔老夫子曾說：「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意思是說，如果這種物質生活上的奉養，也算盡孝道的話，連畜生也可以做得到啊！所以一個明理的人，除了要養父母之身，還要養父母之志、養父母之願；父母對你的期望，你能夠不辜

負，這才叫孝順啊！孝，一定要講「順」，順親心也。因此，若兄弟不和，令父母痛心，就是不孝；妯娌不和，也是不孝。總之，凡是叫父母憂心的，都是不孝！所謂「家和萬事興」，家庭和睦，父母心裡愉快，兒女都能夠修養品德，從事正當的行業，不犯法、不違規，這就是孝親啊！

佛教所說的孝道，更徹底！如果父母來生還墮在六道中輪迴，那就是大不孝了！佛子的大孝，是要度父母出離三界啊！故要勸父母念佛求生淨土，這才是真孝！

故事中的大臣，乃是阿難尊者的過去生；其父親則是我們的本師釋迦牟尼佛的過去生。

一冤冤相報何時了

從前有趙善、趙孟兩位兄弟，哥哥趙善為人比較軟弱善良，而弟弟趙孟卻很強霸獨裁。父親在世時，就把財產平均分作二份，待他死後要留給兄弟二人。然而等父親去世後，趙孟就把趙善那一份強占，只給他一點錢勉強維持生活，所以趙孟一直富有起來，而趙善則生活愈來愈貧窮。

趙善死後即投胎為趙孟的兒子，叫趙淵；不久趙孟也死了，投胎為趙善遺孀的兒子，叫趙權。趙權長大以後，因為生活的關係，給趙淵家做長工。趙權、趙淵從小並不知道上一代的恩怨，直到某天，趙權的母親給他說了這一段因緣之後，趙權即謹記在心，伺機報復。

有一天，趙淵要上京，就邀趙權一同前去。當兩人走到一處無人的地方時，

趙權即將藏在身上的小刀拿出來，並指向趙淵說：

「你父親霸占我家的財產，致使我家貧窮，今天我才會給你家做長工；現在我要殺死你，替我父親報仇！」

趙淵聽到這話，看情形不對，拔腿就跑；一個跑，一個追，一直追到一間寺廟前，趙淵趕緊跑入寺內，求住持師父救命。此寺的住持師父是位得道的高僧，知道他們前生的因緣。待趙權追進來的時候，住持師父就叫他靜一靜，並說了前生這段因緣給他們聽。趙權、趙淵聽了非常地感動，心想：如此冤冤相報何時了？最後兩兄弟都在該寺削髮而出家。

附註：古人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若還不報，時候未到。」是故善惡之報有遠近，有現在和未來。為什麼？因為吾人不論作善或作惡時，心有強弱，時間有長短。有作善事時，懷有名利心或不良的心，甚至是在無意中

作的善事；有作惡事後，心很後悔，甚或在無意中作的惡事。凡作善事而未得善報者，只因過去世的惡報尚未報完之故；而作惡事未得惡報者，也因過去世的善報未報完，此生所作的惡業未成熟的緣故。再說，若有一點點惡因就馬上報應，豈不是連反悔的機會都沒有呢？若說即作即報，容易給世人起警惕作用，此事不然！譬如世間有做小偷，馬上被警察抓去坐牢的；又有重如殺人，被判死刑的，這些做壞事的人，馬上被法律制裁的例子很多，世間人何以不生警惕心，以致做惡事者仍舊層出不窮呢？

有人說：「命運是天地之安排。」請問：天地安排人的命運為什麼如此不公平呢？為什麼有人富貴，有人貧賤；有人一生苦難多端，有人一生飛黃騰達；有人美麗，有人醜陋；又有好運與惡運等等的分別呢？

佛法說：「一切唯心造」，吾人此生的依、正二報，都是自己前世所造善惡業的果報；然善惡業有前生做今生報，有今生作來生報等區別，若說善

心的人應該受福，惡心的人應該受苦，那為什麼事實現況恰恰與之相反呢？因為吾人的心在未成聖之前都是不穩定的，善惡之心常隨著境界而轉之故。譬如你罵我一句，我就回罵你一句；你打我一下，我也打你一下，如此罵來罵去，打來打去，甚至冤仇越結越深，生生世世永無止休。

是故古人說：「冤宜解不宜結。」我若不容於他，他人也必不容於我；若能容忍他人，他人必容忍我，這是因果循環的道理。有偈道：「向前三步想一想，向後三步想一想；瞋心起時要思量，熄下怒心最吉祥。」慎思！慎思！

一禍福相倚

明朝時有一位叫羅洪的人，因為很有才幹，所以考取了狀元，人家都稱呼他「羅狀元」。他有兩個兒子，一個十歲，一個八歲，因此延請一位老師教他們讀書，但二個小孩都很放蕩，不肯認真讀書。有一天，羅狀元要親自考他的兒子，就召集他們來，狀元夫人怕兒子答錯，會被父親打，所以也來旁邊觀視。

羅狀元先問大兒子說：

「天對什麼？」

狀元夫人即用手偷偷地比「地下」，剛好比到一堆雞糞，所以兒子就答：

「天對那一堆雞糞。」

羅狀元氣壞了說：

「連最簡單的問題你都答錯，你讀書是怎麼讀的？」

再問第二個兒子說：

「父對什麼？」

狀元夫人又偷偷地比她自己，剛好比到了乳房的位置，他的兒子就答：

「父對我母親的乳房！」

羅狀元這次真氣壞了，暴跳如雷地說：

「我養你們這些笨蛋兒子有什麼用？」

於是就決心出家了。

羅狀元出家後，住在某一間寺裡，最初須做苦工，或挑水打掃庭院，或在廚房洗碗，因為笨手笨腳的，常常打破器具，而被處罰。因為他很有善根，有空就用功修持佛法，或研究佛經；光陰似箭，數十年後成爲一個有德有學的高僧——

念菴禪師。

另一方面，狀元夫人因為丈夫出家，立志要教導這兩個孩子成材；十數年後，兩人分別考上了狀元和探花。當他們正回家祭祖慶祝的時候，羅狀元回來了，家人以為是普通的和尚來化緣，就給他二文銀和一斗米。羅狀元即在牆壁上題詩道：「夫妻離已十八秋，斗米兩銀我不收；兒孫自有兒孫福，莫替兒孫作馬牛。」待夫人知道和尚的身份時，已不知去向了。

附註：這個故事說明了幾點：

第一、世間的禍福往往相倚仗：羅狀元若沒有出家，他的兒子恐怕沒有成功的機會，自己也失去了學佛的機會；出家修行在一般人看起來怪可憐的，可是內心卻是清淨的，做人卻是清高的，將來修行成就，生生世世受用無盡，豈不是「禍中有福」。做官在世人看起來雖是榮華富貴，然羅狀元在其詩中卻說：「刀筆為官幾十年，是非非

非有萬千；一家飽暖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冤。」可見「福中有禍」。

第二、激氣成志：人在順境中，往往會失去意志，必須有逆境的刺激，方能使他覺醒；沒有志氣的人是永遠不會成功的。

第三、世間行行出狀元：羅狀元在官場方面是狀元，在佛門裡也是狀元。

羅狀元撰有醒世詩，說道：「急急忙忙苦追求，寒寒暖暖度春秋；朝朝暮暮營家計，昧昧昏昏白了頭；是是非非何日了，煩惱惱惱幾時休；明明白白一條路，萬萬千千不肯修。」

世間上有一種人，生活非常貧苦，遇到許多逆境或極大的刺激，也不肯學佛修行；另有一種人，必須遇到貧苦交迫等逆境的刺激，才肯學佛修行；而最可貴的是生活富裕、衣食無缺，卻能看破紅塵，決心出家修行者，這必須要有相當大的福報和智慧，才能擺脫業障的束縛，邁向解脫之道！

「鏡子與窗子」

有一個生性吝嗇的富翁總覺得生活缺少了點什麼，於是專程去請教禪師說：

「我有這麼多錢，要什麼有什麼，為什麼還是覺得不快樂呢？」

禪師請他站在窗子前面，問他看到了什麼？富翁回答說：

「我看到了路上匆忙來往的人群。」

禪師又請他站在鏡子前面，再問他看到什麼？富翁不解地回答說：

「看到我自己。」

禪師說：

「窗子是玻璃做的，鏡子也是玻璃做的。透過窗子你可以看到他人，而鏡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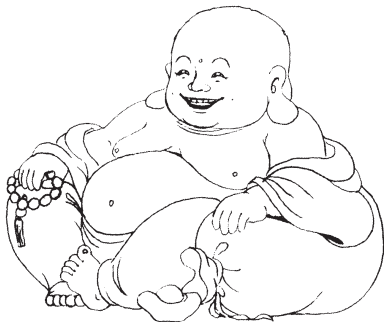
因為塗抹了一層水銀，所以透過鏡子，你只能看見自己。當你慢慢擦拭掉

那層水銀，直到可以清楚地看到別人時，你就擁有快樂了。」

附註：忙碌的現代人，似乎是越來越不快樂了。因為，追求功名利祿，已經將我們有限的心佔滿了，騰不出一個小角落來容納別人。

心裡想的都是自己，生活都是以滿足個人欲望為出發點，很少主動去關懷別人、體諒別人，這種個人色彩濃厚的行為，實是這一代年輕人的普遍現象，也正反映出今日社會人人為己的功利心態，究其原因，不外乎「我執」的強烈反應。古人所謂「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錯誤觀念，正是如此。可見，人生在世，要能活得心安理得，享受心靈上的真正快樂無憂，一定要徹底去除這一層根深蒂固的「我執水銀」，否則，心量無法開展；猶如井底之蛙，只能看見片面的天空，永遠看不到廣大無垠的虛空，又如何能見到宇宙人生的真實面？

只要我們懂得放棄己見，接納他人的建議，進而關心別人、幫助別人，我們就可以輕易找回遺失的快樂。



一脚三十棍，半餅三年糧

明朝時，安徽安慶縣的迎江寺，有一位老修行人，在寺院中做佛殿的香燈師。有一天，當地的一位縣官，穿戴青衣小帽入寺進香，那位香燈師見到來客頗有氣派，後面又有幾個隨從，知道是個有地位的人物；可是他沒有攀緣心，未前去禮接逢迎，照常走來走去在大堂中念佛。縣官見他不理不睬，誤認他藐視地方長官，竟然大動肝火，喝令從人將他打了三十大棍。等到縣官回衙，忽又自悔起來，心想：對一個安份守己的修行者，為什麼要這樣的重罰他呢？

縣官爲了贖回自己的過失，立刻命人建造一座茅蓬靜室，叫人通知那位香燈師，要他搬進去住，並僱用了一個長工，來服侍他享福終老。可是那位香燈師不敢接受，因爲他認爲縣官可以無緣無故打他三十大棍，若再接受他的供養，說不

定時時都會遭打，恐怕不容易渡過一生。

此消息傳到住持老和尚的耳裡，因為老和尚有宿命通，知道香燈師和縣官過去的因緣，所以，特別囑咐香燈師一定要接受縣官的好意，以了結一段因果。老和尚說：

「你知道自己的過去嗎？大約三十年前，有一隻狗曾到你禪房去，那時你正在吃餅，那隻狗向你搖尾巴，想討些餅吃，你不但不給，還乘勢踢他一脚，那隻狗因此叫痛走開。稍後你又懺悔起來，心想：不給狗兒餅吃就罷了，為什麼還要踢牠一脚呢？轉念之下，乃特地拿出半片餅，送與狗吃了。後來那隻狗投胎轉世，成爲今日縣官。爲什麼狗能變爲縣官呢？因爲牠天天在寺院，聽聞誦經及佛名，消了前世業障，所以能得福報，轉身爲官；但與你的一場因果，猶未完報，因此你才有了現今的報應。也就是說，由於你過去踢牠一脚，今天他要報復你三十大棍，這是惡有惡報；又因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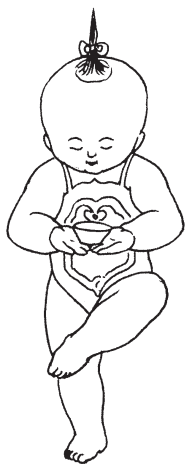
你曾給牠半片餅吃，他今天要供養你三年，這是善有善報。三年之後，你已七十三歲，那時你將會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今縣官真心請你，你要坦然接受才是。」

香燈師聽後，恍然大悟，驚嘆不已！

附註：民國初年，印光大師說：「因果者，乃世出世聖人，平治天下，度脫眾生之大權也。今時若不以因果為救國救民之急務，則任你智慧如何高超，皆屬虛設，以其不講道理，兼無王法故也！」所以人人信因果，大治之道也；人人不信因果，大亂之道也。今以普通做人道理來說，「愛人者人恆愛之」，所以利人者實為利己，大家相生相成，福報無盡。反之，「害人者人恆害之」，殺人者人亦殺之，積下孽因，苦報無盡，自作自受，誰也替代不得，這種明顯道理，人人都應該領悟得到。因此，不論那一個人，

如果能夠改過遷善，使善業日日增長，惡業日日消除，自然而然會得到無窮的幸福。

俗語說：「行善之人，如春園之草，未見其長，而日有所增；作惡之人，如磨刀之石，未見其消，而日有所損。」又云：「善似青松惡似花，眼前光景不如他；有朝一日嚴霜降，只見青松不見花。」若能明了善惡到頭終有報的道理，並努力行善，積功累德，保證人人可獲深厚的福澤。



一 長路漫漫 一

寄禪和尚，湖南湘潭黃氏之子，七歲喪母，十一歲喪父，十六歲爲人牧牛。有一天，他見路旁桃花盛開，便佇足欣賞，不料風雨驟然而至，頃刻，花瓣墜滿一地；他心有悲感，頓悟人生無常，遂投湘陰法華寺東林和尚爲師，依止出家。出家後，寄禪過著頭陀般的苦行，行腳於江蘇、浙江一帶，爲求得大徹大悟，他不畏狂風烈日、冰霜雨露，終年跋山涉水，四處參學。

某日，寄禪走在滿地亂石的山徑上，心中鬱結著一股淡淡的幽淒；他來到梧桐樹下的岩石上靜坐。當夜深人靜時，寄禪雙眼微睜，心念一動，卻驚見澄黃的月光下，凝結著化不開的蒼茫；對於自己的影子已覺陌生，又微微有一種道不出
的孤單寞落……。

「我到底是誰？」

寄禪拭去額頭上的汗珠，在歷經一場心魔交戰之後，餘悸猶存。

「誰是我呢？」

他仰首凝視夜空，卻見那銀河傾瀉，淹沒滿天星月。

寄禪拭去眼角的淚水，在殘留的淚光中，彷彿又看到了年幼光景，母親爲他縫衣、餵食，父親爲他淨髮、潔身，還有……。

「是幻！是幻！在這樣的靜夜是不該讓回憶闖進來的，一切情念都是妄念；一念失真，即入五蘊魔窟。」

寄禪在心裡警惕自己，隨即念頭一轉：

「不！情念不是妄念！菩薩常念眾生苦，我又豈能忘記父母的養育之恩，任其沈淪三界而不顧呢？」

翌日，晨星未落，寄禪又披著破舊的僧袍，帶著疲憊的身心，繼續他的行腳

生涯……。所謂「一鉢千家飯，孤僧萬里遊」，一般人想像中的出家生活，總是那麼瀟灑不羈，彷彿行腳的僧人，個個都是飛錫高僧、出塵羅漢，可以談笑風月、遊戲人間。事實卻不然，對於一個尚未見性開悟的凡夫僧而言，日子總是在生與死的邊緣掙扎，哪有心情去遊山玩水、五湖四海為上客呢？

這天，寄禪來到曹娥江畔，拖著飢寒交迫的身軀，有一步、沒一步的挨著；頃刻，朝陽化開了迷霧，碧綠的江波如明鏡般呈現在眼前，江心無紋，只見藍天，白雲悠閒自在！

「人生，多麼虛幻啊！」

他望著水中浮雲的倒影慨歎！在曹娥江的對岸，凝聚著尚未散盡的晨霧，在霧氣中隱約可以看見一間破廟；寄禪心裡生起一陣疑惑：

「如此美麗的江畔，怎會出現一間破廟呢？」

正巧有個樵夫路過，寄禪喊住樵夫，說道：

「阿彌陀佛！請問對岸那間破廟是怎麼來的？裡面有人住嗎？」

對方打量他一下，才開口娓娓道來……。

原來，此廟人稱「孝女廟」，它的由來，有一段很感人的故事。據說以前在當地有個孝女，名「曹娥」，當時她父親墜江身亡，遍撈不著屍體；孝女尋父不得，便投身江中。五天後，她拖著父親的死屍浮現在江邊，當然她也死了。後人爲了感念曹娥「捨身尋父」的孝行，便把此江命名爲「曹娥江」，並且建「孝女廟」塑像供奉。樵夫道完後，感歎了一番才離去。寄禪枯立原地，凝望著破廟，他感到有一股力量，觸著了他脆弱的心弦，不由得全身顫抖。心想：

「父母之恩，昊天罔極；縱捨身命，也難報答！」

他面對江水，悲切地說道：

「曹娥能捨身尋父，我拿什麼來報答雙親？」

寄禪內心一陣絞痛，不禁掩面痛哭。人生最大的悲痛，莫過於「親恩未

報」；若說世間有「至愛」，那必是父母的愛。因為朋友之情、男女之愛，都會隨著歲月流失、事過境遷而淡化，甚至變質；唯有父母對於子女的愛，是不求回報、至死不渝的。然而世間之人，終年不是追逐名利，就是整天沈醉在情天幻海中，真正懂得體恤親恩的人又有幾個呢？

寄禪乘著漁船來到對岸，他以朝聖的心情，一步一步地走向「孝女廟」。當他一進門，乍見被香火薰黑的孝女像時，一串淚珠即刻撲落，接著俯身就拜。不知拜了多久，只見他頭破血流，涕淚縱橫，時哭時笑，讓人分不清是悲？是喜？這時，有個行腳僧進來瞧見了，滿臉不屑地說道：

「堂堂一個比丘，怎麼拜起女鬼來了？」

寄禪轉過身，目光炯炯，鑑然地說：

「諸佛聖人皆從孝始，我觀此女如同佛身。」

行腳僧聞言，面有愧色，即行離去。

夜沈寂，星無語。「孝女廟」裡的寄禪，長跪在地，雙手合掌，朗聲說道：

「諸佛菩薩！龍天護法！寄禪出家修行，不求人天福報，不求往生淨土，只願早日成就道業，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

一雙芒鞋走過了人間多少歲月，卻踩不平心中的人我愛憎。也許，修行是走不完的「長路」，儘管如此，還是要走下去。因為人有生老病死，世界有成住壞空，然而菩薩的悲心卻是永無止盡的！

附註：修行彷彿是一條走不完的「長路」。有人走過千山萬水，仍然看不見那清淨圓明的自性；但有人卻一回首即見到本來面目。在迷悟之間，究竟有多少玄機？是因緣的撥弄？還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或兩者都不是？

世間「法無定法」，「情」字是多少人參不透的一關。若說它不好，它卻
是菩薩大悲心的種子；若說它好，它又讓人流浪生死。如此看來，水可載

舟，也可覆舟，好壞就決定在掌舵的人。情，也是如此！懂得用情之人，會對世間多一份關懷，和眾生多結一份善緣，這樣活著多有意義；反之，不懂得用情之人，處處執著自己的小情小愛，整天在患得患失的矛盾中掙扎，到頭來不但結不了善緣，且弄得一無是處！

「輪迴」就像一場永無止盡的長夜大夢，夢裡的人兒有歡笑、有淚水、有愛恨、有聚散、有苦也有樂；但是不管輝煌或悲淒，終歸要淹沒在時間的長河裡。人，不管是高官權貴，或是販夫走卒，在「無常」面前，都是一樣的藐小、卑微；大限一到，「萬般帶不去，只有業隨身。」然後，又是另一場夢的開始。

但是，有一群人卻不甘心在「無常」面前低頭，更不願迷迷糊糊地隨業流轉。為了解開生死的謎底，為了普度群迷，他們捨愛辭親，拋卻俗身換法身，在生死的洪流中搏鬥，就像故事中的寄禪和尚，他真是我們修行的好

榜樣啊！

寄禪和尚是太虛大師的師父。同治七年（1868）從湘陰法華寺東林和尚出家，於南嶽祝聖寺從賢楷律師受具足戒。後往岐山從恆志禪師參學五年，於岐山下阿育王寺禮佛舍利，自割臂肉，復燃左手兩指，以報親恩，故稱「八指頭陀」。後承嗣岳麓山笠雲之法，行腳十年，遍歷各寺。歷任南嶽上封寺、長沙上林寺、寧波天童寺等住持。時值辛亥革命，教界騷然，遂糾合江蘇、浙江有志之士，於上海組織中國佛教總會，以期統一僧界，被推為會長。一九一二年春，請求南京臨時政府保護寺產；未久，與成立不久之北京政府發生衝突，憤極而客死法源寺，然亦因此而獲得國務院對總會章程之承認。

寄禪和尚平生頗具詩才，好學不倦，時人以唐代詩人賈島相比況，為清朝著名的詩僧，詩名揚於海內，與名流王湘綺、楊度等人締交，所作詩甚



多，有《八指頭陀詩集》八卷、《嚼梅吟稿》一卷等。

一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一

從前在福建省晉江市內，有抬轎夫，趙、蔡二人。趙時常到佛門中親近善人，聽法師講經，故其性善良忠厚，能知因識果，信善惡報應；蔡則時常親近嫖賭惡友，故生性惡劣險詐。

某日，有位外國歸來的鉅商乘坐趙、蔡的轎子。蔡覺得此商人的包裹甚重，內必藏有龐大的金錢，因此，欲加以謀害，便與趙商量；趙心性善良，勸其不可行惡，然蔡已財迷心竅，於是在身中暗藏利斧一柄，等到兩人將他扛到紫霞嶺人跡罕到之處時，蔡就將轎子停下，稱要到樹下吸煙，稍作休息，請商人出轎。蔡乘其不備，即抽出利斧向商人腦後砍去，一時腦漿併出而死。

蔡將包裹解開，欲分一半的錢財給趙，趙說：

「殺人害命，謀取錢財，近報自己，遠報子孫，此不義之財我不要，請兄全部拿去吧！」

蔡見趙不肯分受金錢，恐彼洩漏機密，終為禍根，遂將心一橫，不顧一切，揮斧向趙砍去，豈知為善之人，冥冥中有鬼神擁護！正當蔡一斧砍下去時，因用力過猛，斧柄突然斷掉，蔡頓成空手，加上心虛膽怯，只得雙膝跪下，向趙叩首哀求說：

「我因一時念錯，今甚悔恨！然事已至此，求趙兄不要報官，我願將女兒送與趙兄為妻。」

趙因繫念昔日友情，本就不忍害他，但若拒絕他的懇求，又恐生意外；乃當場立誓：

「我必當為你守秘密，絕不報官！」

蔡既得橫財，遂放棄扛轎的行業，改經營米業當米商；過沒幾年，事業發

達，富極一時。後來果然將其女嫁給趙為妻，且陪嫁的嫁奩甚為豐厚。

翌年，蔡納妾，一胎雙生，喜獲弄璋之慶。滿月時，演戲酬神、設筵，遍邀紳商；趙不願前往，仰天嗟嘆說：

「天理無報！」

其妻不解何意，詢問之，趙答以時到自知。又經三年，蔡之嫡出長子，考中秀才，名列前茅，故又大宴賓客，榮耀異常；他命人再請趙翁臨席，趙依然不願前往，再次仰天長嘆說：

「作惡者，反而財丁兩旺，安順顯貴，真是善惡不分！」

其妻見他如此自言自語，還以為他瘋顛呢！

直到戊子年，晉江一帶，稍有餘富者，盛行買船到上海去旅遊；蔡也跟著買了一艘，並帶全家眷屬共七人出遊。豈料，時逢雨季，船至半途，忽然狂風大作，巨浪如山，儘向蔡家的船隻壓過來；一剎那間，蔡家所乘的船隻翻沒。此事

甚奇，因為其他共遊的船隻甚多，雖遭波浪之險，然均安然無恙，唯獨蔡與家人盡葬魚腹之中。

此訊傳至晉江，趙聞之，乃歸家語其妻，其妻聞父母兄弟俱死，啼哭不已，趙反而哈哈大笑說：

「天理有報矣！真是絲毫不爽！」

其妻不服而問之，趙乃將其父謀財害命的事情說出，其妻聞後猛然醒悟。趙氏後來家發巨富，子孫顯達。

附註：一個人的所作所為，乃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所謂「作如是因，得如是果」。佛教即是用因果循環的道理，提醒世人要重視因果報應，使其了解因果定律可以作為世人事業之成敗、一生之貴賤、壽命之長短等的依據。中國《易經》上也說：「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

殃。」

不過世事偶而也有例外，譬如有些人做了很多善事，但往往看不到他得到什麼好報；有些人做了很多壞事，卻看不到他受到什麼災禍或懲罰。因此有人就認為人生的禍福苦樂，並不完全是行為好壞的反映！對於這種現象，我們要了解「因果通三世」的道理，好比古德有云：「作惡不滅，前世有餘德，德盡必滅；為善不昌，前世有餘殃，殃盡必昌。」今生作善不得好報者，今生善果未成熟，前生惡果先成熟故；今生作惡沒有惡報者，是前生善果先成熟故。所以我們切勿因一時的得失，就說世間無因果，否則會墮入邪見，而斷滅善根。總之，我們要深信：「善惡到頭終有報，不是未報，時候未到！」

— 黃蘗度母 —

晚風在山谷中呼嘯著，希運禪師踏著滿山的飛花落葉，來到一處無人的溪邊。希運凝望著溪水，眸子裡閃耀著一股清澈的光芒，光芒中帶著無限的安祥與自在。他在溪邊佇立片刻，才發覺身旁有一塊石碑，上面刻著「清福渡」三個字。

「唉！三十年了，真快！」

希運蹲下身，撫摸著石碑感歎，又彷彿是說給溪水聽的。他在岸邊撿起廢棄的竹筏，撐著長篙準備渡河。長篙在水中劃出一道道的波紋，每道波紋都化成了一段段的往事……。記得那一年，他還是個二十歲的小伙子，爲了追求一個渺不可知的真理，拋下了肝腸寸斷的母親，出家修行……；如今一晃眼，三十個

寒暑已經過去了，真讓人有種「浮生若夢」的感覺。然而，希運已是從長夜大夢中醒來的覺悟者，此刻他不是歸鄉，而是要去行他度化眾生的菩提道。

竹筏靠岸之後，希運循著舊日的記憶往前走。沿途上，人們以好奇的眼光，打量著這位衣衫襤褸的出家人，只道希運是外地來的窮和尚，卻不知他已是當代的禪門高僧。希運微展著眸子，安祥地向前走去，故鄉的景物依舊，但卻看不到任何一張熟悉的面孔。或許三十年可以改變一個世界，但是三十年卻改變不了慈母思念愛子的心！

自從希運出家之後，他的母親爲了思念愛子，日夜倚閭哭泣，以至雙目失明；雖然眼睛瞎了，思子之心未減。每逢有僧人路過村中，必定請至家中供養，並親自爲其洗腳；因爲希運的左腳有一顆大紅痣，母親想用這個方法找到愛子。就這樣過了三十年的歲月。

翌日清晨，希運抵達俗家，他第一眼看見的是一位倚著柴門而立的老婦人；

他走近一看，才知道是自己瞎了眼睛的老母親。希運前去問候道：

「老婆婆！您在等什麼人？」

老婦人歡喜地說：

「我聽說昨天有出家人到村子裡來，我等著要供養他。」

「阿彌陀佛！我就是您要等的出家人。」

希運說完之後，老婦人高興地請他到屋內接受供養。供養完之後，老婦人要爲他洗腳；希運害怕母親若認出他左腳的痣，會不讓他走，因此就將右腳給母親洗了兩次。洗完腳之後，希運就要離去，老婦人起身要送，希運趕緊扶她坐下，然後關心地問道：

「老婆婆！您的眼睛怎麼瞎了？」

老婦人歎氣地說：

「唉！我有個兒子叫做希運，出家三十年了，沒有回家看我一次；我爲了想

他，眼睛才哭瞎的。」

老婦人講完之後，希運合掌唸道：

「南無觀世音菩薩！」

老婦人繼續說：

「如果你是我的兒子就好了！我現在已七十多歲了，再活也沒幾年，如果能再聽見他的聲音，我死也瞑目了。」

希運試著安慰母親，就說：

「您的兒子我認識，他現在住在江西；如果我遇見他，我會請他回來看您的。」

老婦人聽了之後，心中又燃起了無限的希望。希運離開後不久，在路上遇到一個熟人，認出他就是希運，就趕快跑來向他的母親說：

「妳的和尚兒子回來看妳啦！想妳一定很高興！怎不留他多住幾天，這麼快

就放他回去呢？」

經那個人一說破，老婦人才知道，剛才那位和尚就是她的兒子。她趕緊向西追去，追到「清福渡」，希運正在渡河。於是幾個村人扶著老婦人，在溪邊大聲叫喊著：

「希運啊！你怎麼那麼狠心，又要拋下你的母親！」

老婦人跪在溪邊，呼天搶地喚著兒子：

「希運啊！你回來啊！娘等你三十年了！」

希運仍然不回頭，村人就將老婦人帶到竹筏上，要送她到對岸追回希運。不料，老婦人在半途跌入溪中；希運見狀大驚，即刻跳入溪中救母，然而抱起的卻是母親斷了氣的屍體。

上岸之後，村人在氣憤之餘，對希運拳打腳踢、破口大罵。希運救母不及，萬分悲傷地說：

「一子出家，九族生天；若不生天，諸佛妄言。」

說完，就在溪邊舉行火葬；這時，兩岸擠滿了看熱鬧的村民。希運把火炬高高舉起，向他母親的遺體劃了一圈，說偈道：

「我母多年迷自性，如今華開菩提林；當年三會若相值，歸命大悲觀世音。」

熊熊烈火在溪邊燃燒著，希運合掌跪在一旁，眼神注視火焰中母親的遺體，嘴裡不斷地稱念著觀音聖號。突然，天邊雷聲大響，烏雲密佈；接著，兩岸村民看見希運的母親形現煙中，轉女成男，昇天而去。

當晚，希運夢見母親對他說：

「我當年若阻礙你出家，當墮地獄，何有今日？」

說完，再拜而去。

附註：希運禪師是福建福州閩縣人，自幼便出家為僧；後於黃檗山，鼓吹直指單傳之心要，四方學子雲集而來。時河東節度使裴休鎮宛陵，建寺，迎請禪師說法；因禪師酷愛舊山，故凡所住之山，皆以「黃檗」稱之。唐大中四年示寂，年壽不詳，諡號「斷際禪師」，故人稱「黃檗山斷際禪師」。其乃曹溪六祖之嫡孫，西堂百丈之法姪，門下有臨濟義玄、睦州道縱等十數人。裴休輯禪師之語錄成一卷，並題名《黃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廣行於世。據宋《高僧傳》卷二十記載，有一次黃檗禪師遊天台山，遇到一個奇怪的和尚，兩人談笑，一如故人。當他們走到一條小溪前面時，正好溪水暴漲，那個和尚叫黃檗一起渡河，黃檗便說：

「老兄！你要渡河的話，你自己渡吧！」

那個和尚便提高了褲管過河，就像在平地上行走一樣自然；他邊走邊回過頭來向黃檗招手，說：

「過來呀！過來呀！」

黃檗拍手呵斥說：

「嘿！你這個自了漢，如果我早知你如此，定把你的腳根砍斷。」

那個和尚被他的話語所感動，歎道：

「你真是一位大乘的法器，我實在不如你啊！」

說完，不久便消失了。

在黃檗以及所有禪師眼中，「自了」並不能證得不生不滅的真如本性；一個自了漢只是追求以自我為中心的幸福，卻得不到真正的幸福。因為真如本性即具足一切幸福，何需向外追求？而自了漢卻向外追逐幸福，事實上，他只是「迷頭認影」而已！

黃檗把真如本體看作唯一的「真心」，這個心能產生有形和無形的一切，它是智慧的活泉；而我們的身內也都具有這個活泉，但由於我們總是追逐

外物，被分別意識作繭自縛，致使這個內在活泉不能暢流。正如黃蘗所說：

「如今學道，不悟此心體，便於心上生心，向外求佛，著相修行，皆是惡法，非菩提道；供養十方諸佛，不如供養一個無心道人。」

這也就是說，假如我們要體認真心，必須先要遠離自作聰明的巧辯之心。

黃蘗所謂的「一心」就是「無心」；也就是說我們要透過「無心」，才能歸於「真心」，而這個「真心」，就是我們本來的佛性。它沒有任何形體，而又無所不在；它光明微妙、清淨快樂；只要你能深切悟入，便可直下看到它的真面目，恰如黃蘗所描寫的：

「此靈覺性，無始以來，與虛空同壽，未曾生，未曾滅；未曾有，未曾無；未曾穢，未曾淨；未曾喧，未曾寂；未曾少，未曾老；無方所、無內外、無數量、無形相、無色像、無音聲。」

也就是說，它超越一切相對觀念，不能言傳，只能心領神會。禪師所用的文字和動作，都是在時機成熟時，喚起吾人覺悟的一種手段而已。當你開悟時，你和禪師將是無言的默契，這就是所謂的「以心傳心」。



一 善緣惡緣，無緣不聚 一

從前有一對夫妻經由戀愛而結婚；經過了十幾年之後，未曾生兒育女，但兩人的感情仍舊非常要好。丈夫是公務員，妻子在家管理家務；雖然收入有限，生活並不富裕，可是日子卻過得很安定。

同事間難免有些應酬，因此妻子就將平常省吃儉用所積蓄下來的一點錢，為丈夫訂做了一套西裝。有一天，同事結婚，丈夫穿了這套西裝和另一位同事坐公共汽車去喝喜酒；回到家時，已經午夜十一點，就把西裝脫下，掛在衣架上，然後睡覺去了。隔天早晨，穿著便衣就去上班。

丈夫上班之後，妻子在整理房間時，發現丈夫西裝的裡裡有一個紅色的口唇印，一時怒氣沖天，就把那一塊沾有口紅的地方剪下來；完全沒有考慮自己的丈

夫平時是一位規矩老實的人，怎麼可能做出這種事來？

丈夫下班回來，看到那套新做的西裝，竟然被剪了一個大洞，氣急敗壞地責

問妻子：

「這是怎麼一回事？誰把我的西裝剪了一個洞？」妻子回答說：

「那要問你自己啊！」

「問我？我怎麼知道是誰剪的？」

「哪！你自己看。」就把剪下來的那一塊布拿給丈夫看，只見一個口紅印清

楚地印在上面。丈夫看了之後，顯出一副無辜的樣子，說：

「我也不知道爲什麼有這個口紅印啊！」

「你不知道？你自己做的事情還會不知道！」

「我說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騙鬼！」於是夫妻兩人吵得不可開交，最後還動手動腳打起來了。

那天晚上，妻子沒有下廚煮飯，兩人也都沒吃飯；到了隔天早晨，妻子還在氣頭上，也沒有做早餐，丈夫只好到外面隨便吃一點，就上班去了。

同事看到他一副無精打采的樣子，就問他：

「呀！老張！你今天怎麼啦？好像有心事的樣子。」於是就把昨天晚上發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訴這位同事。同事聽完之後，想了一會兒才拍著桌子說：

「啊！我想起來了！那天公共汽車很擁塞，站在你前面的一位小姐，嘴唇擦得紅紅的，汽車剎車的時候，恰巧她的嘴唇碰到你的衽裡，而有這個口紅印。」

經同事解說之後，才將夫妻兩人的這場誤會解開；但夫妻的感情再也沒有以前那麼好了。無論時間經過多久，兩人見面都是冷冷的，你問一句，他答一句，不像以前那樣無話不談，更加沒有悄悄話可說；即使說起話來，也是連一點熱情也沒有！

附註：從這個故事，我們了解人的感情是很脆弱的，是變化莫測的；人生的苦樂也是變換無常的。人類相處感情的變化與過去世所結的善緣、惡緣有關；善緣成熟即感情融洽，惡緣成熟即感情破裂；乃至冤親愛恨，都是過去世的因緣果報在起變化之故。

我們因為沒有宿命通，因此對這些現象起了很大的疑惑：既然結為夫妻又那麼恩愛，應該是善緣才對；為什麼恩愛夫妻後來卻變成冤家，這豈不是惡緣嗎？既是善緣就不該有惡緣，若是惡緣又怎會結為夫妻呢？

因為人的心善惡不定，因此喜怒哀樂的情緒常常在變化，影響我們一生的行為，有時善、有時惡，有時功、有時過，有時正、有時邪；這些行為造作牽引我們去受果報。由於我們的過去世造作的善業、惡業有長有短，與人所結的善緣、惡緣也有長有短，所以今世所受的苦報、樂報以及與他人

的恩恩怨怨，也有長有短。

所以我們平常要多做善事、多幫助他人，與人多結善緣，這樣不但今生，且生生世世，人緣好，逢困難時會有許多貴人相助，乃至做生意也會有許多顧客上門呢！反之，若常與人結惡緣，則今生與來世，人見人厭，不但常遇惡人加害，且做事情常多障礙，乃至失敗和痛苦呢！

人是感情的動物，我對他好，他也必對我好；我對他不好，他也必對我不好，這是人之常情。是故世間有由愛變恨，由親人變成冤家，或富貴、貧賤，苦、樂循環等事發生，這些無不是前後因果的關係所致！因此我們一定要深信因果，在未成佛之前，多與眾生結善緣！

——懂得低頭——

被稱爲美國之父的富蘭克林，年輕時曾去拜訪一位前輩。年輕氣盛的他，挺胸昂首邁著大步，當他踏進門時，却撞到了門框；迎接他的前輩見此情景，笑笑地對他說：

「很疼嗎？可這將是你今天來訪的最大收穫！一個人活在世上，必須時時刻刻記住低頭。」

無獨有偶，有人也問過蘇格拉底：

「你是天下最有學問的人，那麼你說天與地之間的高度是多少？」

蘇格拉底毫不遲疑地說：

「三尺！」

那人不以為然地說：

「我們每個人都有五尺高，若天與地之間只有三尺，那豈不是每個人都要戳破蒼穹了嗎？」

蘇格拉底笑著說：

「所以，凡是高度超過三尺的人，要想立於天地之間，就要懂得低頭。」

附註：大師們提到的「記住低頭」和「懂得低頭」之說，就是要記住不論你的資歷、能力如何，在浩瀚的宇宙裡，你只是一個渺小而微不足道的小分子。當我們把奮鬥目標看得更高時，更要在人生舞台上唱低調，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態，「把自己看輕些，把別人看重些！」

富蘭克林就是從中領悟到了深刻的道理，並把它列入人生的生活準則之中。其實，我們的生活又何嘗不是如此。自認懷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

別人的優秀；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肯低頭並縮小自己的人，才能夠不斷地吸取教訓；才會為別人的成功而欣喜，為自己的善解人意而自謙；也才會在挫折面前心安理得。

當你從困惑中走出來時，你會發現，一次善意的低頭，其實是一種難得的境界。「低頭」也是一種能力，它並不是自卑，也不是怯弱，它是清醒中的一種巧變經營。如果把我們的人生比作爬山，有的人正在山腳起步，有的正向山腰跋涉，有的已信步頂峰。但此時，不管你處在什麼位置，請記住：要把自己放在山的最低處，即使「會當凌絕頂」，也要學會低頭。因為，在你所經歷的漫長人生旅途中，總難免有碰頭的時候；有時，稍微低一下頭，或許我們的人生路，會走得更精彩。

一 孝感白骨 一

唐朝天寶年間，安祿山造反，京都長安遭受楚蕩，一夜之間，腥風血雨，百姓死傷無數，恐慌、傷亡、飢餓、離散等等數不盡的災難接踵而來，轉眼間繁華富麗的長安城，已變成一座人間地獄。

劫後餘生的人們紛紛逃離京都。在逃難的人群中，有個出家師父——道丕法師，年紀約莫二十歲，他身上背著母親許氏夫人正欲逃往華山避難。許氏夫人氣息微弱，彷彿交代遺言，說：

「兒子啊！你不要管我，自己逃難去吧！我已經老了不中用了，你還年輕，好好修行，將來還有很多人等著你去度化！」

道丕法師覺得自己虧欠母親太多了，噙淚說道：

「娘！您別這麼說。這十多年來，作兒子的沒有在您身邊盡到奉養的責任，現在如果再拋下您，我一輩子都不會心安！」

一連十多日的逃難奔波，道丕法師拖著疲憊的身軀，跌跌撞撞，全身都被芒草割傷，腳底也磨破了，長了一層層的繭；又餓了好幾天，他感到自己的色身快要支持不住了，好想躺下來，但是他不能，因為他的背上有母親。

道丕法師抬起頭，看見灰濛的天空烏雲密布，彷彿隨時會潑下傾盆大雨；他只好咬緊牙根，加快腳程，心想：

「我得趕緊找個地方歇腳，不能讓娘淋到雨。」

不久，天空就飄下了濛濛細雨，一陣寒風吹來，道丕法師連忙問道：

「娘！您冷不冷？」

母親沒有回答，道丕法師趕緊將她放下，才知道母親已經餓昏過去了。許氏夫人昏迷了幾天，醒來之後睜開眼，看見自己躺在岩洞裡；道丕法師正從洞口走

進來，見母親已清醒，便將母親扶起，餵她喝羹湯。母親喝了半碗，不肯再喝，道丕法師就說：

「娘！我剛剛已經吃飽了，這碗羹湯您全喝了吧！」

母親看見道丕法師滿臉紅光，精神奕奕，以為他真的用過了，就將剩下的半碗羹湯喝完。

此後，每天清晨，道丕法師就到山腳下的村莊沿戶托鉢，然後將化緣到的食物，拿回岩洞供養母親。每次母親都會叫他吃一些，他總是說：

「我在外面已經吃過了！」

其實，道丕法師好幾天才吃一點東西，他爲了讓母親安心才打妄語；至於他臉上的紅光，全是靠禪坐修法得來的。

時間悄悄地流逝，他們母子已在岩洞中住了半年。道丕法師除了清晨出外托鉢，其他時間都在岩洞裡陪母親念佛打坐，或是講解一些佛法讓母親了解。但是

他發現母親總是抑鬱寡歡，不時地哀聲歎氣。有一天，道丕法師關心地問道：

「娘！您有什麼心事嗎？」

許氏夫人歎了口氣，幽幽地說：

「你還記得你父親嗎？二十年前，你剛滿週歲時，你父親就在霍山戰死了，如今屍骨仍然暴露在曠野中，你能把他尋回來安葬嗎？」

道丕法師聽完，內心一陣絞痛，才知道原來這十多年來，母親心中掛礙著父親，沒有一天快樂過。他跪了下來，抱著母親哽泣說道：

「娘！請您放心！我一定會把父親的屍骨找回來！」

道丕法師將母親安頓好之後，隻身前往霍山，尋取父親的屍骨。可是他看到戰場上，滿山遍野的白骨，從何找起呢？他思索了幾天，終於想到一個辦法；於是他就日夜不斷地誦經，並向空中祈禱說：

「古人精誠的感應，有滴血認骨的事；我雖然不敢以孝子自居，但是一心至

誠，豈有不靈驗的道理？父親啊！如果您的骨骸在這裡，請您轉動，好讓孩兒帶您回故鄉安葬！」

他專心一志地注視著堆積如山的白骨，精誠祈禱；過了幾天，忽然有一具髑髏，從骨堆中跳出，搖動了很久。他知道這絕對是父親的遺骨，不禁高興得跳起來，就把那具髑髏抱在自己懷中，不自覺地悲從中來，哭道：

「爹！孩兒終於找到您了！」

就在這天夜裡，許氏夫人夢見丈夫回來。第二天早晨，果然看到道丕法師帶著父親的遺骨回來；母子倆隨即將之安葬。

補註：道丕法師之所以能尋得父骨，乃是至孝的精誠感應所致。後來法師在朝中講道，常居首席的地位，頗獲朝野人士的敬重。

像道丕法師的孝行，絕粒而餉母饑，誦經而獲父骨，真是「大孝兼乎存

歿，至行超乎古今」，可說是佛門中孝行的典範！

蕩益大師有言：「世人病釋氏無父，而釋氏之孝其親，反過於世人，傳記所載，蓋歷有明徵。」從道丕法師孝行的故事中，不僅可以證明至孝的感應，且足以破除世人「釋氏無父」的誤解。

道丕法師是唐末五代僧，陝西長安貴胄里人，唐之宗室，俗姓李。母親許氏夫人為求子嗣，常持誦〈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一日，夢神光燭身而有身孕。道丕法師誕生時，容貌端雅，從小就懷抱著出世的大志；七歲絕葷羶，每次遊精舍，往往怡然忘返，遂往保壽寺出家，禮繼能和尚為師。二十七歲時，曜州牧婁繼英招請道丕法師住洛陽福先寺彌勒院。天祐三年（906），濟陰王賜紫衣，後唐莊宗賜號「廣智」。凡大內建香壇應制談論，道丕法師多居首席。後晉天福三年（938），入梁苑為左街僧錄，又任傳法阿闍梨昭信大師。後周世宗時，沙汰僧尼、毀僧寺、化銅佛，幸蒙



道丕法師之力，未成大難。顯德二年示寂，世壽六十七。

「放下妄想執著」

清朝宣統末年，浙江溫州鄉村有個舉人，非常孝順父母，雖然中舉，並沒有作官，家庭生活還能過得去。

有一天中午，這個舉人午睡時做了一個夢，夢到有個人牽著馬，手上拿著一張請帖，上面寫著他的名字，來敲他家的門。他打開門，看到那個人拿請帖給他，他就問：

「什麼人請我？」

那個人說：

「我們家的大將軍請你。」

由於他交往的朋友當中，並沒有文官武將，所以他毫不猶豫地回說：

「你肯定是送錯了！」

那個人說：

「這名字是不是你？」

他說：

「名字是我沒錯，可能是同名同姓吧！」

那個人又說：

「既然名字對了，就請你上馬！」

等坐上馬之後，他感覺到這匹馬並不是在地上走，好像是在空中飛。

過沒多久，到了一座富麗堂皇的宮殿前，他看到很多人在那裡談話議論，就下來打聽這個將軍是什麼人，人家告訴他是岳飛。他想：

「岳飛是宋朝人，今天岳飛來找我，那我豈不是死了嗎？不行！我上有父母，下有妻子兒女，我怎麼可以拋棄他們而去！」

一會兒，岳飛就升帳了，召集大家開會，決定請這個舉人當祕書，並且討論北伐打金兵的事。他一見到岳飛，心裡想：

「人早晚總要死，死了能替岳飛辦事也很光榮！」

所以他下定決心，願意追隨民族英雄——岳飛。他就跟岳飛說：

「我家裡還有父母、妻兒，我總得交代一下！」

岳飛同意了，說：

「我送你回去！等到我們出發的那天，我再派人去請你，時間大概是在四個月之後，你可先回家處理後事。」就把他送回去了。

送回去後，他一覺醒來，覺得這個境界太清楚了，不像在作夢，就跟父母說明這件事情。他的父母說：

「這是作夢，怎麼可以當真？」

但是他自己並不認為是夢境，就開始準備後事。到了約定的那一天，他召集

親戚朋友，與大家辭行，說他要走了，就回到房間，躺在床上；他的父母則坐在床鋪邊很難過。過了一會兒，他說：

「接我的人已經來了，在門口。」

他的父親大罵：

「我只有一個獨生子，要他去服役打仗，我很不甘心！」

最後他還勸導父母，能夠追隨岳飛是件光榮的事。他的父親只好下了狠心，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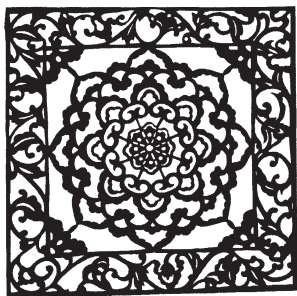
「好吧！你去吧！」

他一聽，立刻就斷氣了。

半年之後，十月十日辛亥武昌起義，革命成功！

附註：由上面的故事，可知陽間還沒有開始動盪，陰間的鬼已經先去打仗了。

大家想想看，岳飛那股怨氣，已經過了一千多年了還沒有消，他還在餓鬼道當鬼王哩！我們學佛人聽了這個故事之後，知道岳飛的念頭錯了，錯在他不肯放下被秦檜陷害的不白之冤；如果他願意放棄這股怨氣，則以他愛國愛民、盡忠報國的功德，決定生天，今天就不致還沈淪在鬼神道中，無法超脫三惡道的苦報。可見，要「放下」是多麼不容易啊！



一業力可畏一

民國初年，有一位財主，在清朝時曾當過不小的官，住在上海租界裡。他有四個姨太太，加上元配夫人，共有五個太太。清朝滅亡之後，他就住在租界裡，每天誦經拜佛，並做些慈善事業，大家都稱他「善人」；後來，他因病過世了。在他死後幾年，四姨太太因為想念他，就去找通靈的人來問，以便了解他死後投生到何處？過著什麼生活？

正好當時有一個通靈的法國人，能將已過世者的神識找來，讓亡者的神識附在這個通靈者身上，與亡者的家人眷屬進行溝通對話。這個通靈者的收費很高，一次要費一千塊銀元，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數目，一般是付不起的！

四姨太太付了錢之後，經過三天還沒有消息，就去找這個通靈者，說：

「你是不是騙我？」

通靈者說：

「我絕對不是騙你，我確實去陰間找了三天，就是找不到！」然後又說：

「你們的親戚朋友當中，有沒有剛過世的，我可以另外幫你找到，證明我不是騙你，只收一半費用就好！」

正好她家的大兒子剛過世不久，她的大媳婦就說：

「好！你去幫我找我的先生來。」

於是四姨太太又去找通靈的法國人，幾個小時後，這個通靈者就被附身說起話來了，聲音確實是她的大兒子，一點都沒錯。四姨太太就問他死後的狀況，他也都照實詳說；然後，又問他：

「你的父親到哪裡去了？怎麼找不到？」

他說：

「父親墮地獄了！」

四姨太太聽了，大吃一驚！心中生起了疑問：

「老爺一生行善積德，又天天拜佛念經，怎麼會墮地獄？」

大兒子就說了這段因果：

「在清朝末年的時候，北方有災難，朝廷命父親去賑災，可是父親卻私下將賑災的錢挪用了一大部分，致使災民因得不到賑款而死掉很多人。後來，父親雖然於心有愧，將吞沒的那些錢拿去布施、修橋、鋪路等，做了許多善事，而且每天都拜佛誦經，仍舊抵不了先前所造下的罪過，因此死後還是墮入地獄受苦！」

附註：由上面的故事，可知那個法國人，他通靈的本事，只能找到餓鬼道眾生，至於地獄道他就沒有辦法了。在《地藏經》上說，只有兩種人可以到地獄

去：一種是菩薩發願到地獄度眾生，好比地藏王菩薩發願：「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眾生度盡，方證菩提。」另一種則是造作地獄重罪的人，死後惡業感召，必墮地獄。好比秦檜因嫉妒、瞋恚心重，謀害了精忠報國的岳飛，死後果報當然是墮地獄。又如故事中的那位財主，雖然做惡事後，起了慚愧心，後半生也努力行善布施、拜佛誦經，但是還是逃不過因果報應的法則。《六祖壇經》說：「迷人修福不修道，只言修福便是道，布施供養福無邊，心中三惡元來造；擬將修福欲滅罪，後世得福罪還在，但向心中除罪緣，各自性中真懺悔。」思之！思之！

大小乘的結罪，在經典上說得很明白：小乘只論事而不論心，身口業作惡才算犯戒造罪；意業起惡心、動惡念，並不犯戒，雖不算犯戒，但仍是有意。大乘認為意業上一一起惡心、動了惡念，則不但有罪又犯戒。我們懂得這個道理與事實真相之後，對於自己的起心動念要知道約束，千萬不要認



為起個惡念沒有罪，無關緊要！。

一隨眾生心，應所知量一

據中國佛教史上所載，寶誌公是觀世音菩薩再來，他非常慈悲，以神通感化了梁武帝。據傳記裡面記載，有一位四川的居士，拜當地的寶香禪師為師；某日，他來看寶誌公，寶誌公問他：

「你們四川的香貴不貴？」

這位居士回答說：

「我們四川的香不貴，很賤！」

寶誌公點點頭，說：

「很賤，那就應該去了。」

這位居士聽不懂這句話。等他回到四川，見到師父，師父問他：

「寶誌公跟你說些什麼？」

他就把寶誌公的話原原本本地說了一遍，他的師父點點頭，說：

「知道了！」

寶香禪師聽懂寶誌公說這句話的意思，過了兩天，就召集信徒一起吃飯。由於這些信徒都不吃素，因此寶香禪師乃隨緣開戒，雞鴨魚肉統統都吃。但他已預先在寺廟門口挖了一個放生池，等吃完飯後，他帶著所有信徒來到放生池邊，並把他剛才所吃的這些雞鴨魚肉統統吐出來，被吐出來的雞鴨魚等全部都變成活的；寶香禪師表演完畢之後，就站在原地往生了。這些信徒們看到之後，才曉得寶香禪師不是普通和尚！大家都很後悔沒有好好接受寶香禪師的教誨，但是已經來不及了。

附註：寶誌公說的那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所謂「四川的香貴不貴？」就是問

這位居士：「在你們四川，大家對寶香禪師尊不尊重？」居士以為寶誌公是在問「燒的香貴不貴？」所以回答：「香很賤、很便宜。」而寶誌公說：「很賤」的意思，是指「大眾不尊重你、不歡迎你」，所以寶誌公才說：「既然大眾都不歡迎你，你就應該一走了之，不必再住世了。」

由此可知，這個世間愈是苦難，各個行業愈有許多佛菩薩化身在其中，幫助眾生，真正是「佛氏門中，不捨一人。」只因我輩凡夫，有眼無珠，不能識破罷了！

真正學佛的人，要常生尊重心，對待一切人不起分別心，一律恭敬，這也就是普賢菩薩教導我們的，要「禮敬諸佛」！如果他是佛菩薩化身來的，他是現在佛；若不是佛菩薩化現的，是個凡夫，他也是未來佛，我們都應當尊敬，不應當生起分別、執著。

甚至當別人對我們不好時，我們要想那可能是佛菩薩化身來考驗我，試

驗我的功夫是否到家？他罵我，看我生不生氣？他打我，看我心能不能平靜？你能有這樣的心與行持，那麼無論是處順境或逆境，遇善緣或惡緣，都能增長戒定慧，息滅貪瞋痴，如此修行，哪有不成就的！

凡是不能成就的人，都是遇順境時，隨順貪愛；遇逆境時，隨順瞋恚，起心動念全是煩惱習氣。這樣的人，無論修學哪一個法門，這一生是不會有結果的！我們要隨時警惕自己啊！



「說人長短是非」

有一天，盤山禪師在禪堂上，開示說：

「修行人的大忌，就是說人長短是非，乃至一切世事非干己者，口不可說，心不可思。若口說心思，便是昧了自己。若專煉心，常搜己過，哪得工夫管他家屋裡事？即使粉骨碎身，唯心莫動；收拾自心，如一尊木雕聖像坐在堂中，終日無人亦如此！幡蓋簇擁、香花供養亦如此！讚歎亦如此！毀謗亦如此！修行人宜常常心上無事，時時刻刻體究自己本命元辰端的處。」

附註：中國古人說：「知事多時，煩惱多；識人多處，是非多。」你知道的事情

多了，煩惱就多；認識的人多了，是非就多。所以不是必要認識的人，不必想去交給他；不干自己的事，不要想去知道它，這就好了。我們修行，最重要是修身心清淨；因此，凡是對於清淨心有妨礙的，我們都要遠離。與自己不相干的，不要說、不要去打聽、不要想知道。

修道就是歷事煉心，真正修道人，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觀察自己的過失；能發現自己過失，就是我們佛家講的開悟、覺悟。知道自己有過失，這就是「覺悟」。悟了要修行，把我的過失改正過來，就是「修行」。將開悟與修行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這都在日常生活當中歷煉。

就怕我們自己迷得很深，業障很重；自己有過失，自己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別人為我們說出來了，真修行的人便趕緊磕頭頂禮，感謝別人把自己點醒；迷惑顛倒的人就大發脾氣了——我有什麼過失！還不承認哪！所以迷悟，在這裡一看，就清楚、明白了。這項「檢點自己的過失」，在修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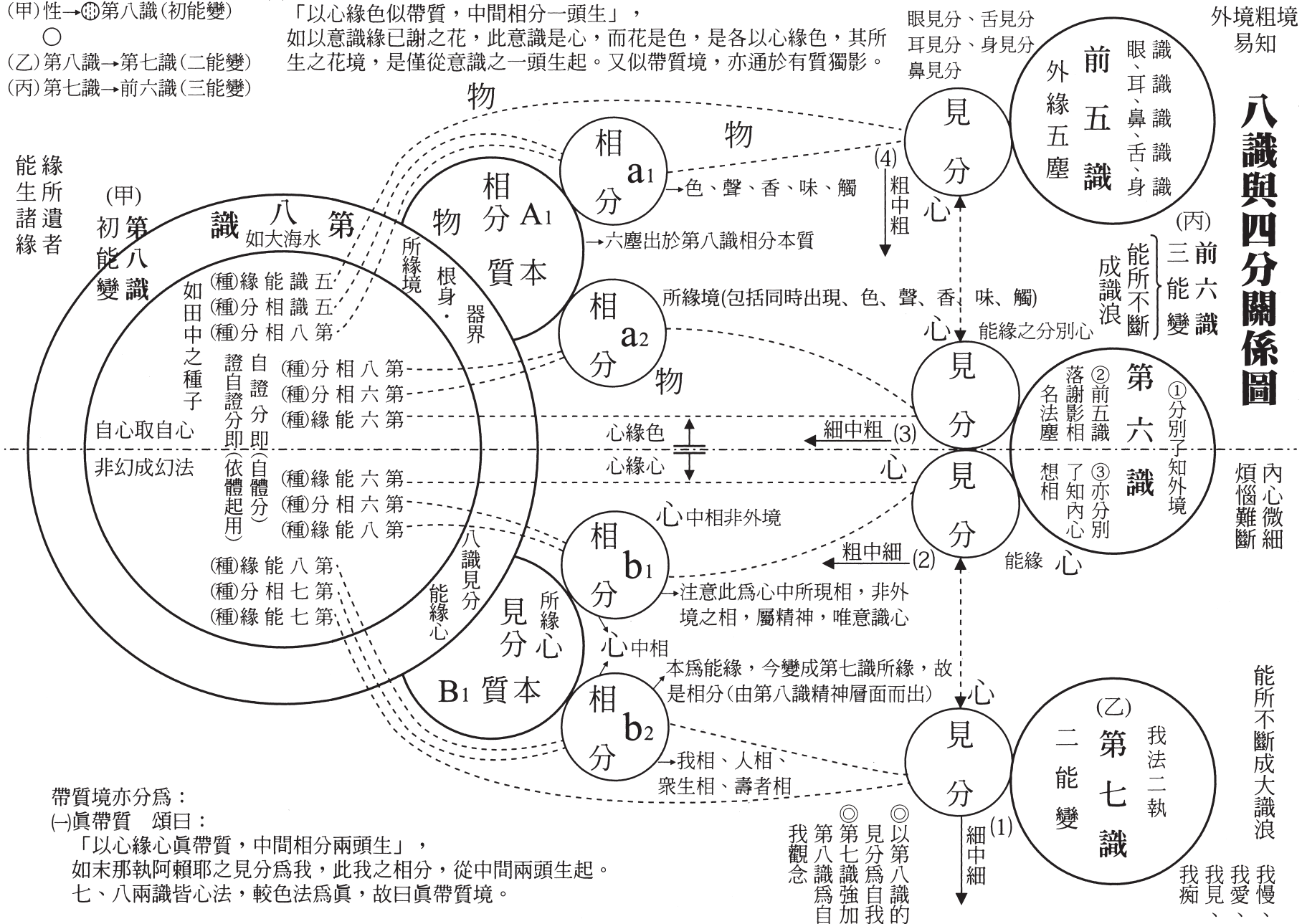
功夫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

身與骨都是外在的，都是無常、幻化的，是假的；心才是真的，只要自己不動心，那就對了。受到讚歎不生歡喜心，也不會以為自己很了不起，生起貢高我慢心；受到譏謗，也不會放在心裡，也不會怨恨、報復，心永遠是定的。

以我們現在通俗的話來講，就是時時刻刻提起功夫，提起正念：在淨宗來說，就是時時刻刻提起佛號；以密教來說，就是時時刻刻念咒、觀想種子字；心上無事，而這一句佛號或咒語歷歷分明，不間斷、不夾雜。心中無事，就「不夾雜」了，就能一心不亂了；再加上一個「不間斷」，功夫就能圓滿成就了，如此，還怕不能往生諸佛的淨土嗎？

- (甲) 性 → 第八識 (初能變)
-
- (乙) 第八識 → 第七識 (二能變)
- (丙) 第七識 → 前六識 (三能變)

(二) 似帶質境 頌曰：
 「以心緣色似帶質，中間相分一頭生」，
 如以意識緣已謝之花，此意識是心，而花是色，是各以心緣色，其所生之花境，是僅從意識之一頭生起。又似帶質境，亦通於有質獨影。



帶質境亦分爲：
 (一) 真帶質 頌曰：
 「以心緣心真帶質，中間相分兩頭生」，
 如末那執阿賴耶之見分爲我，此我之相分，從中間兩頭生起。
 七、八兩識皆心法，較色法爲真，故曰真帶質境。

◎ 以第八識的見分爲自我
 ◎ 第七識強加第八識爲自我觀念